吳志森敢言集

明知會輸

我哋都一定要贏

吳志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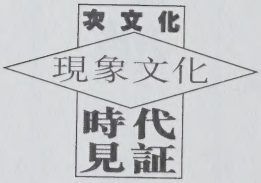
次文化堂

作者簡介

吳志森 傳媒工作三十年，身心俱疲，未能休息。在港台《自由風》被噤聲、仍在《頭條新聞》搞鬼，在《明報》、《蘋果》寫文章。近年愛上拍鳥蹤聽鳥鳴，洗滌心靈，止痛療傷。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99554933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堂
現象文化叢書 103

明知會輸，我哋都一定要贏

作者／吳志森

評論集 10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⑩

明知會輸，我哋都一定要贏

作　　者：吳志森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編　　輯：李子翹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http://次文化.香港
電　　話：2780 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5年7月初版
書　　號：SCB 645
ISBN：978-962-992-387-7
定　　價：HK$78
© 二〇一五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自序
——明知會輸，我哋都一定要贏

香港電視司法覆核勝訴，雖然離取得免費電視牌照，仍然有很長遠的路要走，又或根本沒有多大幫助，但總算是小勝一仗。令人欣慰的是，司法機關的最後防線，仍能守住香港的核心價值。這場官司，使我想起最近在電視播出的一則藥業廣告。

廣告沒有賣藥，賣的是香港幾代人如何一路走過來。開場，一位九十後大學生模樣的四眼年輕人，一副無奈的面孔：「我哋呢一代，有夢想，冇希望。」相繼出場的，有八十歲老伯，有深水埗明哥、詠春大師葉準，有插畫家、有會計師、網絡遊戲創辦人，有call車手機App老闆，還有十五歲年輕人，各自說出對香港的感受。

廣告尾聲，預着背囊的後生仔，望着山中一片迷霧，語氣堅定：「明知會輸，我哋都一定要贏。」然後是各出場人物的蒙太奇：「香港條路，從來都唔易行。但每一代人都有佢嘅獅子山精神！」

很久很久沒看主流免費電視，不知這則充滿政治味和時代感的廣告，有沒有在主流電視播出。我在港視《導火新聞線》第一次看到這則廣告，驚歎這不就是香港人面對的處境，不就是我們今天活生生的寫照嗎？

二零零九年底，王維基向政府申請免費電視牌照，規劃興建影視製作中心，拍攝高成本的電視劇種，製作耳目一新的紀錄片。台前演員、幕後編導、工作人員，無不對電視前景充滿夢想和憧憬，一洗頹敗的電視行業，重振昔日輝煌的電視文化。

如果按照常態，跟足政策規定、法律程序、顧問報告、通訊局建議，免費電視牌照應該十拿九穩。自梁振英上台，常態開始變態，一男子隻手遮天，既定成規全部打亂，朕即法律，大地在我腳下，想發牌給誰就給誰，誰人能夠阻擋？

「有夢想，冇希望」，又豈止是九十後的慨嘆。年過半百的王維基，不也曾對香港電視業充滿憧憬？演技

出色的演員，經驗豐富的編導，不也曾磨拳擦掌準備打電視翻身仗？在拒絕發牌、一再折騰的這兩年多，試問誰不變得夢想粉碎，希望幻滅？誰一手扼殺這一代香港電視人的希望？梁振英可謂居功至偉。

上街抗議，示威佔領，面書群組，聯署請願……甚麼都做過了，高牆仍然絲毫無法撼動。生意人是最實際的動物，如果無法改變，唯有認命，投資不能無底深潭，只能止蝕。企圖用法律途徑改變既定政策，成功機會渺茫，要花費大筆訟費，從生意人的角度，是最不現實，甚至是愚蠢的做法。

面對港視前景的一片迷霧，「明知會輸，我哋都一定要贏」，不知這是否就是王維基的決心？投入大量金錢打這場官司，換來的結果，是發回重議，法官要求特首會同行會重新討論免費電視發牌事宜，雖說為港視討回點點公道，跟討回牌照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但這小小勝利，已令港視上下歡欣雀躍，連開三支香檳慶祝。

你看，香港人的要求就是如此卑微，在重重壓抑下，好消息等得太久了，小小成果已夠高興三天。

朕即法律，梁振英一日掌權，仍可用盡一切方法拖延發牌。可以一再上訴，可以經年研究重議政策，總之以拖待變。拖到王維基耗盡財力，拖到有紅色資本的電視財團組成，拖到香港人認命，只顧搵食，淡忘理想與希望。

「香港條路，從來都唔易行」、「明知會輸，我哋都一定要贏」、「每一代人都有佢嘅獅子山精神」。跟香港人爭取真普選一樣，不要只問有沒有用，不要只顧眼前成敗，不要遇到挫折就氣餒放棄。我們需要的，就是這種鍥而不捨永不言敗的獅子山下精神。

＊　＊　＊

香港電視司法覆核官司勝訴，我在報章發表了這篇評論，內容很能反映今天香港人的處境。

無論民主人權、自由平等、公平正義，還是電視發

牌，梁振英上台以來，每一樣都舉步維艱，非但沒有寸進，更是一步一步倒退。幾年下來，輸的很多，贏的絕無僅有。失望、氣憤、焦慮、不忿、充斥整個社會。不少人由此而變得退縮、認命，繼而犬儒，不問世事，甚至加入建制，鞏固又大又厚的高牆。

這本《明知會輸，我哋都一定要贏》，收納了過去一年發表的評論文章。最深刻的，當然是波瀾壯闊的雨傘運動，香港人也是抱着「明知會輸，但係我哋都要贏」的態度參與。政權不動如山，人大決議無法撼動，表面上，港人輸了，甚麼也沒有得到。但我們實際贏了，因為香港從此變得不一樣。

我沒有水晶球，無法預測未來。前景灰暗，要有輸的準備，贏的決心，「明知會輸，但係我哋都要贏」，雖然有點阿Q，抱持這種態度，或許能扭轉惡劣的局面。

目錄

自序——明知會輸，我哋都一定要贏 3
鷹犬文化 6
國家恐怖主義 9
中央信得過的特首是否「管得掂」香港？ 12
張德江幫了泛民一把 15
引火中南海　林鄭捧蛋 18
喪鐘的聲響，還會離我們很遠嗎？ 21
香港還有沒有明天？ 24
警察遊行不祥之兆 27
法西斯腐臭味道 30
目的就是要把政治污名化 33
政治就是一種印象 36
大奇迹日對香港的啟示 39
建制派政治能量已露餡 42
「國家安全」，多少惡事假汝之名而行 45
誰會轉軚？怎樣轉軚？ 48
政改拉倒　民主運動浴火重生 51
攻擊通識　包藏禍心 54
董建華出山　梁振英情何以堪 57
屁股代替腦袋 60
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63
女兒，老爸以你為榮！ 66
學生比政客更澄明清晰 69
民不畏催淚彈，奈何以催淚彈懼之！ 72
切勿掉進建制鷹派的圈套 75
《蘋果》被圍　唇亡齒寒 78
定性「失控的群眾運動」包藏禍心 81
香港將陷入長期無法管治的危機 84
鷹派最想香港亂 87
剝奪收入14K以下的政治權利終身 90

90 陳祖為教授的苦心

93 「反梁等於反中央」與田北俊被炒

96 佔領者再不能自我感覺良好

99 舊思維不能解新問題

102 當權者豈止與一代人為敵

105 躲在禁制令後的政府

108 「後佔中」青年政策倒退五十年

111 暴力還有甚麼灰色地帶？

114 歷史的錯誤簡單地重複？

117 民意逆轉　最好時機已成過去

120 三子自首何罪之有

123 斷錯症開錯藥　害人害己

126 躁鬱式民主將一事無成

129 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做的

132 警察只有一個曾偉雄就夠了

135 「三個有利」　天方夜譚

138 當譚惠珠取代施祖祥

141 枉作小人的「白票守尾門」

144 入閘出閘大龍鳳

147 陳佐洱的香港教育極左藍圖

150 香港青少年軍是群眾鬥群眾的排頭兵

153 引入《國安法》是徹頭徹尾的假議題

156 批陳文敏為染紅港大

159 香港人受到甚麼詛咒？

162 沒錯，我們的制度值得傲慢

165 中共式三權合作進佔香港

168 總編輯的新聞邏輯

171 大學教育危在旦夕

174 梁粉主導大學

177 退出學聯，然後呢？

180 只要講人話　已經很動聽
183 曾俊華黑馬之路止步
186 權威消息　亂投藥石
189 愛國愛港者的哽咽和眼淚
192 義士與藍絲同一個模倒出來
195 早着先機　爭寵獻媚
198 私人聚會　表忠大會
201 曾偉雄的家暴指引過時十年
204 梁振英「插旗」的意圖
207 梁振英的真理部
210 電視爛局，孰令致之？
213 保哪個家衛哪個國？
216 「溫和泛民」為「袋住先」打開缺口
219 強制北上變相打壓學運
222 林鄭鼓勵選民「造反」

225 街坊兩句拆穿政改爛方案
228 解放軍入大學聯誼即政治任務
231 政府沉淪　警隊墮落
234 捍衛本土，你可以去到幾盡？
237 中國有民主會加害香港？
240 燒《基本法》是表達自由的一種方式
243 「甩漏」無法解釋政改方案的災難結果
246 整頓建制派　好戲在後頭

明知會輸，我哋都一定要贏

鷹犬文化

（二零一四年）七一遊行後，香港警察的表現備受各界評論，受建制讚譽有加，被反對者強烈批評。本來這就是香港，公職人員面對不同意見，只能虛心聆聽，有則改之。

自從鷹派的處長曾偉雄上台，香港警隊非但毫無胸襟接受任何批評，更用盡各種歪理進行反駁，但每次都表現得詞窮理屈，笑話成籮——「黑影論」，「攝錄機卡手論」，已成為如何防止公關災難的經典教材。所謂「上有好者，下有甚焉」，特首梁振英如是，警務處長曾偉雄如是，屬下的警務人員，由高層到員佐級，無一不處於戰鬥狀態，不論有理無理，反擊來自市民的任何批評。

早前，警察員佐級協會發表聲明，回應坊間對警察處理七一遊行的批評，左

右開弓橫掃一切。先是反駁民陣組織者對警察拖慢遊行的指控，再回應記者團體「有人亂講警察打壓新聞自由」，然後又回擊「立法會和監警會成員在事件未查清楚前，批評我們濫用職權、濫用武力」，是「偏頗鹵莽」……令人驚訝的是，這聲明竟然採用大陸公安慣用的字眼來形容示威者——「希望將尋釁滋事者和破壞治安者」繩之於法。

在中國大陸，「尋釁滋事」是刑法罪名，可處五年以下徒刑，但定義模糊，屬莫須有，拿來對異見者隨便入罪，已成慣例。在家裏舉行六四小型研討會，出席者把照片放上網，都被控以「尋釁滋事」，其欲加之罪濫用程度，可見一斑。

槍桿子裏出政權，北京對香港紀律部隊特別重視，由高層到基層都有專門對口單位負責統戰，經年累月，香港警隊早有公安化的趨勢。員佐級協會的聲明，用了「尋釁滋事」這個大陸名詞，可能是故意的，目的是要向外說明香港警隊與大陸公安的文化，連氣同枝，早已化為一體，也可能是說漏了嘴，在潛意識上與大陸公安一致。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香港警隊大陸化公安化，從回歸後對付示威者的手法

看，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大陸公安檢察法院一家，是黨的鎮壓性機器，自覺地為政權服務，對危害黨管治權的反對者，即使不除之而後快，也要牢牢控制。公檢法這類鎮壓性機器，要體現黨的意志，要為黨服務，說得白一點，就是要甘為黨的鷹犬。無論對異見者如何殘暴，他們都可以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最簡單的說法，就是「愛國」。

熱爆「運動界」的《逆權大狀》，虐打學生的車東英，就是政權鷹犬的典型例子。車東英在韓國國歌響起時肅立致敬一臉莊嚴，把國家掛在口邊：「你應該感謝我們，正是因為有我們這些人，你們才能安享和平的生活。」說得理直氣壯。車東英用愛國，用社會穩定，來合理化濫捕虐打嫌疑赤色分子的殘暴，在任何獨裁政權都曾經出現過，幾十年前的台灣、韓國、南美政權，今天的中國大陸，莫不如此，無論左派右派政權，幾乎是同一個倒模出來。

香港員佐級警察的反擊聲明，仔細讀來，都能看到車東英作為全斗煥獨裁政權鷹犬影子。香港警隊鷹犬化，是香港沉淪墮落最有力的鐵證。

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

國家恐怖主義

（二零一四年）七一遊行後，上千人留守，為和平佔中，進行了一次近乎完美的示範。警方在差不多凌晨三點進行清場，逐一抬走留守者，至早上九時才能完成。示威者沒有反抗，甚至幾乎不作掙扎，只在過程中喊叫口號。留守者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行動，感動了不少香港人，也提升了佔中運動的道德感召力，用事實有力地回應了建制機器的抹黑和打壓。

令人感動的是，留守而被捕的五百一十一人，有未成年的青年，有年近九旬的長者，當中不少都是普通市民，白領、專業人士、學生、家庭主婦、傳道人……他們都不是社運學運的活躍分子，留下來，是為了守護學生，是為了阻慢香港沉淪，是為了下一代能夠有更民主更自由的生活環境。

警方在清場前軟硬兼施，又警告又勸喻，但留守仍眾，被拘捕的人數，打破了近年紀錄。警方濫捕留守者，變相「行政拘留」，把他們在黃竹坑警校留難超過十多小時，目的是製造一種恐懼氣氛：佔中會被捕、被控、被留難，至少會暫時失去自由，會面對更嚴重的後果。

但濫捕的後續影響，卻反映警方根本無法同一時間處理眾多被捕人士，五百一十一名被捕者已令警方「倒瀉籮蟹」，如果是一千、五千，甚至一萬，試問，警方有足夠人手、地方、時間，同時處理拘捕、扣留、落口供、檢控的程序嗎？二零零五年世貿韓農示威，警方宣佈拘捕九百示威人士，但因程序上無法應付，最後幾乎全數獲釋。

警方在七月二日清場濫捕留守人士，連早上八點自願離開的都不獲批准，堅持拘捕，明顯是要製造白色恐怖，但早有評論指：「民不畏捕，奈何以捕懼之」，事實證明，濫捕並未起到顯著的阻嚇作用。

在全香港營造恐怖氣氛，是梁振英政權堅決執行的既定方針政策，除了濫捕，還有就是秋後算帳。陳樞機朱牧師行畢全程宣揚公投的「毅行爭普選」，警方發警

告信給組織者，指他們組織和參與非法遊行，保留法律追究權力。沒有阻礙交通，沒有騷擾行人，連和平遊行都要「喊打喊殺」。

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遊行後第三天，大清早上門如臨大敵拘捕民陣的組織者和頭車司機，除了違反「不反對通知書」這類動輒得咎雞蛋挑骨頭的指控外，還把塵封二十多年未用過的「落車冇熄匙」的法例都搬出來，檢控最無辜的司機。濫捕和濫控，目的就是製造白色恐怖。

恐怖主義的其中一種手段，就是濫殺無辜，要使全無關係的人都感到害怕，才能造成震懾效果。三、四十年前威權主義的台灣，《逆權大狀》描述下獨裁統治的韓國，稍有異見便被視為敵對分子人間蒸發，令無辜者都不寒而慄，人人噤若寒蟬，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維持對政權的集體恐懼，獨裁統治就得以千秋萬載。

遊行示威抗議會被拉被鎖後果嚴重，學生佔中老師犯法隨時釘牌，散播這種令人恐懼的信息，就是要令人人害怕，對佔中保持距離。最大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應對之法，只能直面恐懼，集體挑戰，讓恐懼消失。

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

中央信得過的特首是否「管得掂」香港？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在立法會總結政改諮詢，特首梁振英向人大常委提交政改報告，所謂的政改五部曲，正式拉開帷幕。近大半年，二零一七特首選舉辦法，爭拗不絕，泛民堅持「真普選無篩選」，必須符合國際標準，並以佔領中環作為爭取籌碼。建制派從根本否定國際標準的存在，並發起反佔中運動全方位制衡。炮火連天，硝煙四起。

國務院新聞辦發表洋洋灑灑萬言白皮書，再三強調「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特區沒有剩餘權力」、「中央給多少就多少」，更可以隨時收回。嚴詞恐嚇非但沒有把港人擊退，反而激起八十萬人民間公投，五十一萬人七一上街，五百一十一留守者公民抗命被捕，佔中運動沒有被遏止，反而愈趨熾烈，參與者決

心更大。可見將來，大大小小的抗爭，激進化將無可避免。

建制中人左派輿論不停念咒：特首要「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中央要信得過」。撇開語言的迷障，這些政治口號的實質內涵是甚麼？北京政府究竟在想甚麼？問得白一點，共產黨究竟怕甚麼？

「中央要信得過」，問題是，「信得過」是否等於「管得掂」？政治上可靠不等於「管得掂」。三任特首都信得過吧，董建華老好人，但能力不濟，無法駕馭香港複雜的政經局面。曾蔭權公務員出身，熟悉政府運作，行政能力高，但任內仍是醜聞不絕，政績乏善足陳。至於梁振英，疑似共產黨員，應是中央最信得過的特首吧，但上任至今兩年多，那種只懂強硬到底，將所有反對者，不管建制泛民，都一律視為敵人的取態與行徑，不但因選舉而導致的建制撕裂無法復原，民間的對抗更是愈演愈烈。梁振英是否「管得掂」香港？「成績」有目共睹，答案也早已寫在牆上。常識告訴我們，言聽計從的奴才，能力和品格都低下，這個幾乎沒有例外。

建制極左派拋出的特首選舉方案，一言以蔽之：「保險系數超標」，無論前門

後門，入閘出閘，都要嚴防死守，怕當選的特首，輕則「唔聽話」、「對着幹」、「起飛腳」，重則「顏色革命」、「搞港獨」。後兩者只是極度誇張的所謂理由，是中共羅織罪名打擊異己的慣技，共產黨那種要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的性格，要控制一切，其實反映內心怯懦，嚴重缺乏自信，根本完全沒有安全感。

如何才可以「管得掂」香港？行政能力高超的人，香港不缺，公務員團隊大公司都可以找到，但行政能力只是做特首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最重要的是，還需要看是否掌握到民心。

中央一直抱怨香港回歸十七年，人心還未回歸，用管新疆西藏的方法來管香港，像香港左報和《環球時報》日日喊打喊殺，拿着槍指着你的頭問你愛國不愛國，強迫你人心回歸，效果怎樣，還要問嗎？

梁振英向中央提交政改報告，人大常委（二零一四年）八月底將作出回應。中央政府一味強硬，用盡任何方法，誓要確保特首「信得過」，而不理能否掌握民心，是否「管得掂」香港，這將會把這個城市推入萬劫不復之地！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六日

張德江幫了泛民一把

梁振英向人大常委提交政改報告，主管香港事務的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召見梁振英，又陸續接見香港左派建制紅人傳話。張德江擺出強硬姿態，傳出信息，指不接受公民提名，左派紅人更預料中央會提出維持提委會四大界別，候選人要過半提委提名，限制候選人數目，總之特首選舉方案，沒有最保守，只有更保守。如果這些都是既成事實，符合國際標準的特首選舉已經宣佈徹底泡湯，佔領中環，已是無可避免的事實。

林鄭月娥和梁振英的報告，大打模糊牌，究竟已經封殺公提，還是仍有一絲希望，輿論都有不同解讀。例如報告公佈翌日，《明報》大題「政改報告未封殺公提」，副題「泛民：仍有爭取空間　建制：應盡早落閘」。而《蘋果日報》對報告

卻有截然不同解讀，大題「梁振英偽造主流民意」，副題「政改報告扼殺公民提名為篩選鋪路」。跟不貼時事，對政改一知半解的普通市民，肯定都變成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梁振英和政改三人組的報告模稜兩可，沒有把公民提名寫死，讓樂觀的溫和民主派仍心存希望，或心存僥倖，認為仍然可以有轉圜餘地，有對話空間，甚至幻想在最後關頭，中央突然從善如流，改變立場，然後由中聯辦通知，展開談判，就像二零一零年的政改方案的翻版。

當溫和民主派對政改仍未絕望，激進民主派就會被綁手綁腳，儘管他們仍可做一些臨時起意的野貓式堵路，三五成群的游擊式佔中，但始終無法成為主流，正當性也會受到質疑：人家的大門還未關上呀！還有談判空間呀！我們還要爭取對話呀！你們這樣激，不是壞了大事嗎？

特區官員模稜兩可的策略，令激進民主派激不起來，也使比較進取的學界民主派找不到穩固的着力點。學聯和學民的取態很明確，在下月（二零一四年八月）底人大常委就梁振英的政改報告作出回覆前，只會有零星追擊行動，不會有太大動

作，也排除提早佔中。

如果這個模糊策略奏效，近八十萬人公投，五十一萬人上街，把爭取民主的民氣拖下去，拖得兵疲馬憊，民氣會一天比一天衰敗，直至潰不成軍。無論是佔中三子、泛民主派，還是學聯學民，都將焦點放在八月的人大回應，要知道的是，人大回覆特首的報告，等於定調，到時就會更振振有詞的說，全國最高權力機關都拍板了，你以為是兒戲的嗎？還能修改嗎？

張德江急不及待召見特首和香港左派紅人，明確表明立場，一錘定音否決公提，力撐極左保守方案，並非沒有先兆。報告出台，林鄭受到立法會左派議員嚴詞質詢，為何不明確否決公提，種種迹象顯示，左派已經向北京告狀，並獲得中央認同，張德江明確強硬表態，明顯並不滿意兩份報告的模糊策略，要提早把問題說清楚，要把香港人公提的美夢和幻想，消滅於萌芽狀態。

張德江明確表態，着實幫了泛民一把，逼主流泛民溫和學者佔中三子向激進泛民靠攏，甚至把他們團結起來。丟掉幻想，準備戰鬥。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引火中南海　林鄭捧蛋

政改諮詢總結發表第二天，林鄭月娥出席電台節目，學民思潮繼續追擊。學民向林鄭派發政改成績表，中文科（閱讀中央意旨）、語言偽術和體育（搬龍門）均取得5** 成績，但寫作（政改諮詢報告）、聆聽（民意）、數學（遊行統計學），都不及格，只得U，真是句句到肉。年輕人點子多，這份成績表充滿創意，使人看得會心微笑。

黃之鋒隔着鐵馬質問林鄭：「林太，你所講嘅主流民意，到底係中央嘅主流民意，定係香港人嘅主流民意呀？」林鄭緊繃着臉，擠出僅餘的笑容，答非所問，從牙縫吐出以下的一段：「恭喜你哋文憑試考得唔錯呀吓，希望你哋繼續你哋嘅學業。」

學民與林鄭公開交手已經不只一次，不知是否每次都擊中要害，令她狼狽不

堪，因此對學民懷恨在心。林鄭以牙還牙，回應的態度充滿鄙陋、揶揄和敵視。學民仔的文憑試成績，不算很理想，黃之鋒要報讀副學士，拿他們的成績作為攻擊對象，反映林鄭品格之低下，用心之惡毒，行徑之卑鄙，簡直令人咋舌。林鄭是兩子之母，兒子的年歲，比黃之鋒他們大不了多少，如果兒子的考試成績不太理想，林鄭會用這種揶揄嘲諷的態度對待他們嗎？設身處地，將心比己，一個母親怎可能做出這種事來。

林鄭是人稱好打得的政務官，經常自詡大學時經歷火紅年代，曾經參加爭取艇戶上樓的社會運動，理論上應有行公義、好憐憫之心。不說別的了，單是對反對者惡形惡狀，拿年輕學生的成績來攻擊，已有失一個政府高層官員的風範，無論如何打得，都會讓人瞧不起，使人更嗤之以鼻的，就是那些為此而叫好起哄，幸災樂禍的左派傳媒。

林鄭的表現，應驗了「好的制度對壞人有所節制，壞制度使好人變成壞人」。林鄭是港英時代培育的精英政務官，以認真硬朗見稱，對下屬要求甚高，在官場內人緣不算很好，但工作能力高，相信沒有太多人會異議，但上到政務司長的位置，尤其承擔政改重任之後，表現每下愈況，有目共睹。

林鄭當然心知肚明，政改工作對她來說是雙面刃，是考牌必須經過的步驟。各方能夠妥協，通過了政改方案，離特首只有一步之遙，但若政改方案難產，原地踏步，官場生涯將行人止步，唯一出路，就是回英國相夫教子。

突然有點同情林鄭，推動政改最大難處，就是要侍奉幾個主人：北京的意向難以捉摸，突然殺出個左氣逼人的白皮書，究竟是中南海的意思，還是權力鬥爭的產物，跟車太貼，會否車毀人亡？本地土共建制派，凡事左三分，常以獨家代理傳話人自居，動輒告狀篤背脊，有破壞無建設，要應付他們，耗費大量精力。在林鄭眼中，可能將堅持民主香港人的優次放到最低，但八十萬人投票，五十一萬人上街，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個體，無法完全忽略。

林鄭用「普遍認同」「主流意見」「較多意見」「一些意見」來分析政改民意，是一種模糊策略，使反對者缺乏着力點，無法立刻強烈反彈，以時間換取空間。最後由北京拍板做醜人，將矛頭由香港人對特區政府，轉移到香港人對北京。不為主人挺身擋子彈，而將火引向中南海，單是這一點，林鄭的特首初試，已經捧蛋了。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喪鐘的聲響，還會離我們很遠嗎？

打開《主場新聞》的網頁，日常的新聞追蹤和博客文章不見了，只有創辦人蔡東豪的告別宣言：「各位，主場新聞今天要結束了！」除了覺得突然，更多的是驚愕和憂慮，從甚麼時候開始，香港變得如斯不正常？

兩年來，上《主場》已成為我的習慣。基於人手和資源，主場沒有太多獨家新聞和偵查報道，他們的新聞綜合和跟進做得愈來愈好，資料詳盡，一目了然，每次做節目我都登入《主場》網頁，作為參考，以備不時之需。二百多位博客的班底，有些成為我長期追蹤的對象，有些更是我很少涉獵的領域和範疇，真的要感謝《主場新聞》，豐富了我了解香港認識世界的面向和角度。

《主場》停止運作，面書一夜洗版，網上一片哀號，但主流傳媒的重視程度，

與主場的重要性和影響力不成比例。除了一兩份比較重視之外，大多數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以極少篇幅應酬一下。有些主流媒體，盡量找個「客觀中立」的角度，與其他網上媒體營運方式做比較，強調《主場》「長期虧蝕」「資金大減」，無以為繼，是經營問題，總之與政治打壓言論自由無關。但蔡東豪在告別宣言中提到的「我恐懼」和「白色恐怖」，不是輕輕帶過，就是索性視而不見，連提都沒有提。建制左派，更是奔走相告，影響力日益擴大的親民主派網上媒體主動收旗，他們期盼着，下一個會輪到誰？

香港絕大部份主流傳媒已經歸邊，自我審查日趨嚴重，不聽話的會受到懲罰，抽廣告已是最輕微的處置措施。網絡媒體，小本經營，不受大財團大老闆制約，人人都可以做記者做編輯，能夠真正體現言論自由百花齊放。西方世界把傳媒視為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權，承擔監察建制權力的重任，但主流傳媒的政經利益千絲萬縷，逐漸沉淪，早已變為權貴的工具。如果行政立法司法是三權，主流傳媒是第四權，曾幾何時，人們將希望寄託在被稱為第五權的網絡媒體。

當網絡媒體瀏覽量愈來愈高，影響力愈來愈大，早已摒棄傳統媒體的香港網

民，曾經發出豪言壯語：我們已不需要主流傳媒了，全力支持網絡媒體吧！但殘酷的事實卻告訴我們，網絡媒體其實是如此不堪一擊。黑客可以輕易把網媒搞得全身癱瘓動彈不得，即使能夠復原也大傷元氣。營運網絡媒體，如果不是只追求小圈子裏自我感覺良好，成本也不低。無奈，香港網民都吃慣免費午餐，圍觀起哄眾聲喧嘩七嘴八舌的滿街都是，願意付出代價購買高質素資訊與分析的受眾，比例不及1：99。

沒多久前，蔡東豪還對《主場新聞》信心滿滿，無論瀏覽量和廣告收益都有增長，擁躉們都相信，《主場》的生存空間會愈來愈大，也會辦得愈來愈好。沒多久後，《主場》就結束得如此突然，如此徹底，蔡東豪作為一個理性的生意人，不會因為一時衝動貿然下這樣的決定。蔡東豪所說的「我恐懼」、「家人感受到壓力」究竟是甚麼？當事人有難言之隱，我只能尊重他保持緘默的決定。白色恐怖令《主場》突然死亡，喪鐘的聲響，還會離我們很遠嗎？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香港還有沒有明天？

數天前黃昏，小女兒踏入家門，就大聲問我：「爸爸，你知唔知《主場新聞》執咗，Facebook 有講。」我真的不知道，正忙着別的事情，整天都沒有上網。

小女兒是高中生，Like《主場》，不是因為她特別關心時事，她說《主場》有很多「得意嘢」，在其他渠道看不到。她心目中的「得意嘢」是甚麼？我不大了解，她有不少同學也 Like 了《主場》，找到他們有興趣的資訊。可見《主場》讀者老中青都不缺。蔡東豪在他的告別宣言中透露，《主場》每天的「獨立瀏覽人次」有三十萬人，相當可信。

《主場新聞》為何逃不掉「摺埋」的命運，有不少猜測，更有歸咎蔡東豪堅持的生意模式並不可行。香港新媒體吸廣告的能力與外國有天淵之別，瀏覽人數與廣告量無法成正比，更有人揶揄香港廣告公司負責人從不上網，對新媒體毫無認識。

更重要的是，傳統媒體因政治立場被抽廣告的情況日趨嚴重，《主場》的立場偏向民主派，還能期望大公司肯在《主場》落廣告嗎？

蔡東豪是生意人，理應睇通這個殘酷的現實，但他還繼續將《主場》「當作一盤生意來做」，堅持不收捐款，不建立訂戶制度。有人質疑，這種完全不顧經濟和政治現實的生意模式，注定了「摺埋」的命運。

這種批評或許有一定道理，但屬於吃花生看熱鬧的水平，仍然看不清楚門道。在香港搞新媒體，真的可以靠捐款訂戶的支持就可收支平衡，安寢無憂？恕我直率說，不要高估香港人的水平。有些免費報紙發行量直逼一百萬是因為免費，但質素如何請行家自行評價。網上讀者吃慣了免費午餐，他們都認為，獲得資訊理應不用付出任何代價。《主場》關閉，慨嘆可惜的很多，圍觀的更多，要他們給一毫子來得到寶貴資訊，絕大多數會一哄而散。願意掏腰包的不是沒有，但數目不足以維持一個高質素網站的運作。只要看看鄭經翰的 D100、游清源的《852 郵報》，捐款者和訂戶已不是少數，但仍是艱苦經營，不知可以捱到甚麼時候，就知道在香港營運新媒體絕不容易。

我認為最核心問題，還是香港人的意識不足。講了溫水煮蛙、烈火烤蛙、主流

媒體自我審查這麼長時間，但港人還是缺乏危機感，大部份市民仍認為只要電台還有聲音，電視還有畫面，報紙還有文字，香港的言論自由就沒有問題。香港人沒有像南韓台灣一樣威權統治的經歷，不察覺香港已急速沉淪，他日殺到埋身才猛然醒悟，一切已經太遲。

蔡東豪在告別宣言提到「我恐懼」。蔡的主業是精電，經常往返中國大陸，「每次過境都會提心吊膽」。在家吃飯不開電視，因為不想跟家人面對面討論社會話題，「令我最不安，是家人也感受到這股壓力，終日替我擔心」。蔡東豪沒有說清楚令他恐懼的具體內容，但如果真的有些事情令他和家人都感到恐懼，更不應強人所難要人家徹底交代。

蔡東豪視《主場》如親生仔，早前舉行博客派對，還滿懷信心，雄心壯志。不久前還與《華爾街日報》商討合作的鴻圖大計。事前毫無徵兆突然死亡，《主場》所有內容也即時刪掉，如此徹底，儼如人間蒸發，定有一股勢力逼蔡東豪非這樣做不可，這股白色恐怖，已超越新媒體應如何營運，而是究竟香港還有沒有明天？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警察遊行不祥之兆

反佔中簽名超過百萬，網上又接力加人。遊客簽得、外傭簽得、小朋友都簽得，來者不拒，重複簽名亦無任何核對。以這種「乜都得」的「嚴謹」標準，沒有三五百萬成績，竟敢拿出來見人？超大型公關活動，資源人力前所未有。如果成本與成績掛鈎，是否符合成本效益？是否物有所值？這只能由出錢和收錢的當事人來判斷，但可以肯定的是，參與這門生意的主事者，無論政治和金錢利益，已經賺到盆滿缽滿，前途更是無可限量。

簽名究竟有多少水份？討論都浪費時間。我認為，官員和警察參與反佔中簽名引發的問題，更應引起關注。先說問責官員。梁振英帶頭「適當時候簽名」，包括司長正副局長政治助理在內的問責官員，爭相表態。有理由相信，梁振英曾經在內

部大力動員，「人人過關」，「忠不忠，看行動」，簽名反佔中是檢驗對政府忠誠的唯一標準。

除了律政司長袁國強指有「角色衝突」，明確表示不簽外，有些局長副局政助急不及待表忠，還主動把簽名照片上載面書，以昭天下，小學雞得滑稽可笑。

公平點說，政治問責官員參與跟政府同一立場的政治活動，無可厚非。當年曾蔭權的政改「起錨」，問責官員也是全情參與，沒有受到太多批評。但問題是，曾氏年代的問責官員，無論是開篷巴士騷，還是街頭嗌咪派傳單，個個光明正大，從沒有說甚麼「以個人身份參加」這種廢話。

政治問責官員有個人身份嗎？講得粗俗一點，做了問責官員，連吃飯拉屎做夢都是問責官員，無論家事還是港事，都代表了政府的形象和立場。更何況，反佔中明擺着就是簽名向阿爺表忠心的政治活動，有「個人身份」的嗎？藏頭露尾，縮骨鬼祟，明顯是底氣不足，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令表態效果大打折扣。

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休班警員簽名反佔中。警員是否違反政治中立原則？引起社會熱議。警方高層張德強起初支吾以對，含糊其辭，問得多了，正式的說法是：簽名反佔中無問題，但「不鼓勵警員參加遊行集會，應保持政治中立，以免令市民

質疑在場警員會執法不一」。

警方取態相當奇怪，如果遊行集會是政治表態，警察參加會令市民質疑其政治中立，簽名反佔中不也是政治表態嗎？市民不一樣可以質疑他們的政治中立嗎？

張德強的說法是，警員參加遊行集會，「可能大家是認識的或見過，他又知你是警察身份……會否讓人覺得影響中立性？」如果這個論據成立，警察參加佔中或反佔中遊行，戴着面具隱藏身份不就可以了？同樣道理，連參加簽名也應戴着面具，萬一給市民認出，不也一樣會影響中立性嗎？

《警察通例》清楚寫明：「警務人員應經常避免參與任何足以影響其公正執行職務的活動」，「或任何活動可能使市民誤會會影響其公正執行職務的活動」。無論簽名或遊行，同樣影響公眾觀感，懷疑警察是否能維持政治中立。警察就爭議的政治事件明確表態，無可避免會影響他們的執法品質和政治中立。

有老差骨打電話到電台說，他們連支持哪隊球隊都不應表態，以免市民認為執法不公。早前的撐警遊行，赫然見到休班現役警察的身影，毫不避嫌公開身份，這是不祥之兆，香港與獨裁威權國家看齊，警察向鷹犬化又邁進了一大步。

二〇一四年八月六日

法西斯腐臭味道

二千多人參加「撐警大遊行」，有一般市民，有警察家屬，有退休警員，也有前高級警務人員。自由社會，總有不同意見，有人覺得警察受屈，要力撐；有人認為警員對付示威者用過份武力，早已淪為大陸公安，抗議警權過大，都是表達意見的自由。

但在遊行隊伍中，竟然有休班現役警察，雖沒有表明身份，給人發現，也直認不諱。看到陀槍者執法人員參與遊行，總令人感到不安，隱現出有獨裁專制極權法西斯國家的影子。

遊行前，警務處署理行動處長張德強，被傳媒問到警務人員簽名反佔中，有否違反《警察通例》？多番追問，警方終於有了統一口徑，張德強接受電台訪問時說：「作為一個警察、一個警隊部門，必須採取政治中立」、「警員在休班時以私

人身份，對反對違法行為有所表達，沒有甚麼問題」。對於撐警大遊行，張德強表明「不鼓勵現役休班警員參與，可能會影響執法公正性或受市民質疑，警隊內部指引，上班或下班都適用」。

簡單地說，警方高層的態度是：簽名反佔中沒有問題，遊行不可以，會影響政治中立，執法公正性受市民質疑。這是警隊內部指引，上班下班全天候都要遵守。

稍有常識，都看出張德強前後矛盾自打嘴巴。無論簽名反佔中，還是遊行撐警，都是政治活動，為何前者無問題，後者就違反指引？從影響「政治中立」的標準衡量，簽名反佔中更為嚴重，因為警察對付佔中人士，會用驅趕、抬走、制服示威者、施放胡椒噴霧催淚氣甚至橡膠子彈等等武力手段。簽名表態反佔中的警員，政治態度如此鮮明，對付示威者會否特別肉緊？特別加料炮製？政治中立當然受到質疑。

但有一點我是認同張德強的，警員沒有上班下班之分，遊行也絕對不適宜參加。警察作為紀律部隊，必須遵行上司的命令，無論同意與否都定必要執行。既然張德強公開說了：「不鼓勵休班警員參加遊行」，這就是命令，為何仍有警察違反命令參加遊行？除非張德強的「指引」只是為了應付外界的質疑，從未認真過，對

警察參加遊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否則高層應對這種公然違反紀律的行為，予以嚴厲追究。

文明民主的現代社會，權力要受制衡，否則會膨脹坐大變成無法控制的巨獸。警察是可以合法動用武力的部門，擁有殺傷力極大的武器，理應受到嚴格監管，輿論監察與批評，理所當然。

撐警遊行的口號是「支持警方嚴正執法」。批評警察濫權、使用過份武力、選擇性執法、政治上偏幫建制……如果都是子虛烏有，大可堅守原則，向公眾解釋。有否濫捕濫告，自有公論，法庭也自會作出公正的裁決。如果警方的解說不為輿論接受，濫用暴力的新聞片段也令警隊受損，形象無法修補聲譽無可挽回，只能靠民間團體發起撐警遊行才能得到支持振奮士氣，只是說明了警察這個紀律部隊的窩囊。

支持政府執法的遊行，我們在「八九六四」後「首都各界支持平暴遊行」中見過，在北韓，在利比亞這類獨裁國家也經常出現。這種畫面，在正常社會很少看到，撐警大遊行，隱隱然聞到法西斯的腐壞味道。

二〇一四年八月六日

目的就是要把政治污名化

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政治捐獻的新聞，擾攘了超過兩星期，餘波仍然盪漾。本地主流媒體，一開始就將事件定性為「醜聞」，甚至用「黑金政治」做大字標題，更指黎智英是美國代理人，政治捐獻等同泛民勾結美國勢力。這種毫無證據的生安白造，不但令人失笑，這些傳媒更已淪為打手，有失嚴謹地報道事實的初衷。

黎智英是泛民金主，是泛民政黨民間團體最大的捐獻者，早已不是秘密。三年前（二零一一年）壹傳媒高層 Mark Simon 的電腦被黑客入侵，電腦竊賊以同樣手法向傳媒爆料，指黎智英大筆捐款給泛民政黨和五區公投，亦引起傳媒大幅報道。

黎智英是香港傳媒老闆，做的是正當生意，說他涉黑，如果有具體證據，請拿出來指控。黎智英親美，美國政界人脈充沛，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梁振英金主也

是美國國籍，在美國政商界也有不錯的關係，是否也可用同樣的邏輯，來指控梁振英勾結美國？

壹傳媒高層 Mark Simon 承認是情報世家，父親曾任職 CIA，本人曾參加美國海軍情報局，但這是否表示壹傳媒就等同情報機構？Mark Simon 的電腦三年前被黑客入侵，今天又給人盜取了文件。文件內容沒有任何加密措施，對重要文件處理得如此粗疏甩漏，如果 Mark Simon 真是情報人員，他的幕後老闆是否應該嚴肅追究。

在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政治捐獻根本就是常態。政黨的日常運作、選舉經費，全部無財不行，有些政黨，靠一般民眾五元十元的捐助，更多的，是接受企業捐獻。財團企業考慮的，當然是希望利用政治保護他們的經濟利益。財團用金錢捐助政黨是否要操控他們？政黨接受捐獻會否導致政商勾結向財團一面倒？選民要有知情權。政黨法或政治獻金法，就是要把政治捐獻的來龍去脈放在陽光底下，公佈政黨的獻金來源，給輿論公眾直接監察。但有了法律是否就解決了一切問題？財團會否透過迂迴方法來隱蔽身份？當然不能保證，法律明文禁止仍然會有人殺人放火，只能依法嚴懲。

香港沒有政黨法，也沒有政治獻金法，無論是泛民或建制政黨的資金來源，根本無從稽考，無法追查，隱蔽性非常高，完全無迹可尋。香港沒有任何法例規定政黨要公開資金來源，黑客爆料才讓市民知道原來泛民最大的金主，只有一個黎智英，過去幾年的捐獻，所有泛民政黨加起來，也只有可憐得很的四千萬，遠遠不及香港第一大建制政黨民建聯一晚籌得六千萬的紀錄。請記着，民建聯獲得的政治捐獻，肯定大大超過這個數目，但因為香港沒有獻金法，深不見底的政治捐獻，外界沒法得知，也無從監察。

不遲不早，偏偏在這個敏感關鍵時刻，「壹傳媒股民」再次發功，把泛民接受黎智英政治捐獻的詳情曝光，明眼人都知道是衝着佔中而來。本地主流傳媒單憑電腦竊賊的資料，對黎智英和泛民政黨窮追猛打，但卻沒有用相同標準，要求建制政黨公開政治捐獻的資料，也沒有深入探討香港應該訂立政治獻金法。客觀效果上，不明就裏的市民，會認為政治就是污糟邋遢，無論是泛民還是保皇，都是為了錢為了自身利益，總之避之則吉為妙。將政治污名化，目的就達到了。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政治就是一種印象

壹傳媒高層電腦再次被入侵，資料被盜，竊賊以「壹傳媒股民」身份向傳媒散發電郵，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泛民政治捐獻的詳情曝光，成為主流報章的頭條新聞。

正常的文明民主社會，財團向政黨作政治捐獻，根本就是閒過立秋。人家有政黨法和政治獻金法，規定要將獻金來源攤在陽光之下，讓輿論和選民監督，政黨的取態與捐獻者的關係，是否構成官商勾結，會不會繼續投票支持，由選民定奪。

香港既沒有政黨法又無政治獻金法，政黨的資金來源沒有任何法例規定需要公佈。如果主流傳媒，指黎智英是泛民的最大金主，實行窮追猛打，請用相同標準，要求民建聯、新民黨、經民聯和自由黨公佈政治捐獻的詳情，誰是這些政黨的金主？請把所有細節公開交代清楚。

民建聯籌款晚會，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一張字畫投得上千萬，一夜之間，民建聯拍賣所得超過六千萬元，遠遠超過黎智英幾年捐給泛民和各團體的總和。不要大驚小怪，六千萬可能只是民建聯獲得政治捐獻的冰山一角，一天沒有政治獻金法，深不可測的捐獻大洞，永遠無法曝光。

根據目前的香港法律，捐獻給政黨毋須申報，但捐獻給候選人作為選舉經費，要嚴格按照選舉條例逐項向當局呈報，否則觸犯刑法。而立法會議員以個人名義收受利益，也要公開申報，違反規定，有可能被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

這就是今天引起爭議關鍵。以個人名義收取黎智英政治捐獻的，包括公民黨梁家傑、工黨李卓人、社民連梁國雄。梁家傑承認代真普聯收取支票，因真普聯未開好銀行戶口，暫放在自己的個人戶口裏，還算說得過去。李卓人說捐獻用作社企資金，但社團註冊未批，因此暫放個人戶口，但時間竟長達九個月，直至事情曝光，才將大筆捐獻轉到工黨戶口，這種處理方法，如何說得過去？有聽眾來電說如果李卓人大吉利是有甚麼三長兩短，放在李卓人私人戶口的捐款，誰人能分辨得出，是李卓人的個人財產，還是政治捐款？梁國雄起初對捐款支吾其辭，傳媒一再追問，才承認是給他個人訟費之用。

無論是梁家傑、李卓人還是梁國雄，捐款雖以個人名義收取，但我相信他們應該不會中飽私囊，我亦相信他們的辯解非常接近事實，但坦白說，處理政黨的錢銀問題，他們只有業餘水平，與良好管治相距甚遠，北京擔心泛民政黨搞甚麼顏色革命，實在太看得起他們了。

從曝光的電郵中，還有三位泛民中人的名字，前議員陳淑莊，議員毛孟靜和涂謹申，他們都矢口否認收過黎智英的任何捐獻。但電郵卻有他們三人的名字，會不會是支票抬頭寫給政黨，但黎智英的心目中，是捐給個人，於是在賬目上記上個人名字？恐怕只有當事人才能釋疑。

這場風波，擺明是衝着佔中而來，目的是抹黑泛民形象，把他們從道德高地拉下來。被質疑的泛民議員，對政治風險毫無警覺，反應遲鈍，不當一回事，沒有迅速澄清止血，把損失控制在可承擔的範圍之內。

政治就是一種印象，當一般市民認為，凡政治人都是同一樣貨式，泛民保皇沒有根本分別，香港政治，就會繼續沉淪下去，永無翻身之日。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大奇迹日對香港的啟示

早前律師會特別會員大會，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三個議案得到絕大比數通過。人們在社交網絡、WhatsApp 群組奔走相告，不約而同的說：「簡直是個奇迹，很久沒有如此令人振奮的消息了。」有傳媒標題，將這一天稱作「大奇迹日」。

這一天，無論對律師會建制派的高牆，還是發起倒林新強的雞蛋而言，是名副其實的「大奇迹日」。任建峰律師接受我在網上電台訪問時說，投票完畢等點票，對方陣營的律師好整以暇，談笑風生，在舉行大會的室內運動場扮射籃球，一派成竹在胸穩操勝券的模樣。己方陣營早已打定輸數，短訊傳來傳去，只在計算究竟輸多少，得票是八百還是一千，期望即使輸了也要輸得轟烈，輸得漂亮。

宣佈結果，任建峰以為大會主席把票數顛倒了，把對方得票錯說成己方得票。當主席重申三個議案得到通過的時候，任建峰才確確切切知道真的贏了，登時情緒失控，核心成員都哭成淚人。

保林建制陣營，絕對不是省油的燈。他們的律師樓財雄勢大，人強馬壯，有系統大量收集授權票。這種做法，歷次律師會選舉，早已駕輕就熟。再加上北京將倒林視為反對派的政治陰謀，保林攻勢層層升級，由中資客戶上門收集授權票，到中聯辦，然後司法部電話游說兼威逼利誘。這場出動國家機器的對敵鬥爭，人力物力權力都比對方高出不知多少倍，但最後卻以慘敗告終，無論如何，幕後指揮還是台前演出，肯定要揹這個黑鍋。

倒林反敗為勝，有分析指是因為高牆勢力去得太盡，引起反彈。由中資客戶到中聯辦到司法部，連番纏繞游說，連一個小小律師會的內部事務，也要干預得如此徹底如此過份，激起律師們的反感。連大家一向認為向北看掙人民幣的律師們，都明白掙錢不一定要跪，站着掙雖然沒掙那麼多，但至少還可保住丁點尊嚴。老闆放手不管，紛紛取消原來的授權票，有些另行授權倒林，有些頂住壓力，親自現身投票。

律師們的「逆反心理」，可能只是致勝因素的其中之一。任建峰在訪問中透露，他們收集了超過七百張授權票，這與現身投票的律師可能會重疊，但數量絕對不能小覷。任建峰他們可以取得可觀的授權票，他的盟友在不同網絡是否也可以密密收集一定數量的授權票，積少成多，成了今次勝利的關鍵。

雞蛋撼動高牆，大衞終於贏了哥利亞。大奇迹日對香港的啟示，就是奇迹不會無緣無故出現。任建峰他們早已預計會輸來打這場仗，但如果「蹺埋雙手」甚麼都不做，就一定輸。盡力而為，天助自助，奇迹就可能會發生。

北面龐大的市場，不少香港的專業團體早已被中央放在口袋中。梁振英靠專業聯盟起家，香港不少專業人士也心甘情願成為北京馴養的政治工具。專業人士要愛國，在國家安全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下，是否意味着律師要指鹿為馬？會計師對造假帳隻眼開隻眼閉？工程師可以隱瞞豆腐渣工程？香港的專業人士們，不要以為這只是律師的事，對政治沒興趣，就可完全置身事外。覆巢之下無完卵，政治會親自找上門，喪鐘只會敲得愈來愈大聲。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建制派政治能量已露餡

反佔中「八一七」大遊行，主辦者聲稱有超過十九萬人參加，而警方的數字，不但高過民研機構的統計，竟然比支持真普選的「七一」遊行還要高出兩萬。這種偏幫建制、完全違反常識的做法，又再一次證明，警方已經義無反顧，成為當權者的政治工具。

退十九萬步來說，即使反佔中遊行真的有如主辦當局吹噓的十九萬，不論裏面有多少水份，與七一遊行超過五十萬相比，還是相差一大截。

佔中和反佔中，爭普選和真維穩，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如黑社會晒馬鬥人多。但建制總動員的「八一七」遊行，擺明是要從人數和聲勢上壓倒民主派，結果證明，失敗得相當徹底。不但輸了人數，輸了聲勢，輸了質量，更完全露餡，把建制

動員能力的弱點，無遮無掩，徹底暴露出來，在廣大的香港市民面前獻世。

真普選與反佔中運動的最大分別，前者是一場群眾運動，參與者基於理念，真心相信的核心價值，沒有回報，投入參與。參加者都自願自發，毋須事先報名，沒有旅遊車接送，也當然不會有免費午餐和任何報酬。剛剛相反，不少參與者和我的經驗一樣，在沿途街站自動自覺的捐獻，由維園隊頭行到中環隊尾，荷包一鋪清袋，很多時候，只剩下一張八達通坐巴士回家。

套用城中名筆的說法，反佔中不是群眾運動，而是威權獨裁政權典型的「運動群眾」。通過國家機器，用命令指派、達標交數、威逼利誘等方式，層層攤派，要達成指定的硬指標。

「八一七」遊行，以同鄉會作為最基層的動員單位，再來就是中資機構、各區社團聯會、建制政黨、工會組織等等，還有就是臨時拉夫的內地同胞購物團……被運動的群眾，由於不是理念驅使，無法保證一定出席，只能靠利益推動。先來免費午餐，專車接送，還有由二百到五百港元的車馬費，不要小看這個數目，對本地基層市民來說，已相當有吸引力。

有圖有片有真相，起碼有六、七家本地傳媒，不約而同的拍到派錢利誘遊行的

如山鐵證，反佔中大聯盟說證據不足，又指控媒體移花接木，只是詞窮理屈。派錢的做法，根本就是遍地開花，毫無顧忌，記者稍為放蛇，不需深入調查，隨隨便便就可以碰到。

媒體流傳的遊行最高費用是五百港元，二百、三百是食水甚深的中間剝削，單是遊行費用，已達天價。鋪天蓋地的電視、紙媒和地鐵的廣告，場地的佈置安排等支出，食飯交通，還有絕對不會「慳住用」的公關費，整場反佔中大龍鳳的支出，一定會是天文數字。

大陸富得漏油，以千億計的維穩費，早已超越國防開支，放心，這筆賬一定有人認數，一定有人埋單。但問題的關鍵是，用派錢免費午餐送禮物包，建制出盡「飲奶力」總動員的反佔中大遊行，無論人數和效果都不外如是，逐個人頭計是否符合成本效益？經媒體揭發，更是醜聞處處，層層穿崩，公信力蕩然無存。

經此一役，充分暴露了建制派的動員和政治能量，無論是地區社團、基層工會、中資機構、建制政黨，講就天下無敵，錢花盡了，但貨就只能交這麼多，阿爺看在眼裏，會作何感想？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國家安全」，多少惡事假汝之名而行

歷史不斷荒謬地重複。香港人爭取了超過三十年的民主，回歸十七年，經過一番又一番折騰，《基本法》答應了的二零零七／零八、二零一二雙普選，到時到候，例必有中央高官幹部，先放話，後座談，再用君臨天下的姿態、似是而非的理由，用人大釋法常委決議的程序，一錘定音，一次又一次消滅了香港人的希望與期盼。

中央政府允諾二零一七年實行一人一票行政長官普選，但又一次毫無例外地故技重施，用相同的步驟，幾乎一樣的理由，把普選的初衷和意義徹底扭曲，變成了符合中國邏輯的政治鬧劇。今次與以往的不同，是更肆無忌憚，更赤裸裸：安全系數要超標，確保行政長官要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

由泛民見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到深圳主管港澳事務的幾位主任與立法會議員和

各界人士的座談會，傳出來的信息已相當明確：一個要提名委員會過半、經過嚴格篩選、限制候選人數目、在選前已預知結果的特首選舉制度，呼之欲出。唯一稍有新意的理據，是連泛民都不敢挑戰的尚方寶劍，就是「國家安全」。

何謂「國家安全」？不少熟悉中外歷史和國際政治的有識之士，已撰文分析「國家安全」是甚麼貨色。二戰後的冷戰格局，美國為了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縱容南韓、菲律賓、越南、台灣和南美等軍事獨裁者，以「國家安全」之名，鎮壓異己，濫捕濫殺，摧毀了多少個優秀知識分子，使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另一邊廂，包括中國、蘇聯、北韓和部份東南亞國家在內的共產政權，也以同樣的理由，過之而無不及的手段，流放、迫害、屠殺、監禁，把不同意見者徹底消滅。「國家安全」，多少惡事假汝之名而行！

歷史告訴我們，沒有權力制衡的「國家安全」，異常危險，尤其在一黨專政的共產體制下，那種隨意性，令人觸目驚心。在「國家安全」的理由下，內地異見人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長年監禁、滅口噤聲。他們的妻子、父母、兄弟，被株連，被監視，被迫害，甚至被長期軟禁，不許跟外界接觸，連心臟病也沒有適切的治療，試問，這是哪門子的「國家安全」？

負責香港事務的中央官員，對「國家安全」琅琅上口，但卻從來沒有為這四個字下過嚴謹的，令人信服的法律和政治定義，只由一些本土極左的紅人加鹽加醋地闡釋。

例如他們毫不掩飾地說，黨國一體，國家安全就是共產黨的安全，選個會叫「結束一黨專政」的特首怎麼辦？又例如特首如果勾結外國勢力搞顏色革命，今天見美國領事明天見英國大使，又會怎麼辦？

「國家安全」可以無限延伸，更可以隨意搬龍門，去掉「國家」，只剩「安全」，講白了就是掌權者對你是否信任。林彪是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更史無前例寫進黨章，夠信任了吧，最後不也是折戟沉沙，枉死他國。周永康貴為政治局常委，負責公安武警等鎮壓機器，夠安全了吧，最後也不是銀鐺入獄，炒家株連。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由黨國領導人親自挑選，既信任又安全，最後不也是倉皇辭廟，腳痛下台。

「國家安全」只是個權宜政治需要的假命題，泛民議員認真地研究，企圖用理據說服特首真普選不會危害「國家安全」，顯然搞錯了對象，也是浪費時間。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誰會轉軚？怎樣轉軚？

人大常委通過的不只是政改框架，已經是一個巨細無遺的特首選舉方案。不但提委會人數一千二百，要過半提名，候選人只有二至三個，統統都作了具體規定，就連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法定團體等，都要「按照」過往選舉委員會的做法去辦，更離譜的是，這個框架不只適用於二零一七年，更會直到永遠。孫悟空頭上的金剛圈一個都嫌不夠保險，要戴夠三、四、五個才可放心。消息人士吹風，方案有六、七、八項可以由本地立法的所謂「優化」與「微調」，甚麼入閘規定、提委是否全票制、白票怎樣處理等等，這些，都只是些枝微末節，「假普選」的本質沒有絲毫改變，對政改大局也沒有任何影響。

政改要立法會三分二議員贊成才可通過，泛民掌握關鍵少數。二十七位泛民議員，先後表態，表示不能接受有篩選的假普選，有些泛民中人更為激烈，聲言抗

爭到底。人大常委對政改框架拍板第一個星期，初步反應，政改方案被否決，二零一七特首選舉將會原地踏步，已經非常清晰，似乎沒有甚麼懸念。

但政治一天都嫌長，何況是三個月半年。政改三人組接下人大框架定下的爛攤子，可以化腐朽為神奇的空間不多，只靠這幾天大肆吹噓的所謂「優化」與「微調」，難以撬鬆泛民的立場，如果個別泛民議員「核突」轉身，也難以向支持者交代，無異等於政治自殺。

但政治不要說永遠不可能，特區政府撬鬆泛民四票，又可以為他們找到體面的下台階，假普選方案在立法會順利通過，不是絕對不能發生的事。這個下台階，叫做「民意」。

不少建制中人，包括有泛民中人參與的民調組織，已不只一次明示暗示，民意如流水，即使政改方案不理想，都會「袋住先」的民意，早有一定基礎。若第二階段諮詢，特區宣傳機器，包括建制和貌似中立的主流傳媒，向市民「曉以大義」，說明這並不是終極方案，不但可以「微調」「優化」，日後還可再啟動政改五部曲，把框架修改。更會進一步威逼利誘，如果今次政改拉倒，到二零四七年，也不可能有普選。

在大規模宣傳攻勢下，在「袋住先」的民意基礎上，市民的想法會否有所轉變？如果民調機構甚或政府，再做一次代表性廣泛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大部份市民都贊成「袋住先」，即使泛民議員都簽了承諾書，又發表過聲明會否決方案，在被塑造的強大民意壓力下，個別泛民議員找到了轉軚的下台階，這四票是否輕而易舉，手到拿來？

先撇開民調造假民意水份不談，如果這是真正的民意，市民誤信宣傳也好，逼於現實也好，贊成「袋住先」成了多數，信誓旦旦會否決方案的泛民議員，原則承諾和民意走向，泛民議員，有否深思熟慮，如何抉擇？如何自處？

這個擔心不是多餘的，我在電台就此問題，訪問過不只一位有傳被撬票的泛民議員，有的立場堅決，有的卻態度曖昧，用民意來撬鬆泛民，在人大政改框架公佈前，已經是特區政府的策略。

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民主運動，是帶領群眾，還是跟着群眾的尾巴走？如果個別泛民議員以民意變化作為轉軚下台階，二零一六年立法會選舉轉眼又到，支持者會放過他們嗎？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日

政改拉倒　民主運動浴火重生

人大常委全票通過「落三閘」的政改決議，梁振英率領一眾閣員行會成員見傳媒。梁特首像辦喜事般，全程面露笑容，向公眾解釋篩選後的一人一票，是如何的「重大進步」。站在後面的政府閣員，包括以林鄭司長為首的政改三人組，個個繃緊着面，有些更愁眉不展，臉如死灰。有些成員，如行會召集人林煥光、李國章，更戴上辦喪事的黑灰領呔，與梁振英的紅色領呔成強烈對比。這是人大常委拍板後第一幀官方照片，帶出來的政治信息，頗堪玩味。

梁特首的喜孜孜，打從心裏笑出來的模樣，不知是否真的認為自己鴻鵠將至。一個全面落閘極端保守的方案，等於為香港民主發展簽發死亡證，預視着關鍵少數的泛民會否決政改，特首選舉原地踏步，二零一七年，將會沿用一千二百人的小圈

子選舉。梁振英的盤算，可能是北京阿爺會繼續無限量支持他，連任五年，十拿九穩。兩年多前的特首選舉，建制撕裂的傷口至今仍未復元，Anyone but CY 仍是不少建制派決不動搖的堅持，梁特首的篤定，是否高興得太早？仍有相當多變數需要觀察。

泛民二十七名議員已相繼表態，鐵定否決方案，如無急轉彎的情況發生，政改原地踏步，答案已經寫在牆上，相信這是林鄭政改三人組鐵青着臉的真正原因。不少人認為，人大常委的決議，是香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我卻認為，政改拉倒，香港民主運動才有機會浴火重生。

二零一零年立法會通過超級區議員「袋住先」方案，是慘痛的歷史教訓，他們想像出來的所謂「路徑依賴」不但沒有出現，反而令中央有藉口令立法會民主化行人止步，停滯不前。如果「落三閘」的特首選舉方案同樣地重複「袋住先」的荒謬歷史，人們可能以為，篩選後的一人一票就是正常狀態，普選就是這個模樣，香港政制，就會長期半死不活，甚至陷入萬劫不復的泥沼，永遠無法向前。

大國崛起，世界存在兩種邏輯兩種標準，一種是國際邏輯國際標準，一種是中國邏輯中國標準。經幹部篩選再一人一票，是典型的中國邏輯中國標準的選舉，選

村長縣級以下的人大代表，早已行之有效，把這種中國式選舉標準搬來香港，對中央來說，早就駕輕就熟了。

如果我們接受了這種中國式選舉，套用李柱銘的說法，在爛蘋果、爛橙、爛香蕉三者中任擇其一，這種「一人一票」，香港不但降格到中國農村的水平，中央更可「大條道理」：香港已經實行了「一人一票」普選，《基本法》的承諾已經實現了，香港人還想怎麼樣？經中央篩完又篩才交給香港人投票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自以為有廣泛的代表性和認受性，更會為所欲為，比二十三條立法更可怕的事情，馬上噩夢成真。

從正面看，「落三閘」的政改框架其實是好事。泛民否決，政改原地踏步，已經沒有任何懸念。特首繼續由小圈子選舉產生，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連成份比例和產生辦法也不會改變，漁農界的選委比法律界多出一倍維持不變，當選的特首，全無認受性合法性可言，推動重大政策舉步維艱，更淪為國際笑話。民怨爆煲，政策停滯，亂局頻生，突顯沒有認受性的行政長官難以駕馭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無法管治，鳳凰火浴，置諸死地而後生，或許能令香港民主運動重現契機。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日

攻擊通識　包藏禍心

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對通識科的批評和攻擊，其實沒有甚麼新意，建制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對通識科也發動過幾輪攻勢。但她們的論據大同小異，同樣邏輯不通，沒甚麼說服力。

但羅范不同之處在於她今天不只是位高權重的行會成員，最重要的，羅范是教育改革的推手，今天的通識科，即使不能說是她的親生 baby，也是她一手一腳催生出來的。

回歸後一年，羅范即出任教育署長，後升任教統局長。董建華推行問責制，羅范沒有離開公務員隊伍，轉任教統局常秘，與局長李國章成為教育政策的最高負責人。為表示對教育的投入，羅范任內更修畢教育課程，取得碩士學位，說明她對教育政策是如何熟悉，也是常向人炫耀的政治本錢。曾蔭權上台，羅范調任廉政專

員，不到一年，因干預教育學院學術自由風波，黯然辭職。

一九九八到二零零六，由署長到局長再到常秘，羅范擔任香港教育政策最高決策者整整八年，其間香港教育改革風起雲湧，小班教學爭議，教師壓力爆煲，課程變動頻繁，三三四學制，中學文憑試，當然還有通識科的設立。今天香港教育這個模樣，羅范可說是始作俑者，無論美醜榮辱，羅范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是閒話一句就可全部撇清。

羅范接受電台訪問，其中一個重點，談到中學通識科，她先以小學能力評估變成操練，幼稚園、小學入學出現面試班等等，無論教育政策主觀願望如何良好，都會出現「異化」作為引入點，然後轉入正題，批評今天的通識科。

羅范說：「通識科希望學生可運用獨立思考，多角度深入了解問題，但可惜現時通識教育偏向研究政治議題及某些方面的資料搜集，感到心痛」、「政治上你如果只看某幾張報紙是不行的，其實我們希望多角度思考是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場」。

羅范是資深教育官員，對通識的內容，理應瞭如指掌，沒可能犯此等低級錯誤，通識六大單元：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衞生、能源科技與環境、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除了今日香港、現代中國會談多些政治和政策，其他單元何

來偏向政治議題。通識科也講求正反意見的駁論，只用民主派報紙如《蘋果日報》參考答題，肯定過不了關。

羅范的批評，明顯與事實不符，但也要這樣說，政治動機路人皆見。中學生策動反國教運動，震動全城，成功迫使梁振英讓步。人大政改落閘，大中學生帶頭罷課，走在抗爭最前線。一向乖乖牌的學生為何變得如此？阿爺怪罪下來，不能「賴地硬」，就只有賴通識科政治化，使學生變得偏頗和激進，找個藉口好向阿爺交代。

通識不能變身成為國民教育，無法洗淨學生的腦袋，反而鼓勵他們關心社會、批判思考，對不合理的政策發聲，肯定不合建制口胃，連環發炮攻擊批評，不惜廢掉通識，看來是建制派今天的中心任務。

梁美芬對通識科的攻擊可以不放在眼內，她只是沒有行政權力的立法會議員，但行會成員羅范椒芬是教育政策的推手，自命教育專家，出口批評通識，絕不能掉以輕心。把通識改為不需必修，又或考試取消必答題，通識科令中學生關心社會的作用，必然大減，甚至盡廢武功。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

董建華出山　梁振英情何以堪

在電視看到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的記者會，苦口婆心勸說香港人民主派要接受人大常委會的落閘篩選方案，內心感覺五味紛陳：既荒謬又可笑，覺得悲涼卻不忍憤怒。

我不知道董伯伯出山，是中央政府的意旨，還是自己看到形勢險峻，當仁不讓，自動請纓，為黨國貢獻夕陽餘暉。無論是哪種情況，這一着，反映在政改問題上，特區和中央已經章法大亂，藥石亂投，看不到正常的道理和邏輯。

年近八十的董伯伯，已經老態畢現。十七年前（一九九七年）做第一任特首，工作能力政策水平已經乏善足陳，公眾場合形象和反應更是捉襟見肘。二零零五年腳痛下台後，幾乎失蹤，做的多是幕後工作，尤其在中美關係上着力，鮮有公開露

面，也幾乎從不就香港的管治問題發言。

無論是預先準備的講稿，還是回應記者的問題，即使是親民主派的主流傳媒都對他客客氣氣，批評都留有極大餘地。但老實說，這次記者會，與他在任特首時的調子與風格幾乎一式一樣，水平沒有最低，只有更低。甚麼「貨真價實的民主」，甚麼「波瀾壯闊的歷史」，最後還不忘那句老掉牙的「國家好，香港更好」！這些毫無說服力，聽得令人發笑的話，究竟想說給誰人聽？希望達到甚麼效果？連善忘的香港人也絕不會忘記，董先生任內，民望低處未算低，由八萬五到負資產，由二十三條到SARS，即使勉強連任，還差兩年才完成任期，新主子已急不及待要迫令他腳痛下台，理由極不光彩，走得也毫無顏面。找一個早已被唾棄的過氣特首出來，勸服香港人接受落閘篩選的政改爛方案，這是哪位高人想出來的絕世好橋？

不知是否坊間有人說「懷念老董」，才推董建華出山。對不起，「懷念老董」這四個字，他們錯誤解讀了。董先生任內的能力和表現有目共睹，總是「論論盡盡」，更常鬧笑話，但至少是一個忠厚老實的好人，比起當朝權貴的政治品格，不知高出多少倍。請不要搞錯，「懷念老董」，是對照今天的特區政府是如何的不

堪。

更不堪的是，董先生出山，反映特區政府在政改問題上，根本無人可用。政改三人組之首，民望曾經升至頂峰的林鄭司長，在政改問題上不但疲態畢露，更給人覺得未盡全力，公信力漸失。梁振英更不用提了，每次出來解說落閘方案，愈看愈似女巫向白雪公主推銷毒蘋果，只會令港人疑心更大。其他的所謂港區人大代表更不用說了，比類不倫、歪理連篇、荒腔走板、水平低下，他們天天出鏡，帶來的只能是反效果，搞得不少人連電視都不想看。

沒有最不堪，只有更不堪。西環治港已成事實，中聯辦事事插手，儼如香港太上皇，早已把特首的權力架空。人大落閘後，連推銷政改方案，特區政府連一個像樣的官員也拿不出來，要靠當年倉皇辭廟的董伯伯出山來鎮住大局，鐵證梁特首的公眾形象和政治說服力，比腳痛下台的董特首還不如。如此看來，梁振英能否管得住政改拉倒後的香港政局，存在着極大的問號！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

屁股代替腦袋

大中學生罷課，如箭在弦。建制左派一方面大唱罷課無用論，無論如何都改變不了人大常委的決定，極盡揶揄諷刺。另一方面，他們又瘋狂抹黑，左報用極大篇幅揑造罷課學生的所謂黑材料，兒戲惹笑，已到語無倫次的水平。花這麼大力氣攻擊學生，證明他們對罷課的影響力，怕得要死。

抹黑學生最便宜的方法，就是詆毀學生是紅衞兵，把罷課等同文革的打砸搶燒。本地土共左派，不惜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否定他們祖師爺搞的「反英抗暴」，說後悔發動中學生罷課。中共把文化大革命定性為十年浩劫，並正式寫入共產黨的文件，若然土共真的對六七暴動有悔意，應正正式式向全港受害者，包括被土製「菠蘿」炸死的小姊弟，被暴徒燒死的商業電台林彬……作出鄭重道歉。

把六七左派暴動的中學生罷課與今天爭取民主政制的中學生罷課刻意相提並論，是魚目混珠，混淆視聽。當年紅衞兵響應毛澤東號召，到處串連、經年累月不上課、批鬥老師和幹部、不同派系武鬥……今天香港，學生為了追求合理的社會、民主的政制發起罷課。大學生只罷課一星期，中學生只罷課一天，還乖得要家長簽署同意書，守法循規到潔癖的地步，試問，天下間有罷課罷得如此克制的紅衞兵嗎？

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內地老人，一聽到罷課就如巴甫洛夫的實驗一樣條件反射，這是他們的經驗，局限在對現代世界的無知，還可以理解。

香港建制左派，空群而出，奉命全力撲殺罷課，滿口歪理，邏輯犯駁，比喻不倫。這些人，回歸前受過港英重用，是典型殖民地政府的奴才。他們都不是文盲，受過高深教育，有些甚至是行業翹楚。回歸後進入建制左派陣營，就屁股代替了腦袋，刻意奉迎，阿諛諂媚，變成人不似人，鬼不像鬼。做過醫學院教授、大學校長、教統局長的李國章，是這類人之中最典型的人辦。

李國章接受官台訪問，對學生罷課肆意批評：

「最大犧牲就係退學，你做唔做到吖？你做唔到嘅話，做一啲唔做一啲，直頭

俾人睇到你做騷囉！」

「如果你話唔鍾意共產黨，想搞革命，好，咁咪搞革命囉，但唔好喺香港搞，唔該你返去深圳或去北京啦！」

「文革唔係一朝一夕，係逐步滲入。我驚嘅係將中學生政治化，將來係咪有班新紅衛兵。」

這類市井之徒的邏輯，城市論壇維園阿伯琅琅上口，聽得耳熟能詳，一點都不奇怪，但大教授大校長竟然滿口胡言，令人刮目相看。

可能官台的節目主持人比較容易應付，李國章愈說愈忘乎所以，終於說出了心底話：「雖然個個特首候選人係親中，但係我哋都有選擇，揀三個，梁振英、范徐麗泰、曾鈺成，都有得選，好過連選都冇得選。」

同一道理，三堆屎：狗屎、貓屎、人屎，擺在面前，都有得揀，好過連揀都冇得揀，大校長大教授，你會不會「食住先」呢？

中文大學曾經有過這種水平的校長，作為中大畢業生，我引以為恥！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即使沒有網民的佔領行動，反佔中大聯盟的恐怖熱線也逃不過陷入徹底癱瘓的命運。原因簡單不過，這種鼓勵朋友同學老師學生，互相監視互相揭發的行為，已經超越了人類良知的底線，連一向文質彬彬善良怕事的校長們，都群情洶湧，強烈反彈。校長揶揄「周邊的人」不用操心，喝止周生不用打電話給我。恐怖熱線完全過了火位，校長群起而攻，網民不惡搞，熱線也不能起到任何作用。

反佔中大聯盟的負責人仍然厚着面皮，死不認錯，堅持熱線不撤回舉報不收手。賊喊捉賊，明明把文革的一套搬來香港，還誣陷學生「造反有理」。最難頂是那位經常不知所云的教育局長，竟然不分青紅皂白，說舉報熱線「出發點是保護學生」。堂堂局長，對教育界的情緒徹底無知，因政治站隊的需要公開為大聯盟護

航。教育政策掌握在這種昏庸無能的官員手中，何其不幸，為香港的莘莘學子捏一把冷汗！

大聯盟把學生罷課與文革連在一起，左派教師會長不惜否定他的先輩發動的「反英抗暴」。他們把當年左派暴動，與今天學生罷課相提並論，不但要混淆視聽，抹黑學生，最大目的，是要說給京官聽。那位新護法北大法學院教授饒戈平的說法最為典型：「當年文革的紅衛兵來自中學，他們受到鼓動而做出不理智的行為，最先參與批鬥老師及群眾，但到今天他們都後悔。」

聽到罷課，京官們就條件反射的想到文革和紅衛兵，想到奪權。本地土共，或與他們沾上邊的寫字分子，不經大腦，就與香港的六七暴動連在一起。

這是典型共產黨思維，他們的權就是這樣奪回來的。權力掛帥唯權唯上，缺乏現代政治社會學理論，拿着老黃曆，看待二十一世紀的新事物，不但無法理解內地自發的維權群眾運動，有任何風吹草動都視為奪權造反強力鎮壓，對香港這個先進的國際都會，任何異議，動輒扣上顏色革命獨立政治實體的帽子。罷課等同文革等同紅衛兵等同造反奪權，這種思維邏輯，令人失笑，但可悲的是，在香港，附和的人也有不少。

如果中學生罷課等同文革，哪有紅衞兵宣佈罷課，象徵式只罷一天，又草擬了家長同意書，要家長簽署批准才可參加罷課？如此文明克制，守法循規，京官士共把罷課的中學生抹黑成文革紅衞兵，簡直是枉費心機，浪費時間了。

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中學生的心聲，不妨找出他們早前公佈的罷課宣言看看，中學生用紅布蒙着眼睛，再揭開，站在三米高政府總部圍欄前宣讀這篇宣言，令人動容，也別具意義：

「我們謹請世故的成年人和打壓我們的勢力翻看歷史，細看首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亦因着『救國不忘求學，求學不忘救國』發動罷課，別再跟我們說『罷課犧牲前途』，今天我們選擇罷課，就是為了讓我們有一個更美好的前途，展現我們對體制崩壞的憤慨，跟當天的出發點也是同出一轍。」

「既然時代挑戰我們完成這個歷史任務，我們就要立足於屬於我們的時代，勾畫學生對未來的期盼，展現這個世代對未來的憧憬。」

「我們的未來，我們會奪回來。」

我只能說：「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女兒，老爸以你為榮！

親愛的女兒：

等了一個星期，好不容易等到你從大學宿舍回家，終於可以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晚飯。我若無其事的跟你閒聊，問你會不會罷課，你輕描淡寫回答：「梗係會。」你罕有地滔滔不絕，說曾跟各科教授聯繫，了解他們對罷課的態度，有些答應會為罷課學生補課，有些說會遷就課程，有些如常上課。根據你的描述，教授們雖對罷課立場不一，做法各異，但總的來說，對罷課都是同情和支持的。近四百位學者聯署了《不要讓罷課的學生孤單》，你們的教授，也在其中。

罷課行動，在此文見報時已進入第三天。你們雖然沒有按照原本的時間上課，但從沒荒廢學習時間，也不會錯過學習機會。每天都有不同科系的教授到罷課現場

講課，題目相當吸引，內容不但在正規課堂無法學到，而罷課的經歷，也令你學得更廣更深入，幾十年後到老爸這個年紀，課堂的東西可能已忘掉七七八八，但這次罷課，肯定是你的終身記憶，而且受用不盡。

做過香港教育局（前稱教統局）第一把手的李國章問：罷課有用嗎？沒有用的事情做來幹甚麼？做過香港財政司長的梁錦松問：「香港是否壞到民不聊生，學生要揭竿起義？」還有各式騎呢古怪的建制紅人，指控罷課學生是文革的紅衞兵，看到主流傳媒重複又重複訪問這些人，一次又一次聽到他們的奇談怪論，以為又回到清末民初，前朝保皇遺老遺少對新時代的指摘，有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覺。

中大醫學生的罷課宣言，劈頭第一句就是：「醫學，本來就是一場革命」，道出了現代醫學的精髓，認為沒有用的事情就不嘗試不堅持，醫學會進步嗎？李國章身為醫生，接近權力的亢奮，令他醫學最基本的精神忘記得一乾二淨。梁錦松做大學生時是火紅的年代，年輕人理想與激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大動力，今天坐上大位，更是下屆特首的熱門，就轉過頭來打壓學生的熱情，屁股代替了腦袋，又一個活生生例證。

女兒，罷課甚至佔中，是否可以改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老實說，老爸也認

為機會很渺茫。但甚麼有用甚麼沒有用，不是今天做完明天就會見到結果，很多事情，甚至可能是徒勞無功的。老爸只知道，面對強暴而不奮起反抗，只會得寸進尺。賊匪霸佔你的家園，掠奪你的財物，難道你會忍氣吞聲，只敢躲在廁所裏獨自飲泣唉聲嘆氣？老爸只知道，做未必有用，但不做，就甚麼也沒有。

我們這一代爭取民主三十年，老了，疲累了，隧道很長，不知何時才能見到盡頭的光。畢竟，世界始終是你們的，你們將來會生活在一個怎麼樣的環境，是民主還是獨裁，是自由還是奴役，是陽光燦爛還是陰霾密佈，是講真話可以免於恐懼，還是被迫說謊言以求自保……只能靠你們自己，看你們出了多少力去抗爭。我們這一代已經差不多了，但你們的路，仍然崎嶇而漫長。

罷課未必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透過力量的累積，愚公也可以把大山移走。不論香港將來變成怎樣，你都可以無愧地向下一代說：我們已經努力過。

女兒，老爸以你為榮！

老爸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罷課第二天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學生比政客更澄明清晰

一萬三千位大中學生和香港市民，齊集中文大學百萬大道，參加由學聯發起的第一天罷課。人群由烽火台，延伸至科學館「飯煲底」，密密麻麻，座無虛席，築成一幅多麼激動人心的畫面。

中大的烽火台和百萬大道，是歷代學運的發源地。由火紅的年代，到醫學院事件，由反對四改三，抗議二十三條立法，到反國教反洗腦運動，大學生在這裏雄辯滔滔，舌劍唇槍，度過多少個不眠之夜。

人大常委三閘齊落，為香港的真普選簽發死亡證。香港的年輕學生，勇敢的站出來，向強權說不，證明人心不死，只要石在，火就不會熄滅。罷課的學生不是紅衛兵，更不是甚麼黑社會。歷史告訴我們，古今中外，學運都是推動改革，促進社會前進的最大動力。學生沒有利益糾葛，沒有包袱框框，對前路的看法，比政黨政

客更澄明清晰，更能為我城開創新的局面。

人大落閘否決真普選，屢放狠話打擊佔中。香港芸芸政黨政客，以至佔中運動的領導人，都顯得亂了陣腳，進退失據。年輕學子歷練和經驗雖不夠成年人豐富，但卻能走得更前，看得更遠。

學生比成年人更清楚，佔中不是運動的終結，而是抗爭的開始。無論多少人加入佔中的行列，都未必可以馬上改變人大常委落閘的決定，真普選也不會即時從天而降。但如果不合作的抗爭運動持續不斷，在各階層各行業各領域不同角落都遍地開花，令特區政府施政困難重重，凸顯政制的荒謬和不合理。民氣火力可大可小，最重要是能夠持續不斷，令特區和中央政府，都無法不面對難以有效管治的事實，政制民主改革，才能見到希望。

不少民主的支持者，對佔中的拖拉感到厭煩，認為佔中就是一次對決，要「一鋪過」把民主政制爭到手，嘲諷佔中領導人的「和理非非」，對所謂佔中「鐵的紀律」嗤之以鼻。他們主張勇武抗爭，要「攪炒」，甚有玉石俱焚的意味。

勇武的鍵盤戰士，如果你們認為，要組織城市游擊隊，與梁振英決一死戰，「一鋪過」把政權奪過來，我沒有意見，也樂觀其成。但如果你們光說不練，鼓吹

跟隨着盲動妄為，戴着面具隱藏身份，犯法又能置身事外，令佔中變成周融口中的暴力，做法和客觀效果，與特務滲透的無間道，沒有任何分別。

人大落閘後，香港訪京團絡繹於途，幾乎阿豬阿狗都能成為中南海的座上客。京官傳出來的信息是：仍對政改方案得到通過有信心。有些說得更白：與泛民議員私下有所接觸。言下之意，轉軚所需的四票，已經鎖定。

無論即將推出的政改諮詢方案，提出多少修補枝節來蠱惑人心，我們要金睛火眼的盯着這幫可能出賣香港出賣民主的政客。如果他們真的轉軚，投票支持有政治篩選的政改方案，無論他們會否繼續參選，我們都要記着他們的名字，把他們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民意對是否「袋住先」已經愈來愈清晰了，只要把真相清楚告訴港人，人大方案，會「令與中央不同政見的人，不能成為特首候選人」，中大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反對「袋住先」達百分之五十三點七，贊成的跌至不夠三成，這個結果，把其他魚目混珠誤導港人的民調都現出原形，杜絕了投機政客以民意作為轉軚的藉口。只要繼續把問題說清楚，我相信，香港仍會站在正義的一邊。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民不畏催淚彈，奈何以催淚彈懼之！

「九•二八」星期日，坐巴士抵達灣仔，已是下午三時，途中不斷有訊息傳來：警方已封鎖所有進入政府總部的道路，企圖孤立留守在政總的抗爭人士。後來又有消息說，由演藝學院到政總的道路還可通行。在巴士上，我留意到一位年輕人，拿着手寫「往政總」的紙牌，一聲不響，默默地坐在天橋入口，指引從各方趕來的聲援者。

我按指示上了天橋，向演藝方向行進，來到告士打道。有群眾站在路邊，舉着「慢駛」的紙牌，叫途經的車輛慢駛甚至停下來，有警察在旁監視，亦有騎電單車的警察停下企圖維持秩序，但似乎束手無策。

未幾，群眾趁着幾輛車慢下來的機會，一擁而上，走到路中心，有些索性躺

在地上，阻止車輛繼續前進，告士打道東行線，就這樣被群眾全線堵塞。不到十分鐘，群眾又自發讓出一條行車線，讓車輛通過。

後來，又有人向堵路群眾講話，要求他們和平理性抗爭，不要挑釁警察。當全副裝備的防暴警察向群眾步步進逼，站在前排大多數示威者都舉高雙手，以示不會有任何暴力行為。可見，堵路的群眾都是善良的市民，他們只想聲援學生，爭取民主。

後面發生的事情，大家都在現場親身經歷，又或在電視畫面看到了。寫出發生堵路前的細節，只想說明這場群眾自發的抗爭行動，沒有領袖，沒有組織，也不是事前策劃，而是由梁振英政府和警方的殘暴逼出來的。

首先是封路，警方封鎖通往政總的所有道路，以為這樣便可阻截聲援群眾，令留守政總的領袖孤立無援，佔中運動就會無以為繼。但當權者顯然全盤錯算形勢，也低估了香港人的憤怒與激情，挺身表達意見的群眾愈來愈多，他們無法前往政總，別無選擇，只能在附近的道路聚集，即使不是刻意策劃，堵路事件也會自然發生。

警方拘捕黃之鋒、周永康等學生領袖，扣留接近四十八小時不准保釋，更到

他們的住所進行「抄家」。學生領袖不是汪洋大盜，又沒有殺人放火，用這種卑劣手段嚴厲對付，企圖一舉打殘學生領袖的意志，怎可能不激起民憤。「釋放黃之鋒！」「釋放學生領袖！」的口號此起彼落。後來黃之鋒成功爭取人身保護令獲得釋放，學聯正副秘書長周永康、岑敖暉也相繼獲釋，但群眾的激情已被動員起來，一發不可收拾。

警方長時期扣留學生領袖，以為這樣就可令運動瓦解，是絕對錯誤的一步棋。學聯學民群龍無首，呈無人駕駛狀態。雖宣佈提早佔中，但三子為了避免被指摘「騎劫」學運，也不方便走到台前。更關鍵的是，在香港九龍各處堵路的行動，都是群眾自發行為，游擊式野貓式，沒有明確目標和策略，一旦民憤被激起，根本不是任何一個領袖可能叫停。亂局的始作俑者是梁振英，他有絕對的責任去收拾。

以強硬見稱的警務處長曾偉雄，更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以為用盾牌、催淚彈、甚至長槍子彈就可嚇退群眾，但他顯然低估了民眾的憤怒和決心。狼英和禿鷹都必須知道：民不畏催淚彈，奈何以催淚彈懼之！民不畏拘捕，奈何以拘捕懼之！民不畏坐牢，奈何以坐牢懼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切勿掉進建制鷹派的圈套

佔中啟動超過一星期，暴力清場傳言滿天，驚心動魄，幾乎每天都睡不安寧。莘莘學子走上街頭，為爭取民主風餐露宿，為建立良好制度廢寢忘食，冒着暴力攻擊人身威脅的危險為我城打拼，這種獻身精神，稍有良知的市民，都無不動容。

但單純的學生必須知道，我們面對的，是前科纍纍的國家機器，不但權謀陰險，更是詭詐嗜血，不能把政治問題看得太過浪漫。民主路從來都是崎嶇漫長，不是一次大規模運動就可以爭取得到，策略進退，保存實力，養住元氣，長期作戰，全部相當重要。民主運動不能「一鋪過」，更要提防給當權者「一鋪打殘」。經過今次波瀾壯闊的街頭抗爭，人民已經覺醒，香港從此變得不一樣。適時戰略退卻，民主運動不是一無所有，更絕對不會原地踏步。

佔領運動，對特區政府無疑是重大的政治危機，完全暴露了梁振英政治能力和管治手段之低能與不濟，無論對危機的評估、應對、介入和解決，都處於極低水平，連一個政治小學生都不如。

幾個月前，政府用三米高圍欄封閉了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的公民廣場，梁振英政府的強硬路線抬頭，已經預示着這場危機將會一發不可收拾。

封閉公民廣場，以添馬公園借給社團國慶活動為名，把罷課學生驅趕至添美道，這些小動作，都企圖把集會人數縮到最少，但無效。學民帶頭重奪公民廣場，警察重兵圍捕，黃之鋒被拘留接近兩天，抄家蒐證，是企圖殺雞儆猴，震懾其他參與者，也無效。罷課尾聲，警方封閉通往政總道路，企圖孤立包括佔中三子在內的留守學生和群眾，要他們知難而退，當然也是無效。聲援者來自四方八面，聰明而靈活的群眾，在不同道路上反包圍警方，堵路情況蔓延，不可收拾。警察用「工業型」胡椒噴霧、催淚彈和亂揮警棍，企圖驅散示威者，事實證明，不但徹底無效，八十七枚催淚彈驅不走群眾，反而激起他們更大的怒火，佔領運動遍地開花，水銀瀉地，證明強硬路線一敗塗地，梁振英難辭其咎。

鷹派碰壁，鴿派抬頭。學聯伸出橄欖枝，官員答應展開對話。不遲不早，偏偏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黑道社團暴力清場事件，不但手法殘暴，更有計劃有組織的集體非禮女示威者。即使沒有證據證明警黑勾結，但警察袖手旁觀，視而不見，甚至護送施襲者離場，對佔中與反佔截然不同的態度，不是警黑勾結，也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

種種迹象顯示，建制內強硬派並不希望見到佔領運動和平解決，局勢稍有緩和就製造緊張。更有理由相信，特區政府的鷹派與內地保守力量互相呼應，企圖以顏色革命外力威脅來定性運動，迫使最高當局同意武力鎮壓，只要槍聲一響，北京和香港的鷹派，權力就愈穩固，就可得到更大的政經利益。

死守在特首辦外、政府總部天橋通道的抗議者，以為立場愈堅定，愈能癱瘓政府運作，就可迫使政府讓步。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好心，但明顯是壞了大事。這種目標模糊的盲動勇武，擺明是中了建制鷹派的圈套，在客觀上也呼應了建制鷹派的陰謀論。鷹派掩嘴偷笑，白白送給他們「阻礙政府運作」這個便宜藉口，把民主運動「一鋪打殘」。

二〇一四年十月八日

《蘋果》被圍　唇亡齒寒

壹傳媒集團被大媽圍困，《蘋果日報》的出版發行皆受影響，在香港引起的反應，與事件的嚴重性不成比例。

香港的主流傳媒，有一種極壞的傳統，因為競爭，對手出事，很少會在版面上大幅報道，遑論聲援。傳媒心存僥倖，完全沒有唇亡齒寒的危機感。壹傳媒被圍，《蘋果》發行受到阻礙，員工安全受到影響，新聞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主流傳媒只是輕描淡寫，不看《蘋果》的香港人，可能根本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即使看到其他傳媒簡短零碎的報道，也無法知道全景，不能掌握問題的嚴重性。

這是香港傳媒的悲哀。傳媒之間激烈競爭，各有各做，為求獨家各出奇謀，是自由社會的傳媒常態，完全無可厚非。但外地大媽有組織有計劃有指揮有報酬地圍

壹傳媒，擺明是要阻礙報紙的發行，讓《蘋果》無法準時到達讀者的手中。這就不單單是《蘋果》的事了，而是整個香港傳媒的大事，包括記者協會在內的五個前線記者工會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圍堵壹傳媒的大媽暴徒，做了他們的份內事，但由新聞機構高層組成的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去了哪裏？雖然眾所周知，報業公會是親建制的組織，但對香港僅有的報業聯合組織發聲譴責暴徒劣行，也應有所期待吧！

香港的核心價值，是社會多元，不同媒體觀點立場各異，也可百花齊放，和平共處。港英時代，有親國民黨的，有共產黨出錢辦的，有親英的，也有香港本位的報紙，時有激烈言論，甚至大打筆戰，也只限於口誅筆伐，鮮有肢體動作。唯一的例外，就是六七暴動左派組織「鋤奸隊」列出暗殺名單，被點名的報人受港英保護。商業電台的林彬先生因言惹禍，被左派暴徒活活燒死，至今仍然沉冤未雪。

言論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除了是因為不同觀點可以自由表達外，更重要是資訊流通的自由，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石。所有重大決策，都要基於準確無誤的資訊。肆無忌憚阻礙報紙發行，等於阻礙資訊流通，等於妨害讀者知情的權利，對香港的國際形象帶來重大傷害。

你不滿報紙的言論取態和立場，最簡單直接做法就是不買不看。如果不滿《蘋

果》，就發動大媽圍《蘋果》，阻止發行。對《文匯》《大公》等極左立場不滿的香港人可能更多，是否又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發動群眾圍左報？出錢發動不明來歷的群眾圍報館的做法，在香港報業史上前所未有，連六七左派暴動也未曾出現，當年猛烈批評左派暴行的報紙，也可如常印刷，照樣發行。人們不禁要問，難道今天推行的極左路線，比六七暴動時還左？有誰應該為此負責？

佔領運動受黑社會衝擊，警方袖手旁觀，甚至互相配合，警黑勾結受到強烈譴責。壹傳媒被圍，警方雖不至完全置諸不理，但卻毫不積極，當自己是分隔佔中與反佔中「和事老」。一個私人產業被圍帶來經濟損失，一家報館被圍影響新聞自由，警察歸邊，毫不着緊，沒有為市民利益忠實地履行職務，實在使人心寒。

今天圍《蘋果》，不關我事，因為我嫌《蘋果》煽情。明天圍《明報》，不關我事，因為我不看報紙，只看電視。後天圍有線，不關我事，因為我沒錢訂收費電視，只看 CCTVB……到大後天，所有講真話的傳媒都被圍，不能運作，只剩下左報和極左報，香港，死期已到了。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定性「失控的群眾運動」包藏禍心

梁振英連續多天躲在電視機後面發表錄影講話，終於現身，選擇性地接受一家以「河蟹」聞名於世的電視台專訪，回應超過兩星期的佔領運動和貪腐醜聞。

外媒形容佔領運動為「雨傘革命」，梁振英否定了革命的說法，界定為「失控的群眾運動」。此種定性，表面看起來是降了溫，從北京的角度，「失控」比「革命」好，減低了對當權者的挑戰，也沒有所謂「奪權」的意思。

中共處理香港事務的各路人馬，聞說多達二、三十條線，運動開始，就蜂擁南來收風，不但找熟悉情況的人詳談，還親到各佔領現場了解民情。群眾連日霸佔主要幹道，無疑阻礙交通，對民生造成影響。但佔領地區秩序井然，群眾自動自發收集垃圾，清潔街道，讀書溫習，討論聊天，沒有打砸搶燒，沒有破壞公物，外媒

嘖嘖稱奇，盛讚為全世界「最有禮貌的示威者」。即使南來收風的北京探子心存偏見，只要他們神志稍為正常，也不會得出「革命」的絲毫味道。大陸和香港的極左勢力，雖然千方百計嘗試用「佔中動亂」來定性這場運動，稍為尊重事實，都知道這場運動與刻意栽贓抹黑的「動亂」，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

梁振英用「失控」來形容這場運動，也是一個笑話。市民普遍公認，要說失控，只能是特區政府。用防暴警察催淚彈對付手無寸鐵的示威者，是失控。黑社會毆打非禮佔領者，警察袖手旁觀，造成警黑勾結的強烈印象，是失控。警方忌諱清場，要利用左派建築工人的士工會動手，也是典型的失控表現。

在當權者眼中，佔領運動缺乏領導人物，無法呼群眾則來，揮群眾則去，認為這就是失控，是對香港新世代群眾運動的無知。這種情況，早在多年前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運動已經萌芽，沒有大會，也沒有大佬，只有群眾，三五人小組討論下的決定，就會影響整個運動的方向，無論是政黨還是組織者都阻止不了。這種群眾運動的新模式，與香港畸形政制令政治團體無法壯大和發展有一定關係。梁振英及其近身智囊未必對這個情況完全無知，以「失控的群眾運動」來定性，其實是別有用心，更是包藏禍心。

鷹派路線再次抬頭中共自以為是個全能型政黨，控制欲之強，全國階層個人社會每個角落，都要控制在股掌之上，亦反映其安全感極低。在中共眼中，群眾運動失去控制，意味着即使今天仍井然有序，說不定明天就會爆發動亂，要把動亂消滅於萌芽狀態，非要用果斷的措施不可。林鄭在對話前夕突然叫停，意味着梁振英的鷹派路線再次抬頭，既然群眾運動已經失控，與學聯對話也解決不了問題，非要強硬對付不可。

更關鍵的是，梁振英收受 UGL 五千萬港元的醜聞，連託管人安永，債權人蘇格蘭皇家銀行，甚至 DTZ 股東也可能不知道箇中詳情。在任特首期間收取報酬而沒有申報，更違反了相關規定。收取澳洲公司巨額金錢，無法洗清受外國勢力操控的嫌疑。習近平以打貪腐大老虎來樹立威信，會輕輕放過梁振英嗎？狗急跳牆，梁振英先以「失控的群眾運動」來定性，把話說在前頭，再來武力清場來結束這場「失控」的運動，可以轉移指控他貪腐的視線，更可以此來向中共的強硬派立功表忠。

誰能排除這個可能性？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香港將陷入長期無法管治的危機

佔中運動超過三星期，一波三折的官學對話終於展開。政治危機爆發了二十多天，除了用催淚彈、胡椒噴霧、警棍，警察把示威者抬到暗角毒打，梁振英躲在鏡頭後發表多次錄影講話外，整個管治班子束手無策陷入癱瘓狀態，對任何一個正常兼負責任的政府，簡直匪夷所思。

無人會期望一次對話可以解開政治死結。即使經過對話，奇迹出現，佔領者宣佈退場，路道恢復暢通，表面看來一切回歸正軌。但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經此一役，若然仍找不到政制問題的根本出路，不同形式的抗爭行動將沒完沒了，香港定必陷入無法管治的狀態。

不少論者早已指出，經過佔領運動的洗禮，特區政府將失掉二十出頭的整整一代。十年內，他們不少人將成為社會精英，佔領香港重要而關鍵的位置。如果說，

八九六四坦克車開入天安門，令我們這一代不想回憶未敢忘記，那麼，八十七枚催淚彈、撐起雨傘、警黑勾結質疑……就是當今年輕一代永不磨滅無法原諒的集體記憶，今後六、七十年直至離世，他們對特區政府的「仇恨」，都永遠不會改變。

不要以為這群經過催淚彈胡椒噴霧盾牌警棍洗禮的佔領者，都是反佔中人士口中的「廢青」，這是建制中人一貫沒有調查研究的想當然。據我了解，佔領者當中，有不少都是家境不錯，父母受過教育，自己就讀專業學系或已有專業資格的年輕人。他們當然深明公民抗命的風險，但當香港整體沉淪，無可挽回，個人前途得失就變得次要。

反佔中同鄉會的報章廣告鋪天蓋地，跟反佔中遊行集會一樣，不少都是利益誘使的產物，除了製造假民意來自欺欺人，意義不大。與之對比，我特別留意到，為數不多的中學名校學生和校友，譴責警察施放催淚彈濫用暴力要求真普選的聯署。梁振英的母校英皇書院，學生和校友在報章刊登廣告，批評梁振英失察失信失職，指摘他忘記校訓，要他回頭是岸。英皇是傳統名校，校友精英遍佈全港，梁振英的管治不得民心，不只跨階層，更是跨界別。

特區政府失去的，不只二十出頭的整代年輕人。親眼所見，擔任後勤支援的佔領者，有不少中老年人，他們用熱湯熱飯水果甜點慰勞風餐露宿的同學，以他們的

閱歷，當然知道「六四」的風險，但眼見學生受到政府的傷害，覺得有責任保護他們的安全。中老年人成了學生的鐵杆捍衛者。

官方樂見的所謂民間清場，以失敗告終，但卻打開了黑社會的潘朵拉盒子。黑社會多番到佔領地滋擾打人，聚眾粗暴圍堵《蘋果》以圖阻礙發行。群眾不但沒有退縮，反而激起眾怒。警方雖然矢口否認警黑勾結，但以往黑社會囂張「晒馬」，過後警方定必連番掃場打擊，以產生震懾式作用，但今次不但沒有跟進，反而對他們客客氣氣。黑社會不是省油的燈，利字當頭，為建制效力，不是三五百港元就可以打發，定要在其地下生意地下秩序上得到以百倍千倍取回來。利用黑社會做見不得光的政治工作，中外歷史早有先例，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妖魔放了出來，後患無窮。

面對政治危機，梁振英和他的核心班子，一左二窄，門字當頭，不交朋友，到處樹敵，連番失誤，反映他根本缺乏應付危機的能力。梁振英說，下台不能解決目前的政改問題，但如果梁振英不下台，任何問題都不能解決，任何政策都寸步難行，香港將長期陷入無法管治的狀態。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鷹派最想香港亂

官學對話前夕，小巴的士業人士，以及中信大廈業主分別成功向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示威者繼續佔領旺角，以及金鐘特首辦一帶的道路。但正如法律界朋友所言，佔領運動根本就是違法的公民抗命，參加者有充分心理準備面對被捕的法律後果，違反禁制令只是多了一條「藐視法庭」的罪名，對可能被控坐牢的佔領者根本分別不大，禁制令能否使示威者退場，令人懷疑。

不遲不早，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出現禁制令，無法不使人聯想，建制內部的強硬鷹派，千方百計要破壞對話，即使不能把整個對話拉倒，也要毒害整體氣氛，令對話效果大打折扣，甚至無疾而終。

這種無法掌握具體證據的陰謀論，並非全無道理。第一次提出官學對話，就發

生旺角銅鑼灣黑社會清場事件，逼得學聯主動叫停。第二次對話開始籌備，官員又突然指摘學聯「搬龍門」，單方面拉倒對話。第三次對話還未開始，警方又以「清理障礙物」為名，實行清場，直接導致連續兩晚旺角的流血衝突。警方的清場暴力愈來愈升級，不但出動胡椒噴霧，更用伸縮警棍，把示威者打到頭破血流，最少有二十多名頭部受傷的示威者到急症室求醫，自行找私家醫生醫治的無法統計。據醫生說，用警棍打頭絕對不是「最低武力」，可能會造成永久創傷，甚至死亡。如果有示威者因此而喪命，市民怒火必定一發不可收拾，釀成大暴動的可能性極高，後果不堪設想。

然後又到挑動佔領者神經的禁制令，有報道說，都是由建制政黨律師一手包辦，在對話前夕成功申請，時機相當準確。人們不禁要問，建制內的強硬鷹派，究竟在打甚麼算盤，想把這場運動推到甚麼境地？

如果特區政府內部有分鷹派鴿派，最強硬的鷹派就是梁振英本人，由批准用催淚彈解決以萬計群眾示威開始，根本沒想過以和平手段解決問題。每次開始籌備對話，梁振英都會公開口說重話，使對話氣氛變得一片低沉。

以今次對話為例，先說：「對話不等於不清場」，於是警方強硬清場，流血告

終。然後接受本地傳媒訪問：「佔領運動有外部勢力參與。（哪個國家？）來自很多不同國家。（會否公佈？）適當時候考慮提出具體證據。」顯然是呼應北京的極左調子。又接受外媒訪問：「公民提名是數字遊戲，由多數人決定，你一定會爭取月入低於一千八百美元那半數香港人的支持。」梁振英對付佔領運動的策略顯而易見，把所有門都封死，對話只能是走過場，應酬鴿派，做給北京看，要做的已經做了，還是解決不了問題，群眾還不離開，就有大條道理，強硬對付。

梁振英上台兩年，門字當頭，一左二窄，朋友愈來愈少，敵人愈來愈多。梁營當道，不單把反對派完全排除在外，建制裏不同陣營人士也無法「埋身」。梁振英身邊盡是鷹派人物，左口左面，惡形惡相，無論言論和文章，永遠都是打打殺殺，充滿火藥硝煙，神憎鬼厭，連稍為溫和的建制人物都搖頭嘆息，避之則吉。

梁振英及其追隨者可能認為，只要愈強硬，愈符合阿爺的口味，就愈能激起民憤，香港愈亂，甚至激化得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他們的權力就愈穩固，可以千秋萬載坐下去。

這就是為甚麼梁振英每次都不是解決問題，而是激化矛盾的根本原因。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剝奪收入14K以下的政治權利終身

梁振英的14K言論，連日來受到香港社會各界鞭撻，包括兩年前（二零一二年）捧他上台，以為他會帶來轉變，會照顧基層市民利益的社福基層界「梁粉」，都大嘆上當受騙，現身聲討梁振英的涼薄與無知。

梁振英接受三家「外部勢力」的國際媒體訪問，究竟說了甚麼呢？他說，全港有一半人，月入中位數低於一千八百美元（一萬四千港元），如果開放提名程序，只會令這批人主導提名，「若這完全是數字遊戲，由多數人決定，你一定會爭取月入低於一千八百美元那半數香港人的支持」，「這樣，你最後的政府政策，亦會傾斜到這部份人」。

見多識廣的外媒記者，聽了梁特首的這番言論，唯一可以做的，只能是忍着不

笑。對民主歷史發展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梁振英提出的問題，早在四、五百年前的歐洲，特別是英國已經有過透徹而激烈的討論，由貴族與皇帝如何分權，到誰有資格進入議會參與決定政事，演化到今天生而平等，人人有對等的選舉權、提名權和被選權，可能有年齡和出生地的規定，但沒有不合理的限制。梁振英這番言論，赤裸裸的把一個現代社會倒退到四、五百年前，有甚麼辦法不令人嚇傻了眼。

梁振英接受外媒訪問驚爆14K言論，順理成章地受到「外部勢力」的招呼，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也按捺不住在《紐約時報》撰文，指梁振英其實是說了真心話，就是「以金權對抗民主」。

梁振英的說法，不是衝口而出，更不是失言，而是深思熟慮，傳達了北京對港政策的關鍵部份：香港政制的核心設計，就是要確保資產階級全面專政，這裏說的資產階級，不但是香港的傳統資本，甚至要有利於蜂擁來港要分一杯羹，逐漸在香港成為主導搶佔一哥地位的中國內地資本。

因為梁振英傳遞中央政策信息的方法太拙劣，說得比粗口還要難聽，劣評如潮，超乎想像，有必要澄清補鑊。

外界抨擊梁振英為了維護資本家利益，不惜終身剝奪香港基層市民政治的權

利。可能，他的邏輯是，只要找到提委會內「無經濟貢獻」的「窮人」，這些攻擊批評，就可不攻自破了。在這種奇怪邏輯下，梁振英又一次令人嚇傻了眼，為了證明提名委員會是均衡參與，他竟然說出了這番話：「無論佔本港經濟來源百分之十六的金融界，還是體育界、宗教界這些『沒有任何經濟貢獻』的界別，亦可以參與提名。」

梁振英這番奇譚怪論，比14K更糟糕。對低收入的窮人，騙了社福界的選票就可以過橋抽板。但宗教界，特別是體育界，都是梁振英的票倉，「沒有任何經濟貢獻」都可以在提委會坐享政治特權，跟拿政治綜援有何分別？甚麼事情都瞓身支持梁特首的香港宗教界和體育界，真的是情何以堪！

稍為識字的人都應該知道，宗教和體育界對人類的身心健康，對社會經濟政治民生的貢獻，有目共睹。為提委會強辯的梁特首，左支右絀詞窮理屈，可以錯的，全部都錯了，除了反映他的識見是如何不堪外，他高薪請回來的智囊、他的「白宮發言人」，都只有這種水平，他們憑甚麼管治現代化的香港！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陳祖為教授的苦心

我不會懷疑陳祖為教授的動機，他批評學生是出於一片苦心。學生頭上頂着光環，作為泛民的一員，公開說出他們的不是，也需要莫大的道德勇氣。我也同意陳教授對佔領運動的分析，無了期的拖下去，已經引起民意反彈，也正中了特區和中央政府的圈套，讓運動繼續虛耗，無疾而終，最後，民主運動只會元氣大傷。

陳教授是否扮演官員和學生的中間人，既不承認也不否認，但他在官學對話的積極角色，尤其對話前為同學提供論據和練習，學生們出色的表現，陳教授應記一功。

正是如此，我非常明白陳教授的心情，好不容易把雙方拉到對話桌上，官員也並非鐵板一塊，不動如山，既然提出了民意報告、各方平台這些建議，為何同學全不領情，不從策略考慮，先有條件地接納，繼續對話，尋求更大的空間，然後找出

退場機制，讓運動有尊嚴地暫告一段落，保存實力，伺機再起。

正如陳教授所說，政府內部存在鷹派和鴿派，學生沒有積極回應林鄭的建議，又認為不需急切要第二輪對話，讓鴿派官員失去了迴旋空間，強硬鷹派更振振有詞：看，對話有甚麼用？必要強硬對付！

我在某程度上也同意陳教授的觀察，學生只顧廣場上佔領者的意見，害怕被罵立場不穩，被指出賣群眾，甚至被政府收買。由於這種思路，同學們對香港整體民意變化置之不理，只佔領廣場，而沒有佔領民心。當民意轉向，由同情轉為厭倦，由熱情變為反感，即使警察不強硬清場，運動也會失去廣大市民的支持。運動如何走下去，有沒有尋求出路，轉化為長期作戰，這是學生和佔領者都急需思考的問題。

但陳教授自己也說，佔領運動的始作俑者，並非學生，而是以梁振英為首的特區政府，如果不是他們沒有積極為香港爭取，導致人大框架的政改爛方案，這場波瀾壯闊的佔領運動就不會發生。解鈴還須繫鈴人，陳教授與其花精力和時間指出學生的種種不是，若然他在特區鴿派官員的線還未斷，不如想想辦法，讓官員再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提議，重啟官學對話，讓學生也有更穩固的下台階。

民意報告和各方平台，虛空而內容欠奉，陳教授，你會期望學聯拿着這兩個沒有甚麼實質內容的建議，就可勸服佔領者退場嗎？政府內部有鷹派鴿派，沒有大會只有大佬的佔領者，鷹鴿之爭更為嚴重，有群眾已大大聲說學聯不代表我了，更開始抹黑學聯代表，若學聯在未得到官員任何實質回應就妥協，佔領者中雄心勃勃的鷹派大佬就會伺機而起，奪取領導權力，群眾運動只會更為激進，失控的機會更大。

凡有點常識的現代管治者都應該明白，在一場社會運動中，要以萬計的群眾和平退場，絕對不是容易的事，群眾不會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就連領導者都沒有十分把握，何況這場運動誰也當不了有實質影響力的領導者。最重要的，是當權者要明白群眾的訴求，切實提出具體方案，令群眾即使不完全滿意，但尚能接受，使他們可以拿着一點成果回家。佔領者常常都說：退場？政府沒有任何讓步，辛辛苦苦捱了一個月，甚麼成果都沒有，你叫我們怎樣退？

這是很容易明白的普通常識，請陳祖為教授發揮影響力，對政府官員曉以大義！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反梁等於反中央」與田北俊被炒

田北俊政協職位被炒，建制派爭相劃清界線，也忙不迭向傳媒解畫。個個頌讚中央果斷英明、料事如神，大擦中央的鞋，早知田少會有今日。

其中本地神級左派元老更煞有介事長文分析事件的來龍去脈，箇中包含着甚麼啟示：愛國就要在國家大局問題上與中央保持一致，愛港就不要跟着反對派的屁股後面叫板。

細閱這些歌頌中央偉大光榮正確的言論，使人驚訝，中國經濟早已超英趕美，軍事屹立強國之林，但中共的政治卻仍然停頓在幾十年前，不但毫無寸進，更是倒退到改革開放之前的年代。

「在重大問題上與中央保持一致」，中共建黨時已開始說了，當然耳熟能詳，也是歷次政治鬥爭必定會搬出來的神器，遇人殺人，遇佛弒佛。

延安時期寫《野百合花》的王實味，反右運動前寫《黨天下》的儲安平，大躍進後向毛澤東進言的彭德懷，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直至我們熟悉的總書記趙紫陽……名目繁多，無法盡錄，都是因為「在重大問題上」未能「與中央保持一致」惹來焚身之禍，被砍頭，被槍決，被迫害，被流放，被軟禁直至離開這個殘酷的世界，重新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重大問題上與中央保持一致」，說得白一點，就是要人人閉口噤聲，即使真的有不同意見，在權力面前，不能，也不敢說真話，任何時間都要與中央保持一致。如果你是黨員，宣誓入黨保證遵行鐵的紀律，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要「保持一致」，在黨的角度是天經地義，在個人角度就心甘命抵。但政協是個統戰組織，來自各黨各派五湖四海，眾聲喧嘩眾說紛紜才是正常狀態，政協的作用就是要吸納不同意見，為國家大事出謀獻策。人大已經是「與中央保持一致」的橡皮圖章了，政協又要毫無異議地與中央保持一致，就連一個合格的政治花瓶也做不了。

建制派出來解畫，炒掉田北俊絕不偶然，中央三令五申，支持特首梁振英依法施政，更私下說過不止一次，「反梁振英，就是反中央」。國家領導人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挺梁的話音剛落，你田北俊就公開呼籲梁振英考慮辭職，不是分明要跟中央

對着幹嗎？

「反梁振英就是反中央」，我不知道這是中央習主席的意思，還是下面負責香港政策擦鞋仔自己的演繹。把習主席與梁振英綁在同一架戰車上，共榮共辱，習梁成為命運共同體，稍有政治常識和邏輯的人，都知道徹底違反常理，而且非常危險。

雨傘運動歷時逾月，除了是因為要爭取真普選，還突顯回歸以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愈演愈烈。梁振英上台兩年，鬥字當頭，四面樹敵，連正常的施政也無法運作，民望愈走愈低，離合格愈來愈遠，這都是習主席期望和認同的嗎？香港已到了不能管治的地步，是鐵一般的客觀事實。

梁振英長期保留神秘的離岸公司，私下收取五千萬元沒有申報，中央不但未有追究，身為國家領導人政協主席的前特首董建華，還毫無保留地撐他道德上完全無問題，這種政治權宜之計，不但未能解救香港的管治危機，反而愈陷愈深。

田北俊被迅速、果斷、高調除名，是典型「反梁等於反中央」極左思維的反映，幾十年來的中國政治，還在原地踏步。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五日

佔領者再不能自我感覺良好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回覆學聯，認為學聯信件的內容只重複他們的觀點和立場，並無助化解僵局。董建華更在記者會稱回覆已合理，並反問「畫畫是否要畫出腸」？

真是天大笑話，說到重複觀點，董建華先生認第一，誰人敢認第二？他的名言「國家好，香港好」，七年特首期間不知重複了多少次，餘音猶在，最近復出，一開口又說着幾乎相同的說話。董建華雖未明言拒絕協助同學會見京官，但答案已經相當明確清楚。董先生先後兩次公開勸喻同學退場，結束佔領，回校讀書，其實並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也無助化解僵局。中央非常強硬，仍然是寸步不移，半點不讓。

學聯求助的對象，轉向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以中央政府今天的立場，答案早已寫在牆上，不能有任何期望。

八九六四後，學聯已拒絕與中共官方有任何接觸，以示與這個屠殺人民的政權區隔，其間因人大釋法和李旺陽「被自殺」，先後兩次到大陸表態，但也沒有接觸任何中央官員。

學聯早前向特區官員發出要求對話的公開信，提到「香港問題，香港解決」，政總大台的背景，也有「命運自主」四個大字。「香港解決」和「命運自主」，被極左的港人京人，無限誇大，解讀為踢開中央，甚至上綱上線，把他們與「港獨」掛鈎。

學聯改變「香港問題，香港解決」的主張，突然求見京官，不是要向董建華或特區政府出難題，更不是要挑釁京官，而是向中央和特區政府發出非常務實的信息：香港是中國一部份，政改方案最後要得到中央首肯，如果特區官員作不了主，無法拿出打破僵局的可行方案，別無他法，唯有轉向更高一級的領導，主理香港事務的中央官員。

學聯要求面見京官，提議務實，也不失為一個打破僵局的下台階。可惜的是，在極左路線當道的今天，董建華的一盆冷水，這個提議已經九死一生。若對話之路已盡，難保佔領運動的激進路線會極速抬頭，將會一發不可收拾。

當權者是高牆，掌握着人力物力財力武力充沛的國家機器。反抗者是雞蛋，勢孤力弱，唯一的資源，是熱情群眾的投入。雙方力量懸殊，官方選擇流血結束，定

會付出沉重政治代價。如要和平收場，擁有最多籌碼的政府定要作出某種程度的讓步，才可令群眾接受離開。

但梁振英仍然閂字當頭，一硬到底。在不同場合，包括在亞太經合會議，習近平用「疾風知勁草」繼續挺梁，令梁振英更有恃無恐，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看準了民情已經開始出現變化。

佔領者不怕胡椒噴霧催淚彈，也不怕警棍盾牌「暗角打鑊」，不怕禁制令，不怕黑社會，也不怕外省大媽大叔。但曠日持久的佔領，特區政府用軟功代替硬功，以宣傳心戰代替武力清場，已經收到預期的效果。民意由起初對學生的同情，到熱烈參與，由提出疑問，到開始質疑，甚至出現反感，官員只需動口不動手，逆轉的民意也可能對佔領運動帶來很大衝擊。

不少佔領者仍然自我感覺良好，對佔領地的烏托邦戀戀不捨，各山頭爭當大佬，對有大會還是沒大會爭個不休。運動如何走下去，如何改變戰略鞏固民氣，爭持不下，方向不明。此消彼長，我恐怕繼續拖下去，佔領運動的成果會付諸流水。運動如何轉型，如何爭取逐漸消退的民意，如何化為可持續的動力，是當務之急。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舊思維不能解新問題

風聞已久，前特首董建華牽頭的智庫，終於高調現身。雖然董不只一次否認智庫與下屆特首選舉有任何關係，但從智庫的名單，從重要成員梁錦松在智庫成立時儼如主人家的表現，無法不令人聯想，董建華成立這個智庫，是「皇帝製造者」，目的是為二零一七年特首選舉鋪路，而真命天子，應該就是梁錦松。

董當政年代，梁錦松由商入官，擔任財政司長，做官前已領軍教育改革，將教育商品化引起教育界強烈反彈，公務員減薪亦使公務員極大不滿，梁錦松任內推行的政策，無法得到持份者認受。但他由財經界、銀行界、再主理教育、然後擔任財政司長，棄商從政，一步一步踏足各政策範疇，隱隱然看到刻意培養，鋪排踏上特首之路。如果梁錦松不是因為稅前買車醜聞而黯然辭職，如果董建華不是腳痛要提早下台，香港的第二任特首，應該是梁錦松而不是曾蔭權。

歷史和政治都沒有如果。當不少人對董建華高齡高調復出感到驚訝的時候，二零一七年特首的競逐比賽，已經吹響號角，梁錦松的曝光率將會急速增加，透過可靠而和諧的建制傳媒，做個人專訪，談心路歷程，再系統地闡釋全局政治和本地政策的觀點，時機成熟，就會透露參選意向。而董建華的團結基金智庫，就會成為梁錦松最重要的內閣來源和政策班底。

但這個智庫的成員，不但年齡偏大，平均竟高達五十五歲，更有太濃厚董建華色彩，包括梁錦松在內，不少都是董時期重用的舊臣，只看名單，不用他們開口說話，就有董班子回朝的味道。

董建華當政，香港陷入水深火熱。董的庸碌無能，對危機反應遲緩，這都只是僅僅超過十年前的事，我們都記憶猶新，成為港人永不磨滅，相當痛苦的集體回憶。董建華已經變成失敗的符號，董班子更是痛苦政策的推手，由這幫人組成智庫，捧出二零一七的未來特首，未開始，從整體觀瞻上，已犯了無可彌補的錯誤。

存在決定意識，年齡決定思維。梁錦松在智庫成立典禮中發言，人們無法不解讀成為他試水溫的政策宣言。但梁錦松卻老調重彈，對當前的社會問題，包括年輕人積極參與的佔領運動，仍是一成不變的用舊思維解讀：「目前年輕一代，尤其是低下階層的一代缺乏向上游的機會」、「過高的房價已經導致青年對未來絕望」、

「他們要求改變是可以理解的，應該支持的」、「政、商、學界與青年學生加緊討論，增加公有土地劃撥，建更多公屋」。

如果梁錦松這種思維正確，仿效澳門每年派錢已可解決一半社會問題，餘下的一半，就是向每個年輕人派一層樓，保證佔領者會乖乖回家，永不出來「搞事」。用老舊的思維方式來應對新生事物，永遠不會找到事情的核心。

董建華梁錦松提早敲響特首選舉的戰鼓，雖然無論面孔政策和手法都相當老舊，但總算是相對理性，有路可捉，有迹可尋。相對尋求連任的現任特首梁振英就令人震慄得多。滬港通突然煞停，不少人怪罪佔領運動，視為對港人的懲罰措施。梁振英到京獲習近平接見，除了以「疾風知勁草」勉勵一番，梁更對習保證，會「維護香港法治精神」、「令香港秩序回復正軌」，之後，馬上宣佈滬港通即將開通。

這個訊息相當可怕，清場謠言滿天，更是殺機重重。梁振英為了達到經濟利益，令自己的政治地位更為穩固，不惜犧牲香港人的人權、民主、法治和表達自由等核心價值。以清場換取滬港通，各佔領者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當權者豈止與一代人為敵

學聯三子闖京失敗，不少人都在意料之內。但想不到的是，三位文弱書生連飛機也未能上，在香港機場已被攔截。國泰職員向學聯宣讀禁飛的理由，一臉無奈，因為實在太過荒謬，連登記證都在網上拿到，機場禁區也進了，本來有效的回鄉證，竟突然被大陸當局注銷。

雖說任何主權國家，毋須公開理由，都可將不受歡迎的人拒諸門外。但港人也是國民，有回鄉權利。學聯三子並非汪洋大盜，也不是恐怖分子，只希望上京陳情，面見國家領導人，陳述港人對真普選的渴求。他們攜帶的物品，最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充其量是一條「我要真普選」和寫滿香港人對民主良好願望的黃色直幡。連三個書生和一條直幡都怕得要命，用臨時注銷旅行證件的手段把同學拒諸

門外，這是泱泱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該有的文明作為嗎？

學聯闖京失敗，建制左派大聲叫好：幾個跳樑小丑，蒼蠅碰壁，蚍蜉撼樹，妄圖推動顏色革命，改變人大決議，奪取特區政權，你們的陰謀是不會得逞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央，不需甚麼大動作，只要下個簡單的命令，幾個人就連飛機也上不了，還說甚麼赴京陳情，製造事端，造成國際新聞，令中央政府尷尬。

APEC 期間，為了不失禮遠道而來的各國元首貴賓，黨說要有藍天，就有了藍天，超凡能力可以跟上帝相比。連這種事都能夠在一瞬間超額完成，臨時注銷回鄉證，令三個同學禁飛，不就是小菜一碟？用俗話講：黨用一隻手指就可以捽死你！有消息說，大陸政府把包括學民、學聯、大學學生組織，在佔領運動活躍的學者教授，共約五百人，列入黑名單，至少在短期內禁止他們入境大陸。以中共今天的情報網絡，加上特區政府全力協助，要制訂一張黑五類的準確名單，不費吹灰之力，要拒絕他們入境，在電腦鍵盤按個掣就可以了，一點難度都沒有。

學聯三子，在運動中活躍的老師學生，把他們軀體隔絕在中國大陸之外，連手無寸鐵的五百書生學者也怕得要命，還奢談甚麼七百萬的人心回歸。隔絕異見，隔絕不同聲音，等於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滅絕了，這不但令特區的有

效管治流血不止，港人對中國也只能是離心離德愈走愈遠。

旺角、銅鑼灣、金鐘的佔領，可能因禁制令清場暫告一段落，但運動卻只是剛剛開始，遠遠未到終結。受過催淚彈、胡椒噴霧、警棍、盾牌洗禮的港人固然刻骨銘心，到過佔領區，參加過街頭討論，體會不同區域井然有序，互相扶持互相幫助的市民，印象將永不磨滅。不但各大學大專，中學也成立了政改關注組，由罷課到研討到公投，同學都有深度參與。我特別留意到不少學校舊生會、專業人士組織都在報紙刊登廣告，聲援運動支持學生，要求查清警黑勾結濫用暴力，爭取真正的民主普選。

他們不一定都是活躍分子，佔領運動的參與程度，也可能只限課餘公餘假期到現場觀察，但都被發生的事情觸動，心有所感，認為要出一分力表態。這批人加起來可能多達以數十萬計，是身處各行各業的核心精英，也是推動香港前進的動力。中央和特區政府，在政制發展雨傘運動的倒行逆施，不但將香港人推向對立面，還與幾代精英為敵，即使梁振英能夠做到任滿，試問，這個班子能夠有效管治下去嗎？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躲在禁制令後的政府

法院對旺角及金鐘中信的佔領者頒佈禁制令，擾攘多時，拒絕反對者上訴後，終於有清晰結果，中信清場已經執行，旺角的清場行動，也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禁制令塵埃落定，有關官員相繼發言，律政司長袁國強要求佔領者遵守禁制令，結束佔領，不要破壞法治。一哥曾偉雄清楚表明，警隊會對執行禁制令的執達吏提供協助，如被阻撓，會果斷執法。

港人並不善忘，所謂破壞法治，無能與窩囊的特區官員才是始作俑者。

如果特區政府不是在政總豎起三米高圍欄，把公民廣場圍得像動物園鐵籠一樣，就沒有黃之鋒等學民學聯成員爬過鐵欄，重奪公民廣場的行動。如果當局不是把黃之鋒等學運領袖無理拘留長達四十六小時，更上門抄家徹底搜查，就不會激起

民憤，市民趕到政總集會聲援。如果警方不是把政總的東南西北都封鎖起來，企圖斷絕群眾的聲援行動，市民就不會被迫走出馬路，由告士打道、夏慤道……一直蔓延中環。如果警察不是施放大量胡椒噴霧、八十七枚催淚彈，對付手無寸鐵的群眾和學生，就不會激怒全港市民，數以十萬計民眾挺身保護學生。如果當局不是用黑社會清場、警察不是用警棍橫掃、黑警沒有「光明磊落，暗角打鑊」，佔領行動，遍地開花，就不會堅持到今天。

佔路違法，每一個參與者都相當清楚，他們冒着犯法的風險，用公民抗命表達對真普選的訴求。警察要清場，要對付佔領者，有不少法律的武器都可以使用，起訴佔領者非法集結、阻街、甚至違反交通條例，佔領行動超過五十天，這些法例，每一天都用得着，佔領者每分鐘都可以被起訴。

胡椒噴霧和催淚彈施放過了，不但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反而惹起輿論譁然，激起更大民憤。黑社會清場，警棍橫掃打得示威者頭破血流也出現了，但沒有嚇走佔領者，反而出來的人更多，意志更堅定。政府官員和警方高層都心知肚明，他們不是沒有法例可用，也不是沒有地下力量可以幫手，而是不能用也不敢用，因為會激

起更大的反彈，民眾情緒會急速惡化。

法庭頒佈禁制令，由法庭派出的執達吏負責，他們也不夠力量清場，最後也得依靠警方「果斷執法」。我想問的是，佔領五十多天，由於官員決策錯誤，警方用催淚彈對付示威者，一開始就壞了大事，因政治理由，無法理直氣壯地清場，今次躲在法庭背後，多了一層禁制令的外衣，為警察的行動壯膽。但問題是，佔領群眾違反公安惡法交通條例是公民抗命，不理禁制令面對藐視法庭的刑罰，也是公民抗命。對佔領者來說，兩種公民抗命，根本完全沒有分別。

如果佔領者對禁制令置諸不理，警方清場要使用武力，與示威者發生激烈衝突，動用胡椒噴霧、催淚彈、盾牌警棍，同樣會引起市民反彈民情惡化，先前不敢清場的政治理由一直存在，絲毫沒有改變。佔領運動五十多天，警方無膽不敢清場，今天透過所謂民間團體申請，藉法庭禁制令展開行動，把法庭擺上台，政治問題依靠法庭解決，即使最後能成功清場，也毫不光彩，盡顯他們管治的無方與無能。特區官員和警方一直賊喊捉賊，法治的最大破壞者，就是他們自己。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後佔中」青年政策倒退五十年

一九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五仙，引發騷亂，造成一人死亡，近廿人受傷，千多人被捕。事隔一年，香港又發生更大規模的左派暴動，歷時近半年，規模更大，死傷被捕人數更多。六六騷亂，發自本土，六七暴動，則受大陸極左思潮影響，兩者本來不可相提並論。但近似之處，接連兩次騷亂的參加者，年輕人為數眾多。

暴動過後，殖民地政府着手推行青年政策，其中一項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舉辦露天新潮舞會，所費無幾，狂歌熱舞，結識異性，發洩精力。殖民官員以為，年輕人對社會的不滿和叛逆，隨着樂與怒身體搖擺，就可化解於無形。

經過近半世紀，久不久就有傳聞，說特區官員想參照當年新潮舞會的做法，使年輕人過剩的精力得以宣洩，令他們重回正軌，不再參加反政府的街頭運動。都甚

麼年代了？這些傳聞，只能當笑話來聽。

佔領運動至今近兩個月，政府對佔領者沒有絲毫讓步，以不聞不問的態度以拖待變。政制問題沒有寸進，特區政府自恃勝券在握，已開始處理「後佔中」問題。高官們的分析是：佔領運動的參與者以年輕人為主，是香港的青年政策出了問題，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着手籌組跨部門的青年政策委員會，涉及房屋、就業、福利、培訓教育等政策部門，重點研究如何加強工作。政府的主流意見一直認為，年輕人對政府不滿，是因為缺乏向上流動機會、工資低、買不到樓，思路與董建華梁錦松新成立的智庫相當接近。

年輕人的經濟問題是重點，然後就是教育。有建制人士不停批評通識過於政治化，使學生批判意識氾濫。國民教育科胎死腹中，學生對祖國的認識過於負面，要多做國情教育。公民抗命教學生不守法，要加強法律，特別是對《基本法》的教育。

推廣就業、推地建屋、加強教育，三大重點，成為「後佔中」青年政策的主軸，更會是明年（二零一五年）一月梁振英施政報告的重中之重。

梁振英政府面對政治動盪社會不安，思維方式和處理手法，與半世紀前的殖民

地總督戴麟趾何其相似。先用催淚彈警棍盾牌鎮壓，然後將年輕人的不滿，歸結為社會沒有提供他們所需。五十年前，用新潮舞會讓他們發洩精力，五十年後，用就業買樓向上流動這些物質手段，讓他們不再叛逆，安於現狀。

當年的新潮舞會對年輕人成效如何，不知殖民政府有沒有科學評估。但必須注意的是，讓年輕人發洩精力，不是殖民政府「後暴動」青年政策的全部。這個幾乎被土共趕出香港，失掉政權的殖民政府，了解北京無意立刻收回香港後，痛定思痛，推出一系列勞工、社福、教育和房屋政策，由戴麟趾一直延續到麥理浩，連串社會改革，特別是十年建屋計劃，成立廉政公署，把香港帶入長治久安經濟飛升的八十年代，奠定了香港國際都會的基礎和地位。

香港發生佔領運動，梁振英政府視為青年政策失效，不但失去焦點，更比殖民政府的水平、全局觀念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特區政府內部不會全都是無能之輩，他們也應該知道，問題的癥結，不是經濟而是政治，不在政策的修補而在制度的建立。梁振英也不是不知道問題的關鍵，而是把頭埋在沙堆，視而不見。即使運動以清場告終，但制度的矛盾，將沒完沒了。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暴力還有甚麼灰色地帶？

從示威者打爛立法會第一塊玻璃開始，接近兩個月的佔領運動，開始走向無法回頭的轉捩點。

連續三間大學發表的民調，都不約而同顯示民意開始產生變化，對佔領運動，由起初同情變為懷疑，要求馬上撤出佔領區的，由超過一半，逐次增加，已越過八成。

民意逆轉，佔領者需要積極應對，最理想的方向，由學聯學民帶頭，用另一種形式，把運動轉入長期作戰。但可惜在這個自我感覺良好的烏托邦裏，很少人願意離開他們的舒適區，要求撤離的民意聲音一次比一次響亮，但佔領者卻認為「退場」比粗口還要難聽，對急速變化的民意聽若罔聞。

打爛立法會玻璃事件發生後，學聯學民如果與這些動機可疑的激進人士徹底切割，說不定可以挽回一定民意。但可惜的是，學聯的聲明曖昧不明拖泥帶水，「不

同意不理解」，但同時不譴責。到輿論嘩然，晚上學聯學民才作出「譴責」，但內容只涉及「技術」問題，例如用網絡二十三條這個假議題號召不對，事前沒有商量沒有論述，動機作用都不明，動員人數不足，打爛立法會玻璃後沒有後續行動……等等。言下之意，如果上述問題都準備充足答案明確，打爛立法會玻璃這個行動，便完全沒有問題。

我在電台訪問學聯代表，問「打爛立法會玻璃」算不算暴力？得到的回應是：「暴力存在灰色地帶。」他們認為，破壞一件死物，而沒有傷及生命，不算暴力。老實說，這種對「暴力」的定義，生平還是第一次聽。我把問題推到極端：如果有需要，把沒有人坐的車燒了，沒有傷人，算不算暴力？學聯代表起初一直堅持要看具體情況，不能一概而論，後來終於承認，燒車算是暴力。問題來了，燒車是暴力，為何打爛立法會玻璃又不算？

翻開歷史，即使僅是社會運動而不是革命，也可能涉及暴力。當權者動武鎮壓，民眾忍無可忍，以暴易暴，武力還擊，壓力愈大反抗愈強，這是正常物理現象。但要注意的是，暴力的潘朵拉盒子一旦打開，便產生內在衝力，朝向甚麼方向，發展到甚麼地步，都不在運動領導者主觀意志控制範圍，後果，往往超乎想像。

無論如何，最重要的，是要誠實講真話。「暴力有灰色地帶」、「打爛死物沒

有傷人不算暴力」、「打爛塊玻璃啫，有幾暴力呀！」……這都是典型的詭辯，用今天的用語，就是「語言偽術」。難怪有人說，與敵人鬥爭時間愈長，自己都會變成了敵人。

你叫佔領運動也好，叫雨傘運動也罷，初衷是公民抗命，強調的都是「和平非暴力」，民眾認同這個目標才參加。如果初衷已經改變，佔領了六十天，當權者仍寸步不讓，別無選擇，行動要升級了，需要用暴力了，不論是高度還是低度，只要正式宣佈就可以了，參與者會作何抉擇，跟隨、離開，抑或用其他方式參與，是他們的自由意志。

台灣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歷時三星期，迫使馬英九政府讓步，暫緩服貿協議，運動相當成功。我當然明白，學聯學民沒有明確譴責「打爛立法會玻璃」是暴力，他們可能認為，終有一天，佔領立法會迫不得已會在香港發生，打爛玻璃也在所難免。如果真的要走到這一步，就要向市民說清楚，運動已再不是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也要有清晰的論述，為何非要走到這一步不可。

這不是潔癖，因為政治不止重手段，不止看結果，還要講道德。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歷史的錯誤簡單地重複？

我嘗試用最體諒的角度，去理解學民、學聯（雙學）號召市民「對準政權，包圍政總」的行動。用善良包容的角度思考，是因為佔領運動已超過兩個月，政改方案非但毫無寸進，梁振英政府更是不聞不問，以拖待變，民意逆轉，企圖拖垮佔領者的民心志氣。運動膠着，年輕學子，為了找出突破口，號召「包圍政總」，用癱瘓政府的策略，把運動再推向高峰。

必須承認，這只是表面觀察，我不是雙學心中條蟲，不能理解該行動的全部意義。但必須坦白地說，這個行動已經失敗，而且輸得很慘。包圍政總沒有成功，癱瘓政府也不知從何說起，佔領龍和道也變成你追我逐的野貓式游擊戰。最慘的是傷了支持者的心，一些響應雙學號召參與集會的人士，打電話到電台批評，當晚行動

部署不足，指揮不明，目標也非常不清晰，只叫群眾衝來衝去，疲於奔命。不少參與者翌日要上班，凌晨零時前，只能像灰姑娘一樣趕搭港鐵回家。

我理解雙學的焦慮，也體諒他們要把佔領行動升級尋求突破。但更重要的是，所有社會運動，絕對不能一廂情願，更切忌自我感覺良好，不能只聽參與者的意見，重要的是要顧及大形勢。民意基礎不夠堅實的反對運動，別無出路，最後只能以一敗塗地收場。

雙學號召的「對準政權，包圍政總」縱使仍有成千上萬參加者齊集金鐘，但人數已遜於初期，必須承認，運動已疲態畢現。「包圍政總」的呼籲，響應者的數目，明顯不足以產生癱瘓政府的效果。如果我們以實驗的角度看待這次升級行動，結果顯示，由於方向不明焦點模糊，運動的堅實支持者已經開始流失，不知雙學的領導者如何認知實驗的結果？如何理解這個響亮而清晰的警號？

警方借禁制令做幌子，躲在法庭執達吏身後，在旺角以強硬武力清場。警察像吃了興奮劑殺紅了眼，警棍橫掃，群眾被肆意打得頭破血流，在旺角「鳩鳴」，也被警察推撞、辱罵、搜身、刁難、拘捕，甚至像畜牲奴隸般用警棍毆打驅趕。雙學

領袖被捕，保釋候審，但被禁足旺角的面積，比禁制令範圍超出以倍計。

警察的瘋狂暴力，法庭的荒謬限制，本來應該惹起更大民憤，但令人吃驚的是，連支持者都似乎開始感到麻木。這是因為香港人對民主追求的堅持一向不足，還是佔領運動曠日持久，失了方向，參與者感到愈來愈迷茫，更不知如何反應。

旺角清場，金鐘還會遠嗎？「包圍政總」的升級行動，可能是最後一擊。佔領超過兩個月，甚麼也得不到，主動退場當然心有不甘，不少佔領者都認為，與其主動撤退，不如「被清場」，不這麼「順攤」離開，是要令對方也要付出代價。

這種想法確實有點阿Q。「華麗退場」的時機早已過去，慘烈清場會否為後續帶來動力，令運動儲備更多能量，謀求他日東山再起，還是被打殘，從此一蹶不振？我說不準。但我擔心的是，運動中的激進者，可能會有「柴玲情結」：「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希望歷史的錯誤，不會如此簡單地重複。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民意逆轉　最好時機已成過去

雙學圍堵政總宣佈失敗後，以黃之鋒為首的學民三位同學宣佈無限期絕食，絕食宣言寫得真摯感人，令人動容：「我們不是在浪費青春，為了香港這片土地，一個我們深愛的地方，我們甘願以青春在香港的民主進程上作賭注。」「生於亂世，有種責任。今天，我們甘願付上代價，負上這個責任。我們的未來，我們會奪回來。」

學生一片赤子之心，無限青春熱情。佔領運動已超過兩個月，無論是學民學聯，或在佔領區留守的參與者，他們已為香港民主付出極大代價，縱使佔領運動的過程犯了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都不應受到苛責。

不苛責，不等於只能呵護，絕對不能批評。支持佔領運動，不等同全面認同

學生領袖的所有決定和行動，一點都不能質疑。學民宣佈絕食，學聯沒有參與，反映學生領袖存在分歧。網上也有人質疑絕食的作用是甚麼，亦有人指出，如果絕食先於衝擊政總，效果會否更好？民意的認受會否更強？可惜，政治和歷史都沒有如果，也不會時光倒流。只能是經一事，長一智，有沒有從錯誤中學習，吸取不會重犯的教訓。

佔領運動超過兩個月，曠日持久，但毫無寸進。梁振英政府的拖延策略奏效，民意起着變化。運動前景不明，何去何從，領導者和參與者，都感到焦慮惶惑，急於尋求突破，完全可以理解。

雙學號召圍堵政總，就是這種心態下的產物。據我了解，無論是佔領運動的義工，還是守在前線的鐵馬隊，部份並不同意圍堵政總的做法，甚至與雙學有激烈爭論。為了維護表面團結，他們沒有將分歧公開。

義工組鐵馬隊並不完全反對將行動「升級」，但要詳細考慮會有多少人跟隨。圍堵政總事先張揚，警方出動數千警力嚴陣以待，如果人數不足，癱瘓政府固然是紙上談兵，衝擊政總，最後只能被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警察輕易擊退，打得頭破血流，用義工組鐵馬隊慣用比較粗鄙的說法，是「鳩衝」，比較斯文的用語，叫「盲

動」。

結果大家都在新聞報道電視畫面上看到了。政總於圍堵翌日上午關閉半天，雙學起初認為圍堵行動尚算成功，到下午又改口承認失敗。但失敗的原因，不在於錯估形勢，不在於部署不足，不在於拒絕聽取義工組鐵馬隊的反對聲音，更不在於「鴆衝」與「盲動」，而在於「警方用非常粗暴的方法對付示威者」。如果這真正是雙學心底裏的結論，其實與他們要對付的敵人——特區政府，完全沒有分別，也是死不認錯，諉過於人。旺角清場，警察手起棍落，像吃了興奮劑般殺紅了眼，不少人都領教過了。圍堵特區權力中心的政府總部，期望藍衣人精銳部隊會手軟嗎？

學生經驗有限，錯估形勢，錯估支持者的參與程度，有甚麼奇怪？出錯，承認，檢討，改正就可以了。我們支持學生，因為他們單純，率直，沒機心，而不是政客般轉彎抹角，大搞語言偽術。

學民三位同學無限期絕食，是否如他們預計，能夠感動人心，如反國教一樣，把佔領運動推上新的高潮？政治要講究時機，民意已經逆轉，最好的時機已經過去，學民絕食能否力挽狂瀾，我心中沒有底，但傾向悲觀。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三子自首何罪之有

學民絕食，冷血的特區官員無動於中，學生血糖過低心跳不正常，無奈先後退出。更叫人唏噓的是，即使有市民加入接力絕食，社會的反應也異常冷淡，與反國教運動學子絕食一呼百應，把運動推向高潮不可同日而語。絕食無法力挽狂瀾於既倒，民意逆轉已經不能回頭，無論是否願意承認，佔領運動已經到了強弩之末。

政府躲在禁制令背後，清場在即，運動如何轉換形式繼續下去，成敗得失如何評估，需要冷靜沉澱好好總結，而不是互相指摘諉過於人。但不幸地，主動自首的佔中三子，成了代罪羔羊，激進組織已急不及待把髒水潑向他們。

自首的最大罪名，就是學生正在絕食，運動還未完結，三子以自首為名，借機離棄留守群眾，等同背叛運動。這些指摘，叫人痛心疾首。如果佔領者並不善忘，

當日群眾聚集政總，聲援被捕學生，聲淚俱下要求提早佔中，戴耀廷教授宣佈佔中正式啟動，部份群眾憤怒指摘三子騎劫運動，起身離開。

接着而來，整個運動最流行的說法，就是「沒有大會，只有群眾」，「三子不代表我，雙學不代表我」。既然說誰也不代表誰，三子的角色，已是無足輕重，自首又有何離棄之有？事實上，兩個月的佔領運動，三子只能在幕後扮演支援角色，根本使不着力。當日三子啟動佔中是騎劫運動，今天主動自首是離棄群眾，守是罪，離也是罪，進不是，退也不得，動輒得咎，叫他們可以做甚麼？

按照佔中運動的原來設想，是萬人佔領中環的主要幹道，不反抗不還手，等警察抬走，和平理性非暴力向當權者施加壓力。如果警方不採取行動，一段時間後會主動自首，以承擔法律後果，這就是佔中運動公民抗命的初衷，「毋忘初衷」的口號貼滿佔領區，佔領者不應這麼快就忘掉吧！

警察暴力瘋狂肆虐，毫不留手把示威者打到頭破血流，群眾也被迫還手，暴力升級一觸即發。公民抗命的初衷，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當更瘋狂更大規模的暴力迫在眉睫，如果真的「毋忘初衷」，任何明智的領導者都會叫停運動，檢討重整，

維持元氣，謀求再起，三子自首呼籲撤離，是應有之義，何錯之有？

最叫人無名火起的，是激進人士對三子的指控，誣衊他們一直破壞佔領運動。人云亦云的不實言論在網上傳播，把佔中三子叫作「佔中三恥」。老實說，這種貌似激進的歪理，與左派五毛沒有根本分別，肆意跳到結論，連事實和常識都不顧。

佔中運動醞釀經年，多次舉行商討日，進行電子公投，訓練義工糾察醫療人員，籌款出資，大量人力物力，長期鋪墊，都由佔中運動負責。激進人士罔顧事實，全盤否定佔中三子所做的一切，藉此掠奪運動的成果。

更可笑的是，佔領中環意念初出，激進人士一面倒潑冷水批評嘲笑，指摘他們是「佔領光環」，注定失敗。今天為了搶佔功勞，為了收割成果，又指摘別人破壞佔領運動，變身之快，令人目不暇給。

不少政客認為，搞政治也算一盤生意，不失時機地計算，以小博大，無可厚非。但除了計算，不講丁點道德良心，跟可鄙的敵人，究竟有甚麼分別？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斷錯症開錯藥　害人害己

以極左見稱的《環球時報》，經常對香港問題說三道四指手劃腳，不少人視之為中共對港政策的風向雞，究竟此報能否代表中央？抑或只是用來試水溫，甚至拿着雞毛當令箭，言人人殊，無從知曉。《環時》的文章，一向歪理連篇，水平不高，沒有甚麼可讀性，但早前有關「後物質主義」的文章，卻值得梁振英政府及其幕僚再三細讀。

文章題為〈港台政治進入後物質主義時代〉，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光斌。由台灣的太陽花學運，講到香港佔中，然後是台灣九合一選舉國民黨慘敗。作者問，無論香港的 CEPA 和自由行，還是台灣的 ECFA 和服貿，抑或給台南農產品免稅，「多年經濟上的努力似乎沒有政治上的回報」，香港年輕人變得排

外，台灣學生對服貿協議就是不領情，用佔領立法院等手段作出抗議。

剛完結的台灣九合一選舉，大陸尤其感到不安，國民黨的胡志強在台中的政績相當不錯，卻輸給民進黨對手二十萬票。官三代的連勝文在台北的國民黨票倉大敗給無黨籍的醫生柯文哲。民進黨的「花師奶」陳菊，在高雄的政績一般，施政紕漏也不少，卻竟能以一倍選票大勝對手。

文章作者提出了大陸當權者的疑問：

「台灣首富郭台銘更為懊惱，選民難道不想吃『牛肉』了嗎？」「『郭台銘們』不理解，包括香港在內，政治文化已從物質主義時代演變為後物質主義時代。成長於經濟困難時期的人們最大追求就是政治穩定以及由此而來的經濟增長，因此其文化和心理上的訴求就是物質主義的，追求的是好工作、豪車和大房子。」「但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起來後，成長於富裕環境中的人的價值觀會發生重大轉型，其訴求是更多的個人自由、更好的空氣、不被打擾的生活方式。」

可能因為要維持「政治正確」，這位政治學教授沒有說得更白：香港台灣兩地青年更抗拒的是共產制度。對大陸以經濟入侵的手段操控政治，更感到極度不安。對法治、人權、民主、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受到共產模式的肆意破壞，要堅

決反擊。太陽花學運和雨傘運動，以群眾運動的形式抗爭，而台灣年輕人比香港年輕人優勝之處，是他們可以運用手中的選票，把跟大陸走得愈來愈近，分分鐘出賣台灣利益的國民黨政客趕下台。

楊光斌教授文章的最後總結，說出了問題的焦點：「我們習慣於以經濟決定論的思維來衡量政治，當出現政治事件時第一反應是從經濟上找答案。我們認為只要把台灣經濟綁定在大陸經濟的戰車上，台灣就跑不了。政治固然離不開經濟，經濟在很多時候也決定着政治。但政治並不僅是被作用的，政治有反作用，有時還有着決定性作用。政治有其自主性，政治中的情感因素很多時候不是經濟因素所能比擬的。否則蘇格蘭也不會鬧獨立公投，執政業績不佳的陳菊也不可能以絕對優勢當選高雄市長。一句話，時代變了，章法也應跟上。」

楊光斌這個總結，不知在政治上會否被找麻煩。但肯定的是，「章法也應跟得上」，說的對象不但是大陸當權，香港的梁振英也應對號入座。協助就業向上流動置業買樓，就可解決年輕人的不滿緩和社會矛盾。斷錯症，開錯藥，只會害人害己。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躁鬱式民主將一事無成

Bipolar，解作兩極，放在醫學語境，biopolar disorder，是躁狂抑鬱症，一種情緒病，有時覺得自己天下無敵，自信爆棚，甚麼都必定成功，全世界都在掌控之中。但轉個頭，又覺得徹底失敗，甚麼都一事無成，世界很灰暗，永遠看不見成功的曙光。

我絲毫沒有對情緒病患者不敬的意思，但看見部份網絡朋友鍵盤戰士對佔領運動落幕的反應和總結，用躁鬱症來形容，最貼切不過。

「九●二八」警方發放八十七枚催淚彈，激發市民上街佔領主要幹道，一場波瀾壯闊的佔領運動，轟轟烈烈的進行了七十五天。以佔領作為主要形式的抗議運動，在香港前所未有，在世界也甚為少見。

兩個多月來，梁振英政府對佔領運動顯得束手無策。用武力鎮壓，警黑合作、

出動黑社會、「非禮隊」的質疑，用警棍把抗議者打得頭破血流，群眾仍然無畏無懼，繼續佔領，而且愈打壓，佔領區人氣愈旺盛。

市民對催淚彈的憤怒，化為佔領力量，民意支持度不但沒有隨佔領時間下跌，甚至有所上升。佔領者的心愈來愈紅，認為只要繼續佔領，形勢只會愈來愈好，不但能扭轉人大決定，甚至可以「一舉拿下梁振英」，迫使不得民心的六八九下台。

部份主張勇武的抗爭者，至今不知是人是鬼，認為行動升級就要衝擊，只要癱瘓政府機構，就可逼令政府舉手投降。極端狂躁的盲動，在衝擊者打爛立法會玻璃門已充分表現出來。可惜的是，學民學聯似乎對這種衝擊不大抗拒，沒有徹底劃清界線。不旋踵，更在事前沒有周詳規劃部署下號召包圍政總，最後釀成龍和道的衝突和流血，鮮血白流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初衷給摧毀，對整個運動形象的破壞，無可挽回。

某程度上，雙學是被勇武抗爭的意識騎劫了。在「退場」比粗口還要難聽的氛圍裏，撤退就等於放棄，等於背叛，等於出賣，等於「和理非非」，等於過住「歡樂今宵再會」式的唱K遊行。他們只聚焦「村民」的反應，卻忽略了沒有留守的支持者。梁振英以拖待變的策略奏效，但民意的變化，佔領者縱使不是嗤之以鼻，也是無動於中。

佔領區清場，本來主張勇武抗爭，升級衝擊，自以為天下無敵的鍵盤戰士，忽然由狂躁變為抑鬱，認為佔領運動一事無成，徹底失敗，極度悲觀，「港豬」仍然昏睡，還未醒覺，民主永遠不會來。他們還譏諷學聯佔領運動「政府沒有贏，群眾沒有輸」的說法，認為運動徹底輸了，一點成果都沒有。

我同意，雨傘運動很大程度上是世代之爭，只要看看佔中三子，在運動一開始就被邊緣化，差不多被摒出局就知道了。當成年人對運動的策略有不同意見，最常聽到的反應，就是：「你們搞了三十年，民主毫無寸進，有甚麼資格對我們指指點點？」我完全同意，時間站在年輕人這邊，該你們登場了。

台灣民主運動鬥爭了足足一百年，代代承傳，終於開花結果。南韓以大學生為主體的民主運動，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光州事件最為慘烈，經過幾代人的犧牲，最後修成正果。

我們這些半百老翁，要有自知之明，無論想法和策略都已經過時，但三十年累積、三十年經驗，總不會一無是處。如果和平理性非暴力三十年都一事無成，那麼，不講策略，兩極化的躁狂抑鬱成為主導，三十年後，香港的民主，也許仍然原地踏步。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做的

聽過一種說法：「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做的」。意思是革命奪權時期的共產黨人，鋼鐵意志，立場堅定，在敵人面前絕不動搖。以前，只當呃細路的笑話來聽，今天，聽見京官在佔領運動暫告落幕後大放厥詞，他們是用特殊材料做的，反正我信了。

首先是提出「一國兩制再啟蒙」的張榮順，他是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早前在全國港澳研究會年會的發言，是這樣說的：「香港一些人至今沒有國家觀念，香港在回歸後，與內地已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廣大香港居民和內地居民一樣，共同生活在五星旗之下……是確實是有一些人到現在還找不到國的感覺，不知身在何方，所以怎麼在港澳社會建立國家的民族觀念，尤其是對國家的認同，對中央政府的認同，對我們國家發展道路的認同，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任

務。」這只是「人心未回歸」的老生常談，老掉牙了。

共產官員的假大空，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三個認同如何執行呢？沒有具體方案，接着只是一輪空話：「根本的出路就是進行一國兩制的再啟蒙，把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基本法》到底是怎樣規定講清楚、弄明白。」

按照張榮順「再啟蒙」的思路，就是重推國民教育，從娃娃抓起，出盡飲奶力宣傳黨的偉大光明正確，執政集團的進步無私團結。由林鄭領銜籌組青年政策委員會，研究籠絡青年的具體政策。再搞一個學習《基本法》加強版，不只公務員必讀，還要落實到大中小學。然後取消強調批判思考的通識科，改為中國歷史必修，一年四季都有硬性要學生參加的中國遊學團，打造多幾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要同學乖乖接受洗腦……來來去去就是這幾招。老實說，這些「再啟蒙」的招數，在中國大陸早已不管用了，學生欺上瞞下應付學校的政治課，老師欺下瞞上應酬黨的要求，用特殊材料做的共產黨人，就是明知大家都虛情假意，但對集體說謊樂此不疲。張榮順的所謂「一國兩制再啟蒙」，無非就是要令香港人若無其事地集體說謊，受過西方文明洗禮的香港，這條方程式行得通嗎？

再來一個特殊材料做的共產黨人，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這位左得可以的前港澳辦主任，把《中英聯合聲明》作這樣演繹：「《中英聯合聲明》就是兩

句話，『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英國將香港完整交還給中國』；『七月一日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中英聯合聲明》的主題已經在十七年前順利完成。」

《聲明》第三條清清楚楚寫明中國對香港十二條方針政策，規定五十年不變。如果這是一份合約，二零四七年才到期，簽約方沒有丁點權力去查問履行合約的情況，這是甚麼道理？恐怕只有中國式邏輯才解得通。遵守國際條約的信用如此差勁，試問，日後誰再敢跟這個國家簽約？

陳佐洱更把二次大戰的歷史翻出來，說日本入侵香港，英國人十六天便投降，現時沒有資格講道義責任。香港是個無險可守的孤島，大陸已經淪陷，軍事上根本無法支援香港，香港被日本攻陷是遲早的事。當時的英國、加拿大、印度士兵、華籍英兵並非不戰而降，而是經過十多天的慘戰，上千死亡、受傷、上萬被俘虜，港督楊慕琦才無條件投降。

陳佐洱這種輕蔑的說法，不但不尊重歷史，也對當年英勇戰死的士兵非常不敬。這是特殊材料做的共產黨人一貫作風，歪曲歷史為當前政治服務，例子多如牛毛，罄竹難書，見怪不怪了。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警察只有一個曾偉雄就夠了

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的「慈母論」一出，震動全港，社交媒體徹底「洗板」，清一色嘲弄與諷刺。比當年也由這位一哥親手炮製的「黑影論」，其轟動程度何只千倍萬倍。

「慈母論」之所以荒謬，因為與我們眼見為實的事情，有太強烈對比。縱使確實發生過警察用人鏈人牆護送佔領者離開的場面，也是萬中無一。

無論是親臨現場還是電視畫面，我們親眼見到的，是警察「光明磊落，暗角打篾」；是警察在不夠一呎的近距離對準示威者眼睛噴射胡椒噴霧；是把示威者從人群裏拉出來，被四、五個警察獅子撲兔按在地上拳打腳踢；是警察棍如雨下，把示威者打到頭破血流；是警察屈記者襲擊和搶槍；是醫護人員被警棍毆打，包紮傷者期間，被警察粗暴阻止，幾乎被帶走拘捕；是高級警官拿着警棍，把示威者當豬羊

一樣驅趕，稍行慢一點或駁嘴的，就手起棍落，對着頸背等要害部位痛擊……。整場佔領運動，警察的暴力、濫權、肆意、無法無天，事例俯拾即是。這些都是被鏡頭拍下，我們看得見的，看不見的暴力事件，更是罄竹難書。曾偉雄只用其中一宗「慈母」例子，就可以掩蓋警隊的醜惡嗎？

這類濫暴的警察究竟佔警隊的多數還是少數，我無從得知，用最老土的說法，真是「一個都嫌多」。但這已經完全不重要了，警察只要有一個曾偉雄就夠了，就因為他這種歪曲事實，不問是非避錯護短的態度，親手把整個警隊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香港主權移交前後，警察在眾多紀律部隊中，市民的滿意度一直名列前茅。到曾偉雄上位，特別針對示威集會遊行請願等與人權表達自由有關的活動，擺出一副強硬姿態，肆意打壓，濫捕濫控，市民對警隊的滿意度，一瀉千里，排行榜末。曾偉雄上任近四年，出現這個情況，其來有自，見怪不怪了。

如果拆解港大民研對警隊滿意度的調查結果，發現情況比想像嚴重得多。十八到二十九歲的年輕人，去年（二零一三年）底對警隊的滿意度淨值是正四十點，今年（二零一四年），相同年齡層分的年輕人，對警隊的滿意度淨值是負四十一點七，只一年時間，滿意度大跌八十點。不需仔細調查研究，這當然與警察在佔領運

動期間的濫暴事件密切相關。

一些思想極右有法西斯傾向的香港人，包括高官政客、學者作家等，常拿警察暴力的西方國際標準與香港比較，說歐美警察動輒開槍打死黑人，香港只打穿頭只是小兒科，甚至嫌香港警察太斯文，打得不夠狠。但他們隱瞞沒說出口的是，美國警察打死黑人案，不只引發蔓延全國的騷亂，也出現涉嫌槍殺警員的報復事件，由總統到司法部長到市長到警察局長，沒有一個出來給警察護短，反而苦口婆心，要求警隊消除種族歧視，命令警察再培訓，加強與市民溝通，與曾偉雄含着兩泡眼淚，肯定前線警察「你哋冇做錯」，簡直天淵之別。

飛揚跋扈，死不認錯是曾偉雄的一貫作風，與前任人稱 Sorry Sir 的鄧竟成相比，更受下屬擁護。但曾偉雄贏了下屬，卻把民心輸乾輸淨，把市民對警隊的滿意度輸得一文不值，良好形象更是蕩然無存。

濫暴警察究竟有多大比例，無法統計，但曾偉雄盲撐警察，警隊上下一片歡呼，代表他們認同這種濫暴行為，濫暴意識極其嚴重。警察站在市民對立面，純粹成為維護政權的工具，已經無法回頭。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三個有利」 天方夜譚

佔領運動後，梁振英首次上京述職，獲習近平李克強接見。習李一致認為：梁振英「保持了香港大局的穩定」，對梁和特區政府的工作「充分肯定」，又指政改「應從本地實際出發，依法有序進行」，要做到「三個有利」，包括「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有利於社會繁榮穩定，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習近平希望「香港各界從國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體利益出發，廣泛凝聚共識，維護社會安定，推動經濟發展，珍惜法治環境」，按照《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方針向前推進政改。

在佔領運動中，特區政府表現強硬，寸步不讓。施放催淚彈胡椒噴霧，用警棍把示威者打得頭破血流，不但無法結束佔領，反而激起更大民憤民怨。最後改用抹

黑宣傳，坐等市民的不滿累積，最後順利清場。梁振英可能認為，以拖待變策略奏效，對中央交代「不妥協，不流血」的任務，能夠勝利完成。梁振英在習近平接見後見記者，喜上眉梢，自己讚自己，表示述職：「可以說是成功」。

金鐘銅鑼灣清場後，特區政府馬上推出自願醫保計劃，沒幾天又宣佈長遠房屋發展策略，都在梁振英述職前急不及待出台，以示香港一切回復正常，梁振英政府仍然能夠掌控大局。梁振英希望向外界表明：佔領運動雖維持超過兩個月，但重大政策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醫保出台，無論私營醫院和保險界的反應都並不看好，十多廿年前醫保計劃推出諮詢，憂慮與保留仍然存在，沒有解決。雄心壯志的長遠房屋策略，未來十年共建二十九萬個公營房屋單位，原來只是「講住先」，還有三萬個單位仍未覓得適當土地。曾俊華撥二百七十億作為「房屋儲備金」，變相注資房委會，即使不是如外界批評只是財爺避免派糖的財技，房委會仍長期入不敷支，這筆幾百億的撥款，對房委會的開支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

考慮未夠周延的民生政策，具體落實固然困難重重，但香港管治格局未改，深層次矛盾固然無法解決，更可能會急劇惡化。

所謂長遠房屋策略，仍是舊瓶舊酒，向地產發展商全面傾斜。梁振英上台前

大鑼大鼓，自吹自擂最「拿手的房屋政策」，表現得左支右絀。劏房一年暴增三成至近九萬戶，幾十萬香港基層市民在危機四伏的居住環境棲身，張炳良除了表示悲哀，卻束手無策，不立例、不規管，任租金騰飛，完全不受管制。市建局化身徹頭徹尾唯利是圖的地產商，重建後售以萬元計一呎天價，純屬炒家玩意，小市民可望而不可即，劏房戶上樓遙遙無期，香港貧富懸殊矛盾日增，終有爆發的一天。

官商勾結的大格局絲毫未變，房屋問題仍是無法治癒的「死症」。以為佔領運動看似無疾而終，以為推出民生小恩小惠，管治危機就可化解，只是癡人說夢。佔領區清場，但「我要真普選」的直幡又再在獅子山等各山頭出現，可見人心未死，血仍未冷。

習近平要求政改要做到「三個有利」：「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有利於社會繁榮穩定，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以今天的民情，互相矛盾，只是天方夜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當譚惠珠取代施祖祥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貪賄案，罪成被判入獄七年半，是香港開埠以來被判刑的最高級官員。刑期是輕是重，檢控審訊判刑有沒有政治考慮，茶餘飯後，市民議論紛紛。審訊百多天，法官表現得一絲不苟，沒甚麼可議之處。陪審團商議幾十小時，才以絕大比數得出罪名成立的結論，過程嚴謹，無可疑問。

審訊時，許仕仁供出前港澳辦主任廖暉相贈一千一百八十多萬，當局沒有追究深查，引起非議。但這並非法庭的權力範圍，而是執法部門的職責。

判決後，廉署發表聲明：「案件顯示廉署堅守維護香港廉潔的決心」、「不論涉案者的背景、身份和地位，廉署均嚴格遵守依法辦事的原則，鍥而不捨，不偏不倚地進行執法工作」。

就在許仕仁新地案判處不久，梁振英宣佈廉署的重大人事任命，就像向判決澆

了一盆冷水，使人懷疑，「不論涉案者的背景、身份和地位……廉署均鍥而不捨，不偏不倚地進行執法工作」，廉署的信誓旦旦，到底還能堅持多久？

廉署最重要的諮詢架構：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施祖祥任滿，特首委任譚惠珠繼任這個關鍵職位。施祖祥是港英時代入職的政務官，執掌多個決策部門，回歸後更負責不少重要諮詢組織，對政府運作非常熟悉。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並非等閒的諮詢架構，廉署網頁對審貪會的權力有清晰的闡述，包括廉政專員要就以下事項向審貪會報告：接獲所有貪污舉報及如何處理這些舉報；所有需要動用大量資源的調查個案之進展；授權進行搜查的次數及理由，並解釋急需進行搜查的原因；已完成調查的個案；律政司決定不予檢控或警戒的案件，建議應採取的行動……等等。

廉署直屬特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審貪會的工作，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向擁有龐大權力的廉政公署，予以監察與制衡。

施祖祥早前接受廉署內部訪問（在廉署網頁可以重溫），被問到廉署會否淪為政治工具來打擊異己，施祖祥回答得斬釘截鐵：「這個是其中一個重點，我所謂要監察廉政公署的權力，尤其是調查方面的權力不被濫用，制度能給我們很好機會，

看到廉政公署在這方面不會被利用。第一件事是它們大部份個案，是收到投訴去做，不會說有一件事他們覺得，有一個人我們不太喜歡，我們要特別調查他，這個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如果這樣做，來到我們的委員會我們一定會問：為何會有這樣的個案？你調查甚麼？為何這樣做？所以我覺得在今天的機制內，我相信這件事發生的機會，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取代施祖祥的譚惠珠，是政治立場鮮明的建制紅人，深受北京信任，緊貼中南海當權者路線，以中央代言人自居，言論出位，經常引起爭議。港英時代，譚惠珠更因為出任交諸會主席，未有申報經營的士業務，有嚴重利益衝突，更打電話給電視台老闆，企圖阻止記者追訪，干預新聞自由。背負這種前科，理應永不錄用，尤其廉署的職務更不可能擔任。當今建制，偏偏鍾愛這類人，中國視她為上賓，梁振英又委以重任，地位和權力，越見重要。

譚惠珠出任審貪會主席，令人懷疑，能否履行「監察廉署權力，尤其調查權力不被濫用」的職責。更可能剛剛相反，廉署變身東廠，與已經成為西廠的警隊聯手，淪為打擊異己的政治工具，為時不遠。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枉作小人的「白票守尾門」

在泛民一片杯葛聲中，政改第二輪諮詢宣告展開，學者們提出的「白票守尾門」方案，竟然成為傳媒熱門的討論話題。我說「竟然」，是因為這個方案，不但擁有關鍵少數否決權的泛民無法接受，左派紅人、左報輿論更是嗤之以鼻，預計，方案最後只會是泥牛入海，無影無蹤。

所謂「白票守尾門」，包裝得好聽一點，就是運用選民手上的白票，來否決特首的選舉結果，逼他們重新再進行選舉。怎樣逼呢？

有的提出如果選民投的白票超過一半，選舉宣告無效，特首選舉重新再來。有的提出白票計入有效票數，如果沒有一個候選人得票超過一半有效票數，選舉就要推倒重來。

「白票守尾門」的不同方案，性質和效果大同小異，分別在門檻高低，把特首

選舉推倒重來，白票的數量究竟要多少才夠？要多少才能守得住尾門？

但要認真討論這個方案，總覺得既本末倒置又浪費時間。守尾門的邏輯是：前門守不住了。「八●三一」人大常委會三閘齊落：維持一千二百人四大界別組成提名委員會；候選人提名要超過一半，只能產生二至三名候選人。這個篩選再篩選的提名機制，誰能成為候選人，甚至誰可以當選，在提名過程中已經可以預知。這種圍得鐵桶一樣的提名機制，不但泛民不可成為候選人，與中央稍有不同意見的建制人士，只要一聲令下，就會被封殺。毫無疑問，這種提名機制，是徹頭徹尾的假普選，完全是民主大倒退。

學者們不去爭取改變如此荒謬的政治篩選機制，而花精神時間研究甚麼用白票來否決選舉結果，這不是本末倒置又是甚麼？世界上有甚麼選舉方案，選民不能選擇他們支持的候選人參選，而只能用白票否決他們不喜歡的候選人當選？

況且，「白票守尾門」方案，還要面對很多難以解決的法律和政治問題。選民認為全部候選人都是爛橙爛蘋果「揀唔落手」，白票發揮力量，選舉重新再來。如是者，一次、兩次，到這屆特首任期完了，新特首人選還未產生，怎麼辦呢？這屆特首繼續做下去？不可能。不經選舉，由中央任命新特首？人大釋法後有甚麼不可

能。學者提出由一千二百人提委會選出臨時特首，特首勉強產生了，但憲制死結未解，選舉難產的危機仍然存在。

「白票守尾門」方案提出後，左派大潑冷水，認為學者是「搵嘢嚟搞」，左報更指控這是變相公民提名，中央不會接受。

本地左派的負面反應，完全順着北京的思維方式：特首選舉，安全系數超標，人大三閘齊落，目的就是要確保屬意的候選人當選，絲毫不能出任何差錯。因此之故，怎可能有「白票」這個不確定因數來影響大局？而讓白票力量足以否決中央精心設計的特首選舉，更是天方夜譚。

我們要的是開放候選人參選，香港人有真正選擇的真普選，而不是甚麼守尾門。北京要的是全面控制，由候選到當選，未選就要知道結果，整個過程都不容有失，甚麼守尾門，對他們來說，只是添煩添亂。

學者提出「白票守尾門」，港人無法接受，中央連眼尾也不會看一下。學者們都是滿肚墨水的謙謙君子，但提出這種沒有人能夠接受的方案，實在是枉作小人。

二〇一五年一月七日

入閘出閘大龍鳳

特區政府開展政改第二階段諮詢，執筆時，還未看到詳情，但與媒體吹風試水溫，應該相差不遠。實質內容，雷打不動，與「八•三一」人大框架完全一致，反映掌權者與香港民情徹底脫節。方案包裝得令人眼花撩亂，容易混淆視聽，港人千萬不要上當。

仍舊由一千二百人組成提名委員會，四大界別的格局基本不變，連漁農界代表不成比例的多也沒有觸及，如何增加提委會的民主成份和代表性，提也不敢提。

在圍得像鐵桶一樣，密不透風的人大框架下，搞了點新花樣，增加了一個以前沒有的「入閘」機制。所謂「入閘」，就是由八分之一甚至更少的提委成員推薦，即一百五十名提委或以下，就可成為「參選人」（注意：不是「候選人」，而是

「參選人」），還假惺惺說因為入閘門檻低，相信多於一名泛民可以入閘參選。

「入閘」的意義在哪裏呢？是可以聯手做一場大龍鳳，在一千二百名提委面前展開「競選活動」，甚至舉行公開競選論壇，提出他們的治港方略，爭取提委會成員的提名。公眾看起來，又政綱又宣傳又論壇，這場選舉好像有競爭呀，不能取得足夠提名，是你能力不濟，無法打動提委，與人無尤呀！

馬騮戲做完後，戲肉才上演。提名機制，嚴格按照人大框架進行：每個候選人都要得到超過一半提委提名，候選人的數目只能是二至三人。滿足全部條件後，大閘已經給嚴防死守，提名是全票制，還是可投一至三票，已經無關重要了。

經過這樣的重重篩選，甘心陪跑的那幾位泛民「參選人」，最後當然全部落馬，無法出閘。剩下來的給選民一人一票的，全部都是中央信任「靠得過」的候選人，但請別高興得太早，三名候選人當中，誰是名副其實的真命天子，還有精密的算盤，還可以透過幾乎全部歸邊的媒體做政治操作。

一人一票後，是得票最多的候選人當選，還是得票超過一半才算勝出，不然就要再選，這個也已經不重要了，因為一切都在中央掌握之中。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的是，所謂「白票守尾門」方案，即只要港人投的白票夠多，例如超過總票數的一半，就可以全部否決由提委會提名的所有候選人，把整個選舉推倒重來，這絕對不可能出現，也不會發生。理由簡單不過：人大常委三閘齊落，好不容易把安全系數推到百分百，怎可能打開這個漏洞，讓港人的白票掌握了否決權？期望中央接納這種方案，簡直是天方夜譚。

特區政府沒有完全否定這個建議，還說只要泛民接納特首普選方案，在立法會通過後，「白票守尾門」可以透過本地立法進行，到時還可以商議，有鬆動的機會。這完全是謊話連篇，全不可信。這不是法律問題，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問題，話事權在中央，不在特區政府。相信特區官員的說話，簡直是白癡！

波瀾壯闊的雨傘運動，似乎動搖不了掌權者的倒行逆施。當下最重要的問題，是張開我們的金睛火眼，全神貫注留意掌握關鍵少數泛民議員的動靜，提防他們在甚麼「入閘出閘」的包裝下轉軚。如果政改方案得以通過，這種呃神騙鬼的假普選，將會千秋萬載，永遠不會改變！

二〇一五年一月七日

陳佐洱的香港教育極左藍圖

今天（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四日），梁振英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不少人期望他可以解決港人的住屋問題。但早前張炳良發表的長遠房屋策略，私樓高企、居屋售價、公屋輪候，以至劏房問題，全部束手無策，不予厚望。

我反而希望大家重點看看梁振英的青年和教育政策。無論是中央和特區政府，都將雨傘運動，歸咎於青年和教育政策的失敗，其中以陳佐洱的極左說法最為典型：「為甚麼非法『佔中』期間，香港教育領域亂象叢生？為甚麼香港回歸時才娃娃學語的娃娃，現在有人成了揮舞米字旗衝擊軍營、立法會、政府總部的排頭兵，這是不是與當局一段時間以來秉持的教育理念，與貫徹實施中國《憲法》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有不銜接的情況呢？」、「在非法佔中得到了種瓜得瓜，種

豆得豆的檢驗，哪些是甜瓜、甜豆，哪些是苦瓜、毒豆，不用細品已瞭然。」「為了爭奪香港管治權的較量是長期的，遠未結束，不可高枕無憂；青少年一旦被洗腦後如何『補腦』，香港社會要思考。必須透過教育除害草，讓新苗得以成長。」「香港教育局在推出每項措施、制訂課程設計、學校管理政策時，有否考慮到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利弊得失。」「根據《基本法》，教育局局長要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會的監督。」「特區教育局局長和教育行政當局身體力行，用好手上的龐大資源，正確指導辦學團體，諮詢組織、各級各類教育工作者，忠誠於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社會，培養及格公民繼承人、建設者、創造者的神聖事業。」

陳佐洱的極左講話，相信已經成為梁振英政府青年與教育政策的指導思想。施政報告的其中一項青年政策，是透過非政府組織派錢給青年創業。這項既籠絡非政府組織又收買青年人的策略是否奏效，仍然未知，因為創業有極大風險，會有蝕盡身家的危機，派錢創業，隨時好心做壞事。

但另一項收買政策肯定受落，除了派錢給中小學加碼內地遊學團資助外，更提出與內地結成「姊妹學校」的中小學，提供十二萬元撥款。這種軟銷，比在學校硬推學習《基本法》、中國《憲法》強一萬倍。每年香港同學到內地「姊妹學校」交

流，內地學生也來香港聯繫，雙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更是姊妹情深。交流多了，接受不同形式的「愛國主義教育」，對大陸的一切都會由體諒包容，發展成支持擁護。苦瓜毒豆，栽培成甜瓜甜豆，愛國主義就是這樣煉成的，最後功德圓滿。

陳佐洱提出教育局局長要接受中央監管。教育局要運用手中的龐大資源，正確指導辦學團體、諮詢組織、各類教育工作者。要為洗腦後的年輕人「補腦」。要「透過教育除害草，新苗得以成長」……這番說話，很具體，很有計劃和策略，大大小小方方面面都有提及，全方位滲入香港教育體系的各個領域，不是衝口而出，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香港的教育政策，由特區政府負責變成接受中央監督。陳佐洱代表中共，為梁振英的教育政策重劃新藍圖，新一份《施政報告》，已經跟隨着這份藍圖，一步一步着手進行。

教育被中共視為意識形態控制的重中之重。香港教育工作者如果還是貪圖小利，明哲保身，唯唯諾諾，而不是據理力爭，奮起反抗，香港教育，成為謊話宣傳的重災區，將是一瞬間的事。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四日

香港青少年軍是群眾鬥群眾的排頭兵

事前沒有半點風聲，香港青少年軍橫空出世，在解放軍昂船洲軍營舉行成立典禮。這個與駐港解放軍部隊關係密切的團體，成立的動機、目的、背景和經費來源，香港人都一無所知，但其規格之高，當然不能只當普通制服團體看待。

香港青少年軍的榮譽贊助人有特首梁振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榮譽會長是前特首董建華，顧問包括董趙洪娉，特區現任高官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保安局長黎棟國等。總司令是梁振英太太唐青儀，還有其他創辦成員，相信是報效經費的財團金主。值得留意的是前警務處長李明逵、鄧竟成，和前副處長馮兆元，都是諮議會成員。

這是一個甚麼性質的組織？香港人固然滿腹疑團，但連成立典禮都搞得神神秘

秘，只准幾家官媒進入採訪，絕大部份香港媒體都被拒諸門外。對內裏的情況，本地媒體只能看官方發稿，在軍營門外街訪拍攝，又或靠參加者偷拍的片段，才能略知一二。這種儼如秘密社團的做法，不是香港人慣常能夠接受的行事方式。這個與駐港解放軍掛鈎，特區高官空群出動支持的團體，究竟是一個甚麼組織？將會發揮甚麼作用？如何影響香港青少年的心智？除了啟人疑竇，還會引起恐慌。

從成立典禮的參與者偷拍出來的香港青少年軍誓辭，對這個團體的性質，可以窺探出令人擔憂的氣味：「我將恪守青少年軍理念，律己以嚴，團結合作，鍛煉健康的體魄，堅強的意志，關愛他人，服務社會，建設香港，報效祖國。」香港只是服務和建設，但就要報效祖國。「報效」，據字典解釋：「為報答對方恩情而效力」或「貢獻一己的力量給國家，以為效命」。誓辭突顯對祖國必須忠誠，這種忠誠，要像宗教一樣，不要問只要信，不需要經過理性思考，更不能提出任何質疑。這是否和少先隊、共青團一樣，從娃娃抓起，培養所謂共產主義接班人？甚至似足文革時期的紅衞兵，黨和國家指到哪裏就打到哪裏？

香港青少年軍的章程也提到「開辦非牟利學校」，不少人會以為，這是因為反國教科運動以後，愛國洗腦教育無法在中小學順利展開，開辦青少年軍學校，可以

毫無阻力的全面洗腦。除了在自己開辦的學校，還會借制服團體之名，作為洗腦工具，滲入其他學校，企圖毋須懷疑，路人皆見。

但令人最憂慮的不止這些。駐港解放軍司令員是香港青少年軍的榮譽贊助人，在軍營舉行成立典禮，英文名稱更是 Hong Kong Army Cadets，軍事氣味濃得嗆鼻。青少年軍會否定期接受軍事集訓、紀律操練、學習格鬥，甚至使用槍械武器？不少青少年都酷愛軍事，甚至是表現狂熱，完全不會抗拒。按照這個方向，香港青少年軍將會發展成一個半軍事組織，成為解放軍、警察以外的準武裝力量，在解放軍和香港警察都不方便出手的場合，例如群眾運動清場衝突，以普通市民身份出現，達到武力介入的目的。有法律界人士說香港成立半軍事組織違反《公安條例》，須知道執法是警方，檢控是律政司，他們睜眼閉眼全不作為，犯法都變成合法。

媒體拍到穿着少年軍制服的小學生，笑容滿面，舉着V字手勢。但他們不知道，幾年後，他們會成為維穩工具，甚至是群眾鬥群眾的排頭兵。看着他們一臉稚氣天真爛漫，請問：於心何忍？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引入《國安法》是徹頭徹尾的假議題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語不驚人死不休，曾說要放棄參與佔領運動年輕人。沒有最左，只有更左，最新的「傑作」，是提出要把中國大陸的《國家安全法》，活生生的搬來香港，目的昭然若揭，恫嚇和整治「反中亂港」分子。

我不知道吳秋北極左的建議，是不是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口中的「好戲在後頭」。但建議一出，不但輿論嘩然，泛民罵聲四起，就連稍為理性溫和的建制派，也嗤之以鼻，客氣一點的，就批評建議者根本不懂《基本法》，坦率一點的，就指他為了擦鞋做爛頭蟀試水溫。無論泛民建制，都對國安法引進香港的建議反應甚大，吳秋北變成豬八戒照鏡，裏外不是人。

吳秋北身為人大代表，應該對《基本法》了解甚深。二十三條寫得清楚明白，

有關國家安全「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今天二十三條立法還未實現，不等於國家安全就受到威脅，香港現行法律都可涵蓋管轄相關範圍，不存在國家安全的法律真空。二十三條還未立法，也不可以將中國大陸的國安法放進《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用到香港來。稍有常識的都應該知道，這是違反《基本法》的。

香港與大陸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法律體系，不但是普通法與大陸法之別，也不止於無罪推定與有罪推定的分野，最大的不同，在於法治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千差萬別。不說別的，就用最令香港人震撼不安的「以言入罪」來說明好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寫文章和草擬聯署《零八憲章》，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重刑十一年。如果劉曉波的判決還講點中國的法律，妻子劉霞被長期監視軟禁，就是百分百無法無天了。

這類案件，在中國多如繁星，在政治運動頻繁的亂局數不勝數，到開放政策實行了幾十年後的今天，從沒間斷。若國安法直接引用到香港，不但與香港法制格格不入，不但會顛覆香港整個法律概念，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動輒封鎖電郵，阻礙資訊自由傳播，禁止社交媒體運作，香港還可能繼續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嗎？中國大陸最近時興成立自貿區打造金融中心，但言論自由資訊流通一天未解決，「以

言入罪」一天仍存在，所謂自由貿易金融中心，只能淪為自我感覺良好的花瓶和空殼。

那麼，吳秋北的國安法建議是他一個人無的放矢嗎？肯定不是，重量級建制派的回應，表現否定吳秋北，但仔細看，脈絡相當清晰，以譚惠珠說得最白：「香港人誤會咗二十三條，以為係管死我哋，其實二十三條係保護我哋。」「中央不想將中國的刑法，如有關叛國等罪行，以納入附件三的方式適用於香港。香港可就二十三條自行立法已着數咗。」兩害相衡，二十三條與國安法，你自己選擇吧！

打一個比較粗俗又易明的譬喻：香港人很肚餓，擺在面前，一碟是臭不可聞的糞便，一碟是混着沙粒和玻璃的米飯，任君選擇。糞便當然無法吃得下，別無選擇，唯有玻璃沙粒都「食住先」，至少，裏面還有點飯粒，還可抵點肚餓。二十三條與國安法如是，假普選與無普選如是，要香港人逼到牆角，作出無可奈何的選擇，策略用完一次又一次，香港人會如何應對？但我深信，沒有二十三條，國安法就會引進香港，只是個徹頭徹尾的假議題。我們拒絕「袋住先」的假普選，真普選才會有來臨的一天。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批陳文敏為染紅港大

連續兩天，香港第一黨報《文匯報》，連篇累牘，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展開大批判。我們取笑《文匯報》常常中左風，新聞鬧左笑話，是大學新聞系很好的反面教材。這些批判文章語無倫次，根本沒有可讀性，連看都浪費時間。但以這麼大的篇幅針對一家大學展開攻擊，就顯得有點不尋常。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由A2到A4連續三版，整版報道標題相當嚇人：「陳文敏貽害　港大法學院慘輸中大　院長任內濫玩政治　學術評分滑落驚現劣等」；「不搞學術『搞政治』　金漆招牌『剝落』　港大褪色　評分遠遜科大」；「各界批陳文敏縱容戴搞『佔』　涉公器私用應徹查　質疑是否有資格任副校長」。

翌日，新聞、來論、社論，三箭齊發：新聞：「港大 RAE 評級差　傷透校友

心　學者：部份師生只顧搞政治影響學術表現」；來論：「港大不搞學術『搞政治』　評分急跌管理層當問責」；社論：「搞政治致學術衰落港大須交代」。

這些批判文章，矛頭針對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港大校長馬斐森，當然還有佔中三子之一的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一系列的大批判，是借「研究評審工作（RAE）二零一四」的結果，港大整體研究表現遜於科大，而港大法律學院也輸給了中大法律學院。結論就是：港大部份師生只顧搞政治，令學術表現受到影響。

如何受到影響呢？翻查資料，二零零七年和二零一四年的評審，法律學院的排名維持不變，而院校排名，更是沒有分別，而差距就更為縮窄。只看這些嚇人的標題，先有前設和結論，千篇一律大批判，就很容易被誤導，以為港大真的因為搞政治，而導致學術水平大幅滑落。

或許讀者會說，左報根本沒人看，何必跟他們認真，浪費時間討論。以讀者量來說，《文匯》《大公》這些左報，當然遠不及《蘋果》，因為政治需要而訂閱的公司機構，也不會細讀這些水平低劣的批判文章。但請不要小覷這些大批判的破壞性，有可能隨時致人於死地。

我的親身經歷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在香港電台主持烽煙節目，一開始就受到《文匯》《大公》寫手的「招呼」，直到二零一零年，攻擊的火力密集加大，一年竟

達三、四十篇之多，結論都是要港台炒我。《文匯》《大公》讀者寥寥可數，但對港台高層和公務員有政治壓力，炒掉吳志森會為港台省卻很多政治麻煩。港台宣佈炒我之後，左報的批判文章，幾乎馬上停止。任務完成，再尋找下一波批判對象。

左報今回將矛頭針對陳文敏和馬斐森，要求港大對付戴耀廷，除之而後快的目標相當明確，但志不在此。馬斐森這個來自英國的老外，任命時港大的華人教授已滿肚子不服氣，佔領運動期間更百般維護學生，梁振英批判《學苑》，馬斐森沒有積極配合，更被左報指控包庇港獨，批判港大是產生震懾，對這位老外施下馬威。

更大的目標是陳文敏教授，港大任命負責人事和資源的副校長，程序已經展開，陳教授是大熱人選，可以更上層樓。今年（二零一五年）底，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將會卸任，梁粉奪位必成事實，若陳教授坐在這關鍵副校長的位置，再加上馬斐森這老外「阻頭阻勢」，定必妨礙將港大染紅變色的大計，左報這輪借勢針對港大和法律學院的大批判，左報與梁特密切配合，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若左報的陰謀得逞，港大和馬斐森受到政治壓力，陳文敏的任命胎死腹中，院校自主將蕩然無存，學術自由也必然慘烈犧牲。港大可以如此，其他大學，還會遠嗎？在各崗位的大學校友，要挺身而出，喝止這種暴行！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香港人受到甚麼詛咒？

政府放風，若泛民轉軟，支持二零一七政改方案「袋住先」，二零二二年特首選舉可以有所鬆動，包括提名委員會人數增加到一千六百至二千人；四大界別可以重組，例如增加青年組別；出閘的候選人，可由二至三人加到三至四人。但消息人士強調，一半提委提名才可出閘的人大「八•三一」框架，相信難以改變。

消息傳出，在泛民主派中間引起了陣陣躁動。盛傳被盯緊為撬票對象的泛民中人，被傳媒追訪，問到接受方案的可能性。有泛民更急不及待拋出還價方案，包括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降低特首選舉候選人出閘門檻等等，若政府接受，可以赤膊上陣游說其他泛民接受，更有泛民議員說可考慮把爛橙「袋住先」，到時再看看能否拿回「靚橙」。有成為撬票對象的泛民議員更說，不能把中間方案「一棍打死」。

政府這招「引蛇出洞」，低成本卻能發揮奇效，讓有機會鬆動的泛民，可以事先張揚公開提出轉軌條件，對市民作出期望管理，屆時真的就政府的方案投贊成票，把爛橙「袋住先」，可降低驚嚇震動效果。我相信，政府與泛民互相摸底，已進行了一段頗長的時間。

人大三閘齊落，建制左派，斬釘截鐵，眾口一詞，說「八●三一」決定絕對不能撼動，甚至會成為日後特首選舉的指導模式。話音未落，二零二二年特首選舉方案又可改變，可見「不可撼動」的說法，只是弄虛作假的政治語言偽術。但消息人士提出的所謂「鬆動」，提委會和出閘候選人數目可以增加，四大界別組成可以改變，統統都是虛的，對選舉結果有實質控制權的候選人出閘門檻，才是實的。只有維持提名委員過半，能夠出閘的候選人數目不管多少，全部保證「愛國愛港」，北京就能牢牢掌握選舉結果，安全系數爆標，絲毫不會出現差錯。

為了把港人的錯誤期望消滅於萌芽狀態，負責政改的官員相繼公開發言，重申「提委過半方能出閘」是不會改變的。其中以譚志源的說法最為經典，他說：「出閘門檻須過半數是來自對《基本法》四十五條的理解，確保特首候選人獲跨界別支持，不會傾斜商界或民粹，《基本法》四十五條不變，在二零二二年或以後，相信

這門檻都不會輕率或輕易地作出修改。」再讀三遍，恕我智力低下，無法理解箇中的邏輯。但明顯，這等於叫大家「死咗條心」，不要有不切實際的期望。

對個別泛民議員的還價方案，例如二零二零年立法會取消功能組別，譚志源的回應也相當清楚：「法律程序及政治現實上都不可行」，又明確地說，政改通過的機會「凍過水」，似乎是打定輸數。

政圈一直流傳這樣的詭異說法：最希望政改方案通過的是林鄭月娥，若真能得到這亮麗成績單，就會受到中央青睞，有機會更上層樓，即使與梁振英競逐特首，一人一票勝出的機會，也看高一個層次。最不希望通過政改方案的是梁振英，維持原方案一千二百人的小圈子選舉，如果得到中央的祝福，連任的機會極大。更千方百計阻止鬆動方案出台，過半門檻不會改變，功能組別千秋萬代，態度強硬，只是希望刺激泛民否決政改，原地踏步，對梁振英維持權力，更為有利。

當前的政治形勢，就是如此弔詭，否決政改方案，梁振英連任，香港會被蹂躪多五年。通過政改方案，特首會有機會換人做做看，但假普選會代代相傳，永不止息。港人受了甚麼詛咒，要被迫身處這種兩難局面？

二〇一五年二月四日

沒錯，我們的制度值得傲慢

回歸初年，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姜恩柱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後來成為中聯辦第一位主任。他曾經提到：「香港是一本難懂的書」。當年中央派駐香港的官員，明白一國兩制殊不簡單，對資本主義運作會虛心學習，還有一份謹慎和謙虛，絕對不會頤指氣使，指手劃腳。

十七年過去，一切變得面目全非。中國財大氣粗，香港這本書明明還是讀不通，但卻不懂裝懂，鬧出笑話成籮，令人啼笑皆非。例如推銷青少年軍，京報卻說港人「對『制服誘惑』有熱情，不妨視之為一種公民運動」。識聽的港人，個個陰陰嘴笑。對「制服誘惑」的確有熱情，但對象當然並非由梁太唐青儀擔任總司令的青少年軍。

爭着就香港問題發言定政策的京官學者，水平一個比一個低，有時更是語無倫次。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定淮，究竟是官員還是學者，身份很難界定，在香港開研討會，再就香港問題說三道四，他說，「有部份港人在一國兩制下，產生了一種盲目的制度傲慢思想，以為香港的制度優於內地的制度，無論中央提出甚麼，港人都不接受。」

絕少認同黨官學對香港問題的評論，但今次卻要說，真的「不能同意更多」。香港的制度優於中國大陸，不是港人「以為」，而是舉世公認的客觀事實，連鄧小平都同意，不然，他不會設計一國兩制。香港的制度確實比大陸優越，因此之故，港人產生制度傲慢，是人之常情，更是理所當然了。

不說別的，就說法治吧。香港人不會因為在家開六四研討會，在微博推特或面書發表幾則尖銳的評論，就會被控尋釁滋事，繼而煽動顛覆，再來是分裂民族，罪名一項比一項嚴重。香港人在網上發起聯署，寫幾篇批評政權的文章，也不會因此被判長期監禁，更連累妻子被軟禁被監視全天候失去自由。任何一位神志清醒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得出同樣的結論：我們的制度確確實實值得香港人「傲慢」，雖然這種「傲慢」，不知還能維持多久。因為有左派立法會議員主張在香港引入

《國安法》，以言入罪，白色恐怖將會滲入港人的日常生活當中，到時，我們再沒有任何值得「傲慢」的理由了。

在研討會上，這位張副主任還煞有介事的談及有些港人將中央政府稱為「阿爺」：「有人在香港社會裏面挺好玩的，我看到報紙叫『阿爺』、『阿爺』，嘴巴稱『阿爺』，實際上一點不尊敬，是不是這樣呢？」「你如果真正把它當『阿爺』，那就好辦了！香港經歷這麼大一場風雨，你當它『阿爺』嗎？我不知道粵語裏面，『阿爺』是尊稱還是蔑稱。」

張副主任的發言，除了把他的封建父權心態表露無遺外，更反映他對「阿爺」來由的一無所知。把政府叫作「阿爺」，始作俑者不是香港人，而是廣州人，這當然不是尊稱，而是諷刺那些事事要作主，懵懂盲塞的封建家長。張副主任，如果不懂，問問懂廣州話的同事好了。

有人說過，一國兩制，就是由吐痰的人來管不吐痰的人，由甚麼都爭先恐後蜂擁而上的人，來管甚麼都排隊守秩序的人。由連一張選票都沒見過沒摸過的人，來為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人設計選舉制度。荒天下之大謬，莫過於此。

二〇一五年二月四日

中共式三權合作進佔香港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向傳媒爆料，有一位中央官員要求他「管好立法會」，應對泛民的議會不合作運動，對拉布「應剪則剪」。曾鈺成回應這位中央官員說：「對唔住，唔能夠應剪則剪，只能按議事規則處理。」

我不知道這個會面這段對話何時發生？那位中央官員的級數為何？曾鈺成的回應又是否真的如他說的那樣坦率直接？曾鈺成描述的情況，真的可以用「駭人聽聞」來形容，中央官員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已到了巨細無遺，無孔不入的地步。

記者問曾鈺成，北京是否有機會介入立法會的運作，曾鈺成說：《基本法》規定立法會自行制訂議事規則，不認為目前到了中央要修改《基本法》的地步。

曾鈺成的說法，顯然是過份樂觀了。中央親自上陣也好，透過中聯辦官員指手

劃腳也好，操控立法會選舉、委員會小組人事協調、建制議員的投票取向、討論程序、剪布時機和策略，每個環節，都見到北京西環的身影幢幢。即使我相信曾鈺成主席真的有坦率而直接地拒絕那位中央官員「管好立法會」「應剪則剪」的無理要求，但其他委員會和小組呢？大家對財委會前主席吳亮星在新界東北撥款一役的醜陋表現還記憶猶新吧，多少建制派議員，不惜盡毀個人形象和政治誠信，也要把中央交付的任務超額完成。《基本法》根本不需修改一個字，中央對立法會運作，每分鐘都在介入之中。

二零零八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港，提出要香港「管治團隊更積極合作」，「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構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要求「三權合作」，已成對香港的既定方針政策。去年（二零一四年）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更赤裸裸把法官稱為「治港者」，對治港者的政治要求，與行政機關問責官員一樣，就是「愛國」。到今天，要立法會主席「管好立法會」「應剪則剪」。這一連串的大小動作，與中共對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理解，一脈相承。

人大名義上是全國最高權力機關，但黨才有最後決定權。法院尤其不堪，重大案件判決，黨拍了板，有罪無罪，刑期多少，只是照本宣科，行禮如儀。無論是行

政、立法還是司法，在一黨專政下，所有權力定於一專，一切依黨的指示進行。

梁振英對「三權合作」的中央精神心領神會，並積極推行。政府一再粗暴抽起立法會財委會原定的議程，甚至連討論中的漁業基金都要突然煞停，全部讓路給梁振英的至愛「創新及科技局」，不惜情人節加開會議，誓要在死線前通過撥款。

對這種無理要求，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不但沒有抗拒，反而刻意逢迎，主動獻身，「受害」的漁民代表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不但沒有指摘政府的橫蠻粗暴，反而把矛頭指向泛民，指他們拉布，才令政府不得已這樣做，本末倒置，黑白混淆到這種地步，恐怕只有這種水平的議員才說得出來。

梁振英沒有把「三權分立」放在眼內，反而把立法會當成政府的工具，甚至是他個人的奴僕。要給朕的創新科技的新玩意撥款，統統要讓路，遇人殺人，遇佛殺佛，誰搞破壞，認住誰；誰乖乖合作，有獎賞。

不知哪一天，中央官員會跟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馬道立說：「管好你的法院，管治團隊要衷誠合作，做個真正的愛國者……」若如此，馬大法官會如何回應？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總編輯的新聞邏輯

明報職工協會怒轟總編輯鍾天祥突然改變編採高層的集體決定，夤夜更換報紙頭條，將〈加國密件：學生睹六四開槍〉，換成〈阿里巴巴十億助港青創業〉。鍾天祥事後發表聲明，稱「總編輯有權力及責任調動版面」，「按新聞邏輯決定行使權力調動『阿里巴巴』作頭條，並無任何修改有關『六四密件』的報道，原文顯著位置刊出。」

作為資深新聞工作者，作為報紙總編輯，鍾天祥先生豈會不明白新聞放在頭條或二條，意義有何不同？不然，就不會力排眾議，夤夜更動。

如果真的是根據新聞邏輯換頭條，究竟是甚麼邏輯呢？阿里巴巴十億助港青年創業，新聞刊出前一天的中午已經傳出，而且細節都公佈了，在網絡發達的今天，

可說是全世界都知道，嚴格來說，到明天報紙刊出，已成舊聞，除非挖掘到非常獨特的角度，否則只是人有我有的一則普通新聞而已。十億當然數目相當驚人，但這只是基金，並非真金白銀拿出來盡派，充斥着商業宣傳擦靚形象的噱頭成份，雖然也有報紙以此為頭條，但說這就是新聞邏輯，實在難以服眾。

「加國六四密件」，是《明報》的獨家報道，聞說有關文件以千頁計，要從中整理有新聞價值的內容，寫成相關報道，不止是耐性、識見和功力，更重要的是對追尋真相的熱誠。如果從中找到的內容一點新聞價值都沒有，根本就不應刊登。若當中有鮮為人知首次披露的六四關鍵片段，說不定可以將這段中國近世最重要的歷史重寫或改寫，就理所當然應該擺在報紙最重要的位置。《明報》編採高層集體決定擺在頭條，顯見新聞的重要性。若以「還未獲中國外交部回應」作為更改頭條的理由，這種新聞邏輯，在新聞自由的香港，確實難以理解，官方拖延是常有的事，若不作回應就不放頭條，新聞還能繼續做下去嗎？

以上所述，並非甚麼高深的新聞理論，新聞系的初級學生都能理解，我在這裏只是班門弄斧而已。

換頭條爭議未息，又發生陳景輝〈我以前也看明報，但現在不看了〉的風波。陳景輝在面書透露，最初接到編輯的信息是整篇抽走，後來又改變主意，加按語延一天刊出。即是說，高層決定抽走文章的命令已下，而且已在執行當中，後來才改變主意。這是誰的決定？有甚麼理據？《明報》論壇版一向百花齊放，相異聲音可用筆鋒較量，誰是誰非，讓讀者判斷。批評總編輯的文章就不能刊登，這種新聞邏輯，還是我們熟悉的《明報》嗎？後來文章刊出，總編輯亦加了署名回應，但絲毫未能釋疑，反而激起更多問號。

更換頭條翌日黃昏，八十多名《明報》記者在報館樓下擱筆一小時抗議，有發言員工希望同事面對壓力撐住，又要求鍾天祥「以文明說服我」。不少印刷和電子媒體都有跟進報道，但《明報》版面竟然隻字未提，是編採人員認為沒有新聞價值，還是有關報道給壓了下去？請問，這又是哪門子的新聞邏輯？

聞說這個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邏輯。

可能，新聞邏輯也有兩種，一種叫新聞邏輯，一種叫老總新聞邏輯。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大學教育危在旦夕

梁振英有沒有干預港大副校長的人事任命，整整一星期過去，疑雲未清，又爆出以校監身份刪除港大榮譽學位推薦名單的醜聞。有人說，迄今為止，「吹哨者」都是以消息人士身份爆料，還沒有開名，也沒有確鑿的「硬證據」，因此可視為沒有結論的「羅生門」，對梁振英的殺傷力有限。過了農曆新年，事情就會淡化，以香港人的那副德性，再過一兩星期，有心人刻意製造一些事端，就會把這宗事件蓋過，跟以往連串醜聞一樣，任憑風浪起，梁振英仍然能夠穩坐釣魚船。

把事件形容為「羅生門」，是刻意將問題的嚴重性模糊化。若真的是子虛烏有，梁振英和他身邊的重臣，大可斬釘截鐵否認。但無論是發表聲明，還是面對記者，文不對題，言不及義，答非所問，閃閃縮縮，顧左右而言他，所謂否認，全都是技術性。以梁振英把「語言偽術」玩得出神入化的超凡伎倆，如果不是心中有

鬼，心智正常的人，不會如此這般的回應，事情距離真相大白，只有一步之遙。

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高靜芝，全權負責對所有重要諮詢組織成員作政治審查，還是她最為坦白，承認曾經在「茶餘飯後」跟人討論陳文敏和港大副校長人選，但對象是誰，已經忘記。這種情節，漏洞百出，不需花太多腦汁就明白箇中玄機，相信高女士真的沒有說謊的習慣。

梁特首另一位重臣張志剛再三強調對港大副校長的人事任命「沒有興趣」，甚至連港大校務委員也沒有名單。張先生貴為負責撥款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成員，有傳言可能會晉升為主席，連港大校委會成員誰跟誰也不清楚，很難說得過去。張先生前兩天還在報紙撰文，長篇大論談到陳文敏和港大副校長，現又突然說沒有興趣，可能是貴人事忙，故意失憶，又或選擇性忘記。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梁班子充斥着這樣的人，沒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

上有好者，下有甚焉，最關鍵的是梁振英本人。傳媒報道有政府人員致電港大校務委員，要求否決物色委員會一致推薦陳文敏任副校長的建議。特首辦隨即發表聲明：特首及特區政府沒有干預港大副校長的遴選工作，對失實報道深表遺憾。

人家指你「致電」，你回應說沒有干預。「干預」的定義人人可以不同，打個電話，可以是查詢，可以是提點，可以是討論，也可以是警告或恐嚇，可以說統統

都不算「干預」。記者「兜口兜面」再問：「有冇致電港大校委會委員講副校長遴選事宜？」梁特首卻這樣回應：「港大不少校務委員已經向傳媒講，沒有收到政府包括我本人的任何電話。我沒有干預港大副校長的遴選工作，我尊重香港的學術自由。」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為何要答得這麼迂迴曲折，要用人家說沒收過電話，來證明自己沒有打過。這種回應，見得太多了，大家也許還記得「我冇講過我冇僭建」的梁式語言偽術，有沒有對港大副校長遴選表示過關切，梁振英心知肚明，香港人心中有數。

記者又問：「有否提出刪港大名譽博士推薦名單？」梁振英又故技重施：「我不能夠評論任何我在公職裏的個案，但我可以講，我作為行政長官和校監，我完全根據有關的大學條例去履行我的職責。」雖然沒有直接回應，但答案已清楚寫在牆上。

批判《學苑》、干預副校長遴選、刪除榮譽博士推薦名單，種種疑雲表明，大學自主學術自由危在旦夕，港大同學還在退出學聯和選舉內鬥不已，水浸眼眉而不自知，令人痛心得搖頭嘆息。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八日

梁粉主導大學

梁振英政府粗暴干預港大副校長遴選工作風波未息，又爆出刪除港大名譽博士學位推薦名單的醜聞。梁振英又再使出語言偽術的看家本領，企圖蒙混過關。記者再三追問梁振英：「有冇致電港大校委會委員講副校長遴選事宜？」梁特首卻這樣回應：「港大不少校務委員已經向傳媒講，沒有收到政府包括我本人的任何電話。我沒有干預港大副校長的遴選工作，我尊重香港的學術自由。」有沒有打過電話給校務委員，不敢直接答有還是沒有，要借人家的口來說明，顯然心中有鬼。

記者又問：「有冇提出刪港大名譽博士推薦名單？」梁振英又故技重施：「我不能夠評論任何我在公職裏的個案，但我可以講，我作為行政長官和校監，我完全根據有關的大學條例去履行我的職責。」增刪名單是行政長官兼校監的權力，雖沒

有直認不諱，但已經相當清楚，答案是有。

連頒授名譽博士的名單，都要管得巨細無遺，有權力就毫無顧忌地用到盡，生怕有權不用，逾期作廢，權迷心竅到這種地步，實在相當可怕。

有分析說梁振英干預港大副校長遴選，阻擊陳文敏教授更上一層樓，是要懲罰發起佔領運動的港大，對法律學院秋後算賬，要迫使校方除去佔中「匪首」戴耀廷，才會罷休。這種分析固然有其道理，但似乎流於表面，梁振英對大學教育的深謀遠慮，已經遠遠超過懲罰和算賬，而是要全方位牢牢控制香港的大學教育。

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二零一五年）年底任滿，還有若干委員也會相繼離任，取而代之的會是清一色梁粉，是意料中事。即使陳文敏教授最後能成功坐上副校長席位，但當最高權力機關校委會成員悉數由梁粉把持，以陳教授一人之力，也難以挽狂瀾於既倒，港大染紅，指日可待。

港大只是八大院校之一，要全面控制本地大學教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權力掌握在誰的手裏，才是致勝關鍵。主席鄭維新剛好又是年底任滿，早前進入教資會的張志剛，盛傳將接替教資會主席一職，若成為事實，將會為香港的大學教育帶來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

佔領運動期間，左派輿論和梁振英本人，都傾力推銷「顏色革命」論、「外來勢力」論，雖然只能拿出「觀塘匯豐本票」作為證據，鬧出天大笑話，但已成功造成輿論鋪墊的效果。《學苑》的「香港民族論」，梁振英視為千載難逢的機會，在施政報告高調批判，給在他治下的香港亂局，定性為外來勢力和港獨造成的結果，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梁振英更緊跟內地極左思潮冒起的大形勢，以搞好青年工作為名，牢牢控制意識形態，先拿港大試刀，副校長人選、名譽學位名單，然後到港大校委會主席和成員，統統都要過問。再來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和成員的委任，梁粉將無可避免成為主導，緊握大學撥款的動脈和咽喉，控制大學教育的任務，就完成得八八九九。若院校師生只顧份工，表現麻木，反應冷淡，梁振英就會得寸進尺，不全面控制，誓不罷休。

梁振英的倒行逆施，已激起學術界的反應，但一星期下來，師生的抗議聯署仍不足一千，可見迫在眉睫的危機感仍然不足。港大同學全副精力投入退出學聯和學生會選舉，退聯更迅速蔓延到其他大學，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已經水浸眼眉，大學生還對內鬥樂此不疲，梁振英躲在暗角，笑到無法收聲。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八日

退出學聯，然後呢？

香港大學公投通過退出學聯，各大學紛紛成立退聯關注組，大專院校退聯潮，烈火燎原。退聯的論述，離不開學聯體制不夠民主、領導層不是公民提名、未經一人一票普選產生、代表性認受性不足；學聯的院校共識制，令決策緩慢，在雨傘運動期間，錯失了不少關鍵時機；要求學聯改革的呼聲，幾年前已開始提出，即使不是毫無反應，也是敷衍了事，別無他法，惟有退出；更有論者指出，退聯潮，對所有民主派政團發出警號，代議制度已經失效，只有直接民主，才是出路。

我不知道這些深層次的論述，是退聯同學的真正想法，還是只是理論家們的一廂情願，把高深理論加諸同學口中，令退聯論述，聽起來更為完美。我在電台訪問了主張退聯的同學，似乎並沒有想得這麼深入，他們不滿學聯產生的制度、推行的

路線而選擇提倡退出。他們也沒想過通過贏得學生會選舉進入學聯奪權，退出學聯後更沒計劃成立新的學生組織，取學聯而代之。簡而言之，現在只一心一意「拆散學聯」，其他的以後再算，沒有任何後續的設想。

這種情景，似曾相識，在雨傘運動各佔領區都曾經出現。有人在佔領區到處張貼「提防左膠散水」的海報，將不同意見者一律打為「左膠」。有佔領者大聲指斥學聯學民佔中三子都不代表我。「沒有大會只有群眾」叫得震天價響。他們更進一步在佔領區圍學聯學民，聲嘶力竭，要除之而後快。有人要拆大台，指大台不民主，窒礙言論。更有人要解散糾察，指維持秩序的糾察，影響集會人士的自由。

問他們拆了大台，解散糾察，然後如何？沒有「然後」，也沒有「如何」，總之是「沒有大會，只有群眾」，誰也不代表誰，否則就是褻瀆了群眾運動的神聖。這種思路，與退聯的想法如出一轍。退出學聯，然後如何？沒有「然後」，也沒有「如何」，今天就是要退出，不打算進入學聯奪權，也沒計劃成立新組織另起爐灶，以後怎麼辦，交由同學討論，這就是直接民主。

今天發生的退聯潮，是雨傘運動後期一連串事件的延續。「沒有大會，只有群眾」的說法，令整個運動缺乏方向，退場給人罵左膠，升級給人罵激進，退不得

進亦難，長期膠着，民意逐漸流失，爛尾收場。今天退聯，至少在客觀效果上，造成學聯代表性成疑，非但沒有因雨傘運動凝聚力量，反而令人覺得學生組織潰不成軍，學生運動敗象紛呈。

有人說，出現退聯潮，中共最高興。網上一片指摘之聲：退出就退出，中共高興不高興與我無關，敵人贊成你就反對，難道敵人吃飯，你就不吃飯？很夠霸氣，沒有人敢反駁，但邏輯上說得通嗎？中共最忌憚是學生運動的力量，最害怕是同學的團結，搞散學聯，又沒有成立新的學生組織發揮作用，在大形勢上，不是對中共，對土共，對特區政府最有利嗎？除非搞散學聯的目的就是要讓中共高興，那就另當別論。

有人說，學聯存在，中共更容易對付，只要打擊一個學聯就夠了。如果八大院校相繼退出，要逐個擊破，難度更大。這只是鍵盤戰士一廂情願的幻想，沒有多少事實根據。

搞散學聯，誰會笑到最後？這是不能迴避的問題，需要縝密思考，不是網上的霸氣論述就可敷衍回應。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只要講人話　已經很動聽

曾俊華第八份《財政預算案》，坊間焦點，不是令人「皆大歡喜」的加碼派糖，不是後續的加辣樓按，也不是趕盡小販又推行流動「美食車」的古怪建議。上千億「未來基金」詳情欠奉，無法討論。突然又提商品銷售稅，似乎又是講過就算。預算案沒有新意，也無驚喜，很快就被其他更搶睛的新聞蓋過。

更有興趣是預算案的政治信息，曾俊華與梁振英，就香港核心價值，在各自地盤互別苗頭，引起花生友熱議。

作為主要官員，曾俊華不得不跟隨政治大氣候，開首就譴責佔領運動，也不得不動用近三億公帑，減免有關行業半年牌費，「補償」在佔領運動的損失，看得出是半心半意走過場來應酬建制派。

佔領期間，這種情況早已出現過。曾俊華與他的財金官員，沒有跟隨特首的極

左路線，也沒有統一口徑指摘運動衝擊經濟，反而不時公佈資料，顯示佔領運動對本地經濟，包括股市金融地產、旅遊零售，並無造成很大的影響，部份行業更有所增長。讓數據說話，以堵塞極左的悠悠眾口。

曾俊華與梁振英截然不同的核心價值，更在預算案中表露無遺。提到劉進圖去年（二零一四年）今日被斬六刀，雖沒點名，也令人錯愕。這不但與預算案完全無關，劉更在不久前發表文章，揭露特區政府干預港大副校長遴選，曾俊華毫無忌諱地把搞到梁振英「周身蟻」的劉進圖稱為多年朋友，並在官方文件立此存照，顯然對他老闆並不賣帳。

曾俊華提出香港新一代「渴望心中富有」，不是食飽就夠，而是追求自由、愛和尊重，「這是社會成熟的表現，對這種轉變，我們需要回應」，與學術界對雨傘運動「後物質主義」的討論互相呼應。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殺氣騰騰批判《學苑》，「錯誤主張不能不警惕」、「對大學生和其他青年人，更要是其是非其非」。兩位特區高官，儼然活在兩個世界。曾俊華坦然承認他與梁特首「二人成長過程不同，成長時期很多時間在外地生活」，但強調他與特首的說話「目標一致」。兩高官擁抱的價值南轅北轍，「目標一致」只是套話，矛盾已經表面化。

記者問曾俊華「唔着西裝係咪唔怕涼（不怕梁振英）」，財爺沒有面黑，笑笑

口回應：「咁都畀你諗到。」宣讀預算案，被長毛叫「全民退休保障」口號打斷，曾俊華更對身旁的袁國強笑稱「It's a good break, I need that.」。這並非幽默感那麼簡單，而是個人修為，更是面對異見的表現和價值取向。

曾俊華和梁振英同台較量過了。有示威者擲雞蛋。曾俊華中了頭獎，蛋液濺身。梁振英繃緊着臉，譴責暴力，嚴肅追究。曾俊華雖有點狼狽，清潔過後，笑容滿面：「好彩今日冇着靚西裝嚟」、「心臟唔好，醫生叫我唔好食咁多雞蛋」，親和力固然把梁特首比了下去，應付突發事件，更能舉重若輕，化解於無形，高下立見。

同是政務官出身，林鄭月娥沒有曾俊華那種淡定與從容。推銷政改，「緊張」兩個字刻在臉上，固然是方案太爛，賣得出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更關鍵的是，林鄭有企圖心，希望更上層樓，害怕觸怒阿爺，表現得謹小慎微，規行矩步。曾俊華想不想做特首？以他的「鬼仔」性格，特別是擁抱的西方價值，難若登天，曾俊華當然有自知之明，無所求，自然會講人話。只要講人話就夠了，已經很動聽，很得人心。

二〇一五年三月四日

曾俊華黑馬之路止步

有人將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視為可問鼎下屆特首的黑馬，機會有多大？先要了解一些背景。梁振英兩年多前上台，特區政府大換血，財金班子幾乎原封不動地留下來。政圈一直流傳，這是北京的部署，中南海諸公最重視香港經濟穩定和財政健全，對靠打民粹牌突擊勝出的梁振英並不放心，擔心他大灑金錢把儲備耗盡。曾俊華等留下來，目的是看管着梁振英防止他亂花錢。

後來，梁振英改組政府架構，企圖塞進副財政司司長，屬意由心腹愛將陳茂波出任，搶奪特區財金政策的權力，後因立法會拉布胎死腹中。再後來，梁振英又成立兩個重要組織：經濟發展委員會和金融發展局，引入大陸富二代擔綱演出，目的也是分奪財金部門的權力，在官員極力抗拒下，陰謀無法得逞，兩個組織，最終淪為口水會。

北京對曾俊華委以重任，當然是因為他的財金經驗和行政能力，但這不等於對他絕對信任，甚至會捧他出任下屆特首。原因非常簡單，共產黨的用人標準，不在能力，而在忠誠，一言以蔽之，是否忠於黨忠於國家？在關鍵時刻站在甚麼位置？

曾俊華第八份《財政預算案》，可議之處不多，但當中透露的政治訊息，已足夠令這隻特首黑馬，永遠無法翻身。曾財爺在預算案結語中，把撰文揭發梁振英干預港大副校長遴選的劉進圖，稱為「多年朋友」，已經犯了站錯位置的政治大忌。後又大談當今新一代「渴望心中富有」，追求的不只溫飽，而是自由、愛、尊重，與學者對雨傘運動年輕人投入參與，香港已進入「後物質主義」的分析，互相呼應。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疾言厲色批判《學苑》，要警惕大學生和年輕人的錯誤主張，緊跟本地左報誇大港獨危機，對北京大跳忠字舞，以贏取政治支持得以連任。曾俊華在預算案中強調香港核心價值，與今天的極左主旋律格格不入，擺明與梁振英互別苗頭。試問，北京官員看在眼裏，曾俊華的特首黑馬之路，還有運行嗎？

不知曾俊華是否還嫌訊息表達不夠清楚，更借奧斯卡頒獎禮機會，在《香港家書》中就普世價值進一步表態。他先讚揚《解碼遊戲》的編劇，致辭提到自覺古怪，欠缺安全感的兒童不要害怕，要 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保持真我，特立獨行，這是否他的夫子自道，在特區芸芸一眾鸚鵡學舌官員中的寫照？

他又毫不忌諱地，提到 John Legend 和 Common 領取最佳電影歌曲的致謝辭，鼓勵香港雨傘運動，「想不到……在香港這邊會引起頗大的迴響」。

曾俊華最後感言：「多位得獎者提及的價值雖然不盡相同，但在背後驅使他們的其中一個動力，我相信是共通的，那就是對自己所屬地方的感情和自豪。這份感情和自豪感，可以令不同意見、喜好、信仰的人，都可以走在一起，共同努力，共同建設。」

連提倡「命運自主」，反對水貨客都視為港獨的今天，梁振英更「食住上」，把雨傘運動打為港獨與外國勢力的陰謀，以洗脫自己的管治無能與失當。曾俊華強調「自己所屬地方的感情和自豪」，必定刺痛北京，也會令梁振英混身不自在。同是政務官出身的林鄭月娥，肯定不敢講曾俊華同樣的說話，因為林鄭仍有所求，以為自己有機會做下屆特首。

梁振英為了一己之私，不顧體制，突然把曾俊華創新科技政策的職務「撼柴」，兩人不咬弦已浮上水面。在官場打滾幾十年的曾俊華當然自知行人止步，退一步海闊天空，做回一個人，就可以講出自己的真心話。

二〇一五年三月四日

權威消息　亂投藥石

政改第二階段諮詢終結，特區政府威逼利誘，企圖催使泛民轉軚，至今似乎還未能得逞，情急之下，藥石亂投。多個傳媒引述接近中央權威建制人士的消息：二零一七政改方案若不能通過，政制將原地踏步。梁振英處理佔領運動，得到中央肯定，一千二百人的小圈子選舉，將大大有利於梁振英連任，如果梁振英真的能多做五年，肯定會重推二十三條立法。

這個「政改不能通過梁振英勢必連任」的理論，已經聽過不只一次了，也不自今日始，大半年前已在政圈廣泛流傳，建制左派愛國陣營早已言之鑿鑿。不善忘的港人，大概聽過建制政黨「Any one but CY」（除了梁振英，任何人都接受）的說法。早前，林鄭月娥在一個政改論壇上說得相當坦白：「二零一七年如果落實特首普選，選民可因應當選後特首有否履行其競選承諾，用手上一票決定是否支持該特

首連任。」

用這個理據說服泛民回心轉意，表面看來，放諸民主政制，四海皆準，但矛頭指向梁振英，卻呼之欲出。潛台詞是，如果港人不希望梁振英繼續蹂躪香港，就要通過政改，用一人一票把梁振英踢走。

也許這是林鄭的真正想法，也許這是政改鐵定否決，山窮水盡之際，中央和特區師爺想出來的「絕世好橋」，也許這更是大打心理戰模糊焦點的權謀，也許這也是另有所圖的泛民，用來合理化自己轉軚的論據。無論這個理論如何色彩繽紛吸引眼球，但只要回到基本，只要大家毋忘初衷，就知這種令人眼花撩亂的花招，根本不值一駁。

先政治篩選後一人一票，梁振英的連任機會就降低，甚至歸零？這太小看共產黨對這種畸形選舉政治控制的能力了。參選人要經過提委會篩選，超過一半提名才可成為正式候選人，這是整個設計的關鍵。如果中央屬意梁振英連任，能夠出閘與梁振英競爭的，都可能是鍾樹根加蔣麗芸之流，可能有質素好一點的，也只能是陪跑分子。有哪個不生性，又有可能勝出的堅持要選，最後都可能醜聞纏身，未出閘，已經黯然下台。唐英年鬥梁振英一役，已經是絕佳示範。

如果政治操作令梁振英在一人一票中勝出，將為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

梁振英挾強大民意連任，那時候重推二十三條，更是威力無窮，遇人殺人，遇佛弒佛，誰都無法阻止。

否決政改，原地踏步，一千二百人的小圈子選舉，梁振英是否鐵定連任？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政局變幻莫測，誰也說不準明天會發生甚麼事情。即使真的如此，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民意基礎薄弱，政策寸步難行，相信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硬推二十三條，惹來無可收拾的亂局，肯定吃不完兜着走。

更重要的是，若二零一七政改獲得通過，政治篩選的一人一票變成事實，中央可以大條道理，說普選根據《基本法》已經落實，甚至可以名正言順，向英美等西方勢力交代，看，中國政府信守了在香港實現普選的承諾，將來可以修改優化的說法，都是一堆廢話。若仍然維持今天的小圈子選舉，一天真普選還未實現，至少，香港人還可以繼續爭取。

到處放風的權威消息，極有可能，是給轉軚泛民搭建一個下台階：通過政改，用一人一票阻止梁振英連任，不是香港人樂見的嗎？這種欺騙性甚強的說法，只要頭腦清醒，毋忘初衷，就不容易上當受騙。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愛國愛港者的哽咽和眼淚

二零零七年，時任發展局長的林鄭月娥，到皇后碼頭出席論壇，與保育天星皇后的本土八十後唇槍舌劍，誰也不能說服誰，但林鄭肯擺出如此這般傾聽民意的姿態，成為一時佳話。時間再回撥至二零零三年，時任保安局長的葉劉淑儀，在中文大學烽火台，與同學辯論二十三條，被視為深入虎穴。葉局長受不了同學的詰問，反唇相稽，一片喝倒彩之聲，不論結果，也算盡到局長推銷政策的責任。

政改諮詢接近尾聲，以林鄭月娥為首的政改三人組，早已事先張揚，第二階段諮詢，不會搞公聽會，也不會有甚麼大型論壇，原因路人皆見，是擔心出現強烈不同意見，更對可能出現的衝擊怕得要死，只敢出席一些自己友團體舉辦的座談。希望聽到的，都是擁護「八•三一」決定，要求「袋住先」的鸚鵡學舌。今天的政改三人組，龜縮膽小，拒絕辯論，害怕挑戰，與八年前的發展局長、十二年前的保安

局長比較，倒退何止十萬八千里。

教育工作者聯會，是根正苗紅的左派教師組織，忠貞老實愛國愛黨，指到哪裏打到哪裏，經得起歷史考驗。三人組出席這種政改座談，安全系數超標，肯定不會出亂子，在一片和諧之聲走過場，應該在預期之中。

機關算盡，總會人算不如天算。誰會料到，一對愛國教育工作夫婦，一位是前中學校長，一位是小學老師，含着眼淚，激動說出一番真心話，論壇主持人企圖阻止沒有得逞，把林鄭等人殺個措手不及。

前校長黃偉賢帶頭提問：「局長、司長你哋要考慮，如果你畀唔到一個真普選香港人，香港教育係唔使做，因為……（哽咽）因為政府帶頭講大話……（激動流淚），你叫我哋點去教育下一代？」

教數學的黃校長更說：「『八●三一』決定明顯係維持篩選，篩選同普選根本係兩個相反嘅意念，我作為數學老師，唔會教同學有啲圓形係四方、有啲四方係圓形，我作為老師，係要教學生真嘢。」六四後，學生擔心回歸，黃校長舉出《基本法》說服他們，說香港將會有一個經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用普選產生特首。黃校長說：「當時我啲學生接受，我都接受，因為我哋心目中嘅普選，係普及而平等嘅選舉，如果當中話畀我哋聽係有篩選嘅，我諗當時有好多人已經雞飛狗走，我覺

得我呃咗我啲學生。」

黃校長這番肺腑之言，聞之令人心酸動容，也說出了多少過來人的心聲。一九八零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人心惶惶，絕大部份香港人，包括根正苗紅的本地左派和紅色資本家，都對香港「回歸祖國」缺乏信心，走資移民的大不乏人。後來大局既定，《基本法》對經濟、法治、權利和民主的保證，儘管港人仍將信將疑，但總算是白紙黑字的承諾，中共也在國際社會和幾百萬香港人面前，信誓旦旦說會遵守。

回歸未到十八年，翻臉如翻書。當年的所謂莊嚴承諾，用人大釋法，用常委決議，用語言偽術，一次又一次的延遲，推翻，扭曲，更謊話連篇，把普及而平等選舉，變成有政治篩選所謂一人一票。一度真心相信《基本法》，一度用《基本法》條文說服學生的黃校長，身處今天的局面，怎能不心生內疚，怎不會氣憤落淚。

黃校長和太太都是明言不會移民的愛國者，情操經得起考驗。人大「八●三一」決定，傷害了多少獨立思考愛國者的感情。政府威逼利誘，催使泛民四票轉軚來挽救政改，即使得逞，但能夠騙得過追求真普選，經歷過雨傘運動的香港市民嗎？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義士與藍絲同一個模倒出來

聽過這樣的一個理論：兩派長期鬥爭，行為模式、思想形態，一直在向對方學習，一直在被敵人同化，所做的一切，跟對手幾乎同一個模倒出來，變得一模一樣，成了一對孿生兄弟。

本來對這個理論將信將疑，但後來多讀了點歷史，多做了現實的比照，發現屢應不爽，幾乎沒有任何例外。眼前，信手拈來，就有非常貼切的例子。

各區反水貨行動，惹起極大反響。事情的轉折點，在誤中副車，嚇喊女孩、推倒阿伯、腳踏追踢疑似水貨客的行李，結果引來輿論反彈，予政府建制左派以口實，炮轟他們為暴徒。

對於這些效果適得其反的粗暴行徑，無論是本土派組織者，還是參與反水貨行動者，非但沒有認真檢討、反思策略，向被騷擾的無辜者誠心道歉，反而死頂死撐，更是沾沾自喜，認為如果沒有此等激烈行徑，特區和北京官員不會正視，大陸

旅行團和自由行顯著減少，證明行動立竿見影。

綜合反水貨本土義士為自己開脫的解釋和藉口，每一項都似曾相識，諷刺的是，跟他們的敵人與對手，口徑幾乎毫無分別：

反水貨義士：「女兒被嚇大哭，如果媽媽是正常的話，應該馬上帶女兒離開！」**藍絲死忠：**「參加非法集會，警方警告會用武力，正常人都應馬上離開，受胡椒噴霧，被警棍打是活該！」**反水貨義士：**「那個女人表現古怪，面對咁嘅場面，正常人應該會驚，你怎能排除是中共派來的特務？」**藍絲死忠：**「『佔中』是美國支持的顏色革命，肥佬黎的助手是美國特務，黃之鋒上美國軍艦接受海軍陸戰隊格鬥訓練。」**反水貨義士：**「你今次冇走水貨啫，點知你下次會唔會？」「你冇走水貨，但係你啲同胞有喎！」**藍絲死忠：**「今次你冇帶任何示威物品、標語同橫額，但點知你會唔會嗌口號，所以一樣唔畀你入去！」**反水貨義士：**「網上起底人肉搜尋，圖文並茂，那個女人是對付法輪功青關組的成員。」**但兩個人根本不像，反響不大。藍絲死忠：**「港台女記者被打，互聯網起底，改圖聲討，她是參與旺角佔領運動。」**連人有相似都說不上，最後證明是子虛烏有。**

仔細比較，原來義士與藍絲，用的是同一套邏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本分不清誰是誰。

荒謬之處，當然遠遠不止於此。反水貨義士把拖篋的都當成是水貨客，用腳追

踢行李，粗言穢語驅趕。但他們仍聲大夾惡，為這種行徑辯護：

「我們被逼瘋了。」「唔會道歉，因為行動係政府逼出來嘅！」

「做咗咁多嘢，六八九一直冇反應，要用震懾的方法，政府才會注意。」

「喺家打仗呀，肯定會傷及無辜！」

「連一個細路女都嚇唔喊，點搞革命？」

「佢哋佔領你嘅地方，你同佢講政治道德？」

「唔好用聖人標準來要求反水貨的行動者。」

「區區一個小蝗蟲流眼淚，你哋就咁緊張，反水貨義士被黑警打到流血，咁又點呀！」

「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只要結果，過程並不重要。」「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甚至比對手還要去得更盡，才能達到想要的效果，才能取得勝利。」「政治鬥爭，當敵人沒有底線，也不講底線的時候，只有左膠才會講政治道德！」

反水貨義士無論自認目的是如何高尚正義，但他們的論述邏輯，言行舉止，與左派藍絲六八九官員沒有任何分別，已經失去正當性，也會愈來愈失去支持，沾沾自喜，只是沒有自知之名，自我感覺良好。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早着先機　爭寵獻媚

每年三月北京人大政協，是中共一場自編自導自演的大戲，代表們委員們都只是「茄喱啡」，襯托着黨的偉大光榮正確。領導在台上發言，在適當停頓位懂得拍掌，再投下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贊成票，接受媒體訪問時大唱讚歌。臨時演員都要表現得專業，落力演出，才會得到青睞，繼續獲得獎賞。

不知是否接近權力特別亢奮，說起普通話來忘了自己的真正身份，以為真的做了代表，港區人大政協在兩會期間，表現特別令人側目，用「群魔亂舞」也不足以形容他們的醜態。

政務官出身的羅范椒芬，在特區政府官至教統局常秘、廉政專員，後因干預教院學術自由倉皇下台，現貴為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兩會期間接受內地媒體訪

問，為了表達對黨國的忠誠，幾乎到了語無倫次的地步：「今天青年人大都不看報紙了，受的影響都是來自動新聞、社交媒體。主流媒體的報道少談及國家的發展、進步和成就，多揭露社會上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青年難免對國家欠認同。」

然後，羅范竟然作出這樣的提議：「我覺得家長很難抓的，只能抓教師，要從新教師、年輕教師抓起。可以考慮在教師教育中加入國情教育，譬如到內地的大學上一個月國情課，作為入職的基本要求。」「一定要虛心去了解國家。」「各大學規定學生北上修讀一個學期，帶有學分，讀法律學生要學中國法律，北上修讀最為恰當。」「每一個大學生有機會來內地交流一段時間，在這裏生活一段時間，想法就會不同。」

「家長很難抓」、「只能抓教師」、「從新教師、年輕教師抓起」，一個「抓」字，說明政務官出身的羅范，真是一個快速學習者，只做了幾年人大代表，這麼快就熟悉共產黨的慣用語言，「思想教育要從娃娃抓起」，投其所好，領導一聽就明。要在中共的官場上位，肉麻地落力擦鞋，甚至心甘情願的擦領導屁股，是個人選擇，外人無權置喙。但用出賣港人利益來換取功名權力，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接受。

香港對教師的資格有非常明確的要求，經過訓練，取得學位，才可以任教。在目前的規定下，再增加「到大陸上國情課」，作為入職要求，是徹頭徹尾的僭建。所謂「國情課」，是效法大陸的政治教育，是典型的洗腦過程，應付共產黨的政治需要而設，不少大陸老師學生都感到非常厭惡。如此荒謬的提議，竟然出自曾經做過香港教育高官，取得香港教育學位的羅范之口，是何等令人震驚。

不要以為羅范只是「隨口喻當秘笈」，語不驚人死不休，她的說法是有根有據，有迹可尋的。早前有本地報章訪問了共青團第一書記秦宜智，據他透露：中國教育部跟特區政府正在進一步協商，在香港推動國情教育，包括中國歷史教育。秦更認為，經過佔中運動，「青少年工作應該進一步抓緊」。如果教育部真的與特區政府合作在香港推動國情教育，就需要有合適的老師，北上接受國情課，就是最基本的要求了。羅范是否早知有這樣的計劃，早着先機，率先披露？

一度是鐵梁粉的羅范，與梁振英貌合神離，早已傳遍政圈。沒有最左，只有更左，羅范提出如此極左的建議，獻媚是為了向主子爭寵，誰可排除這個可能性。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私人聚會　表忠大會

早前梁振英在禮賓府一連幾天宴請建制派人士。初見被邀人士名單，以為純粹是反佔中慰勞宴，好像在滅罪聯席會議上，梁振英公開讚揚警務處長曾偉雄任勞任怨，講一聲「Andy，感謝你！」就圓滿結束，勝利完成。但看見這幾天的發展，事情似乎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梁振英聲稱這是私人聚會，沒有對外開放，不准錄音錄影，也不准記者到場採訪。聚會在禮賓府進行，這也是梁振英的官邸，私人性質或許還說得過去，但這個私人聚會竟然會有官員參與，卻聲稱休假參加，擺明是欲蓋彌彰了。

參加者包括了建制政界、前高官、人大政協和傳媒高層。記者訪問了部份與會者，從他們複述梁振英的發言內容，聚會絕對不是私人性質，這既是一個批判大會，批判民主派、批判傾向民主派的學者教授，也是一個動員大會，動員建制派對

反對言論的制衡與反擊，更是一個向北京表忠交心的大會，把香港形勢，再一次描繪為顛覆中國的橋頭堡，用危言聳聽，謊報軍情，來穩固自己的地位。

梁振英在發言時特別點了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和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浸大教授陳家洛的名字。梁振英引述陳健民的文章：「我相信中國現時的發展模式是不能持續的，十年間必有大變，屆時會為香港提供政改的機遇。我相信兩傘世代已經覺醒，十年間這些年輕人在體制內外將製造更大張力迫使政府回應。」又提到陳家洛接受報章訪問：「我時時在班上挑戰我的學生，問他們有無想過有天早上醒來，五星紅旗升不起，有無想像過歷史重擔要忽然落在他們身上。」

梁振英指出，陳健民的希望不是在香港，而是國家出現「大變」，認為香港有人與外部合力，希望內地出現一些「大變」，必須警惕。梁振英又說，無論在時間和空間中，今日包括他自己在內的香港人，都有為國家守住門口、守住制度的歷史使命。梁振英呼籲各界用輿論壓力氛圍，防止有關言論蔓延。

「中國大變論」，甚至「中國崩潰論」，其實都不是甚麼新鮮的事物，八九六四後，西方極為流行，還有專書論述。最近又有西方輿論重新提起，並舉出多個現象支持中國即將崩潰的論點。

這些西方觀點，你可以當作是學術探討，也可以視為政治宣傳，根本不需官方

反駁，在言論和學術自由的西方，已有不少論述提出截然不同的觀點。梁振英又何必煞有介事地提出甚麼要「警惕」，更提高到要「為國家守住門口」、「守住制度的歷史使命」？

特別要注意的是，梁振英要與會的建制派，包括部份傳媒高層，要「用輿論壓力氛圍，防止有關言論蔓延」，如何用壓力防止言論蔓延呢？招數不多，無非就是制衡輿論，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控制大學。

梁振英在會上更特別提到：「有民主派的大學講師，在授課期間只灌輸自己的價值觀，而沒有提及另一方面的意見。」我們需要特別警惕的是，這是梁振英向學術自由宣戰的表白。大學講師在課堂上授課的內容連梁振英都知道，當然是有職業學生舉報，講了甚麼不講甚麼都成了「罪證」，中國大陸課堂上的政治審查，原來早已在香港出現。

今年（二零一五年）內，香港各大學的校董會校務委員會，還有手握大學命運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將有重大人事變動，意味着大學的管治模式和手法將會出現激變。梁振英在閉門會議中接連批評大學教授，對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已經敲響了戰鼓。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曾偉雄的家暴指引過時十年

究竟禮賓府內有沒有家暴，當事人沒有公開澄清，警方也沒有積極介入查個水落石出，外界很難得出準確無誤的結論。事件所以哄動，所以全民關注，香港第一家庭出事，花生友喜七嘴八舌圍觀看熱鬧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無論是警方的處理手法，還是梁振英自己的辯解，都啟人疑竇。當中有沒有人運用權力阻礙調查？有沒有人怯於權勢不敢秉公處理？若查明屬實，這就不但是梁振英的家事，而屬公權力運用是否恰當，有沒有以權謀私，是否受到足夠監察的問題。

警務處長曾偉雄，被梁振英等高官公開表揚，佔領運動期間任勞任怨，一哥或許希望投桃報李，輿論洶湧當前，身先士卒為梁振英擋子彈。

曾偉雄第一步是淡化梁齊昕對母親掌摑推撞和粗言侮辱的指控：「網上好多嘢發生，我哋唔可能就個別人士喺網上講過嘅嘢就走去調查。」「你喺網上講過嘅嘢

都唔希望警方去調查，係唔係？」但巧合又諷刺的是，曾偉雄在接受記者訪問前，在滅罪委員會上，大聲強調打擊網上號召反水貨示威：「網上言論、網上世界受法律嘅約束係一樣，如果有人喺網上作出違法嘅言論，佢可能已經犯咗法，警察當然會採取執法行動。」網上反水貨言論要調查，網上被虐待毆打的指控，同樣可能涉及犯罪就可置諸不理，官字兩個口，這究竟是多少重的標準？

為了做得更徹底更一乾二淨，曾偉雄不惜扭曲家暴的定義，他說：「我留意到最近坊間的報道，將家暴和親屬之間暴力混淆咗，家暴是指配偶或有親密關係嘅伴侶，不論性別，之間出現嘅暴力。如果不是配偶，或有親密關係嘅伴侶之間出現嘅暴力，就不屬於家暴，所以我哋家暴好多嘅指引就唔適用。相反而言，如果係其他家人之間出現問題，可能會涉及親屬之間嘅暴力，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當然我唔想揣測究竟有冇發生過暴力或邊種暴力。」

對香港家暴法律變化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曾偉雄對家暴的理解，與現實脫節了接近十年。二零零四年天水圍發生滅門慘案，新移民金淑英與一對六歲女兒被丈夫斬死，兇手畏罪自殺，最後傷重死亡。金淑英生前多次被丈夫毆打，曾到警署報案，當值警察不但不受理，並公開謊稱死者生前從沒報案。真相揭發後，輿論沸

騰，警方急忙制訂指引處理家暴案件，曾偉雄所說的「家暴指引」，就是當年的產物。

後來，關注家暴的學者和社福界人士指出，家暴條例的涵蓋面極為狹窄，除了虐兒、虐偶的個案外，爺孫媳婆、兄弟姊妹、叔伯姑舅等其他同住親屬，肉體和精神的虐待事件，也發生得相當頻密。幾經努力，香港法例第一八九章的家暴條例修訂為《二零零八年家庭暴力（修訂）條例》，覆蓋面比以前廣泛得多，再經兩次修訂，改名為《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

若警方「家暴指引」仍停留在十年前，只適用於「配偶或有親密關係的伴侶」，說明他們的指引已經過時，沒有根據法律作出修改，亦說明香港警隊沒有與時俱進，法例修訂生效了整整八年，警察仍拿着過時的指引處理家暴，曾偉雄還用這個老皇曆做擋箭牌。

更可怕的是，曾偉雄為了維護主子，掩蓋真相，不怕人家笑話，挖空心思拿出警方過時的家暴指引，以為這樣就可以堵住輿論民意的悠悠之口，只能說是欲蓋彌彰，適得其反。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梁振英「插旗」的意圖

梁振英被記者追問會否競逐連任，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一貫口密，工於心計的梁振英絕少公開透露真正意圖，一路走來，回應的口徑，不多也不少：「我目前只專注特首工作。」但今次卻一改口風，說「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當然是說連任特首。

為何要在這個時候表態，中央已給他祝福，無論政改通過與否，梁振英已鐵定成為二零一七行政長官的真命天子？這樣的想法，會不會太天真太傻？

不妨回過頭，看看幾年前的歷史。特首換屆，唐英年是中央捧出來的真命天子，但中途殺出個梁振英。當時，梁振英連拿到足夠提名票都沒有把握，得中聯辦全力協助，取得漁農界的六十票才勉強出閘。唐英年的醜聞，在選舉關鍵時刻，不遲不早，突然連番爆發，民望插水式下滑。在如此這般的政治操作下，中央沒有其他選擇，梁振英才得到祝福去馬競逐特首。當時，有消息傳出，中央希望「好

好睇睇」，一千二百名選委最少拿到七百票「高票」當選，但最後梁振英只取得六百八十九票，建制撕裂至今，暗潮波濤，早已爛到出面。

梁振英政治「打尖」躋身參選，早有前科。突然煞有介事的宣佈「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只是重施插旗的伎倆。值得討論的是，為何是這個時機？產生了甚麼效果？

人大政協兩會，黨和國家領導人異口同聲，對梁振英的管治，特別是雨傘運動時的表現讚譽有加，梁振英當然認為，這是透露參選意圖千載難逢之機，起碼會傳遞出這樣的訊息：阿爺是支持我的。

更關鍵的是，特首大位，強敵環伺，建制派虎視眈眈，盞盞都不是省油的燈，梁振英任期剛過一半就要表明心迹，明確不排除參選連任，是要向建制派發出清楚不過的訊息：我梁振英要連任，中央支持我，你們不要跟我爭！

兩會期間更傳出建制權威消息：若泛民否決政改，政制原地踏步，維持小圈子選舉，梁振英就會鐵定當選，任內推出二十三條立法，港人有難。若政改通過，一人一票選特首，梁振英當選機會大大降低，香港人便有好日子過。

不論權威消息孰真孰假，把梁振英比作丫烏婆來嚇細路，對現任特首來說都極大侮辱。但這種說法，在建制派內部有一定市場，放出這樣的消息，更不能排除是中共派系權鬥的政治操作。梁振英可能看見形勢不妙，為免夜長夢多，公開聲言

「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等同「報名」參選，目的是造成既定事實，任何派系都不能把他剔出名單之外。

泛民三番四次簽名綑綁表示企硬，但京官為何突然表示對政改通過仍感樂觀？為何鄭耀棠仍說泛民會流着眼淚投支持票？這是心理戰術，還是事實陳述，未敢判斷。

政改具體方案即將面世，不少官員作最後衝刺推銷。這個官員說：「政改不是終極方案，袋住先，將來還會優化。」那個官員又說：「要中央白紙黑字承諾優化很難，也涉及複雜的法律問題，可以考慮用表述方式，代替具體承諾。」橫看豎看，都逃不出寶藥黨街頭騙案的影子。在繁雜紛亂，眾聲喧嘩中，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一句話，清晰了整個形勢：「泛民說的袋住先，等於袋一世，是個好真的問題。」「鍾樹根問了一個好醒的問題，『八●三一』決定已完全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定，若條例仍存在，將來又有何優化空間呢？」

試圖說服港人「袋住先」的官員，準備轉軚投贊成票的泛民，曾鈺成鍾樹根提出的問題，你們可以圓滿解答嗎？

二〇一五年四月一日

梁振英的真理部

《基本法》草案有關行政長官選舉方案，究竟有沒有公民提名的建議？本來並不是甚麼難解的歷史懸案。相信不少當年跑過《基本法》新聞的記者，都會收藏了那本一九八八年四月出版，淡黃色封面的《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大家不妨從牀底拿出來，翻開附件一特首選舉的部份，總共羅列了草委們提出的五個方案，其中方案三：六百人組成的選舉團投票產生特首，候選人就「由五十名香港永久居民提名」。五十名香港永久居民提名，不經任何政治篩選和審查，不需經過甚麼入閘和出閘的繁複程序，就可以正式成為候選人，這不就是不折不扣的公民提名嗎？美中不足的是，這個方案相當保守，不是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仍由小圈子選舉產生。

我不知道梁振英是一時搞錯了，還是不學無術的幕僚根本沒有查清事實，也可能是因為政治正確的需要故意歪曲歷史。梁振英出席《基本法》研討會時，正式發言，斬釘截鐵說當年沒有任何公民提名的建議：「五個方案當中，兩個是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但兩個普選方案都沒有公民提名，更沒有方案要求公民提名，沒有人說沒有公民提名的普選，就不是真普選，更沒有人提出甚麼國際標準。」

梁振英可能以為，謊言不停重複，就可變成事實。可惜，《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這本歷史文獻還未完全被燒光，當年為起草《基本法》嘔心瀝血的草委，仍然健在，仍然頭腦清醒，仍然良心未泯，李柱銘以歷史證人的身份直指梁振英揑造事實。好鬥成性的梁特首不但不肯認錯，翌日更發表聲明重申立場，再一次指摘有人「憑字面猜度，鑽文字空子」。

特首辦的聲明，在（二零一五年）四月五日下午三時五十分刊登在政府新聞署的網頁上。「我昨日（四月四日）在《基本法》頒佈二十五周年研討會致辭時指出：在《基本法》草擬期間，一九八八年的《徵求意見稿》臚列了五個行政長官產生方案，在兩個普選行政長官方案中，都沒有公民提名。其他三個非普選方案也沒有公民提名。」

在同一天，隔了不到四小時，特首辦又再發表聲明，內容幾乎一模一樣，但「其他三個非普選方案也沒有公民提名」這一句，靜悄悄被刪掉了。三時五十分的聲明，在政府新聞署的網頁，也被活生生的人間蒸發。

「其他三個非普選方案也沒有公民提名」在早前的聲明中突然失蹤，顯然是因為梁振英發現，先前所說的「《基本法》草案沒有方案要求公民提名」說得太盡，根本與事實不符，因而作出更改。錯了，就大大方方認錯，說聲「對不起，我們搞錯了！」不就可以了嗎？為何要如此鬼鬼祟祟把網頁上的聲明偷龍轉鳳，還透過消息人士說：修正聲明是為了「澄清意思」。精通語言偽術永不認錯的梁振英，顯然是心中有鬼。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這是奧威爾《一九八四》的名句。今天的香港政府新聞署，演活了小說中真理部的角色，企圖消滅歷史，控制過去現在和將來。在資訊如此發達的今天，騙得一時，能騙一世嗎？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電視爛局，孰令致之？

政府對亞視判以極刑，死期已定，最遲明年（二零一六年）四月，就會了結五十八年的生命，員工定要自謀出路，觀眾不再有絲毫期望，投資者也終於可以做個了斷。但這不等於問題已經解決，香港電視業的前途和命運，仍然充滿懸念。人們不禁要問，今天的電視爛局，孰令致之？

不到兩年前，王維基的香港電視被「一男子」拒絕發牌，全城嘩然，以萬計市民齊集政總，聲討梁振英政府的倒行逆施。政府透過親建制傳媒不斷解畫，強調三個申請者只能擇其二，最「突出」的理由，是因為香港電視市場太小，容不下五家電視台，如果三牌齊發，弱勢的亞洲電視，肯定經營不下去，結業收場。這個荒謬頂透的所謂理由，或許，大部份香港人已經忘記。

梁振英政府嚴限發牌數目，把最受港人期待的香港電視扼殺於襁褓之中，以此

打救和保存亞視的性命。兩年後的今天，王維基的電視台透過網絡慘淡經營，原則上獲得發牌的另外兩家免費電視到今天仍未開始運作，但亞視卻逃不出非正常死亡的命運，死狀之可怖，叫人不忍卒睹。亞視之死不但與電視台數目多寡並無任何關係，更反映特區政府電視政策兒戲，主事者的權宜行事，解釋政策的信口開河，甚至背後有不可告人之目的，真叫人不寒而慄。

早在去年（二零一四年）十一月，通訊局已向行會提交報告，建議不向亞視續牌，梁振英卻一拖再拖，遲遲不作決定，不尋常的表現，叫人懷疑，是在等待有關方面的信息。踏入新的一年，亞視的財務狀況一直爛下去，股東爭拗再也不肯注資，員工被拖糧，連牌照費和罰款，都要變賣家當才能繳交。亞視淪落到如斯田地，「救亞視」也是杳無音信，拖無可拖，不得已才下拒續牌的決定。

亞視經營之亂象不是今日始。節目零收視，幾乎沒有廣告，內容全不適合香港人口味，情況幾年前已經開始，即使不提早結業，也是嚴重浪費香港大氣電波的珍貴資源。

兩家新免費電視台原則上獲當局發牌，過了近兩年，只有其中一個經營者獲得正式牌照，估計可能要再過一年才能正式啟播。

亞視最遲一年結業，騰空的兩條模擬頻道由香港電台頂上，以港台今日的人力

資源設備器材，根本無法應付，可見決定是如何急就章。餘下的六條數碼頻道如何使用，竟說待亞視正式停播後才作研究。亞視命運已定，騰出頻譜已沒有變數，為何不立即研究決定用途？大氣電波是極珍貴的資源，毫無頭緒又不作為的等待，與把納稅人的血汗錢倒落海沒有任何分別。

香港的電視政策何去何從？研究、規劃、諮詢、落實，通訊局按部就班完成，本來有充足時間可以順利過渡，但梁振英的機關算盡，發牌政策毫無章法，把事情搞得一塌糊塗。亞視積弱，無綫一台獨大維持多年，港人無可選擇。以亞視今天的財政情況，只能捱幾個月就壽終正寢，新的免費電視可能要等足一年才正式開台，騰出頻譜誰會填上？何時填上？誰都說不準。無綫一台獨大的局面，將會長期維持，更難改變。

梁振英早前說：「一直以來，我們在發牌的問題上，不單止是亞洲電視的續牌問題，在其他的發牌和續牌問題上，我們都是根據有關的制度、法律和政策辦事。同時，我們亦要顧及，這個亦是最重要的目標，就是顧及香港市民大眾在我們現有的制度底下，他們欣賞電視和其他廣播節目的權益。」

對慣性說大話的人來說，這種彌天大謊，真的沒有甚麼大不了。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保哪個家衞哪個國？

澳洲籍民建聯大狀馬恩國，曾在立法會用英語粗口辱罵梁國雄議員而聲名大噪。最新的搞作，是乘着反港獨的政治風口浪尖，赤膊上陣，親自操刀，制訂了《反港獨法》初稿，浩浩蕩蕩上京與中央各有關部門交流，受到中央「高度重視」。馬大狀與民主派議員在電台辯論，說得性起，自比「精忠報國」的宋朝大將岳飛，面不紅氣不喘，說甘做一個「保家衞國」的擦鞋仔。

澳洲籍的馬大狀是用錯鞋油還是擦錯地方，他口中的「國」究竟是哪一個國？「精忠報國」是不是要用英文寫，才符合他的國籍身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第九條更清楚寫明，自願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即自動放棄中國國籍。據此規定，已加入了澳洲籍的馬大狀，早已不具中國國籍，保哪個家衞哪個國？有公開釐清的必要。

由一個外國人來制訂所謂《反港獨法》，固然相當諷刺，細讀其已公開的內容，看得使人心驚肉跳，冷汗直流，絕不能只當笑話。這個被輿論視為二十三條斬件上枱的《反港獨法》，其初稿無論是包裝、用語、內容和法律觀點，盡見大陸整治政治異見者的張牙舞爪，出自受普通法訓練的大律師之手，荒腔走板得令人難以置信。

據極左的《環球時報》早前訪問了馬恩國，詳細披露了《反港獨法》內容，初稿包括四部份：第一是「分裂國家罪」，「任何人以武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企圖分裂國家，即屬違法」，最低監禁十年，最高可判終身監禁，在訪問中，馬恩國更點名，此罪是「用來抓陳雲這類人」。第二是「促使完全自治罪」，「否定、反對、削弱、抗衡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最高判監二十年。第三，「任何人在為宣傳本土意識召開的公眾集會中作出擾亂秩序行為，即屬犯罪」，最高刑罰監禁三年。第四，「任何人意圖直接或間接給『港獨』組織經濟援助，或該組織收受經濟援助」可判終身監禁。

這種熟口熟面，用語邏輯與大陸的政治犯罪的法律相近，應用在香港，將會嚴重衝擊我們一貫堅持的核心價值，並對香港的人權、自由、民主、法治帶來災難性後果。

甚麼是「其他嚴重非法手段企圖分裂國家」？陳雲的《城邦論》算不算？現在已有人不斷向康文署施壓，要求將陳雲在公共圖書館的書全面下架，這已嚴重侵害言論和學術自由，有了《反港獨法》，焚書坑儒豈不會更理直氣壯，變本加厲？

甚麼是「否定、反對、削弱、抗衡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白皮書一出，香港輿論譁然，由批判到異議到遊行示威，反對聲音不絕，這算不算「否定、反對、削弱、抗衡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可能寫一篇文章也會動輒得咎，換來二十年監禁。

本土集會擾亂秩序，直接間接資助「港獨組織」，只是為某些極左土共的眼中釘度身訂做的罪名。「本土集會」的定義為何？如何界定「港獨組織」，能用嚴格的法律語言寫出來嗎？因人而定禁制法律，只有獨裁政府才能做得出來。

梁振英說「特區政府現在沒有任何立法禁止『港獨』行為的計劃」，與馬恩國的建議可謂牛頭不搭馬嘴。馬恩國的《反港獨法》是由人大制訂的全國性法律，當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時，就會通過《基本法》第十八條在香港實施。這樣可以完全避開香港立法會的監察和港人的抗議，乾手淨腳。馬恩國的毒計會否得逞？誰可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五日

「溫和泛民」為「袋住先」打開缺口

被冠以溫和民主派稱號的民主黨立法會前議員黃成智在報章撰文，呼籲泛派對二零一七年政改方案「袋住先」。民主黨人這種見解，公開私下已經聽過不止一次了，他們只是普通黨員，沒甚麼大不了。但黃成智是民主黨中央委員，他的主張與民主黨通過的立場南轅北轍，才引來民主黨「乳鴿」抗議，去信要求對黃成智作紀律處分。

民主黨中央已通過否決「八•三一」框架下的政改方案，中央委員公開唱反調，應否受到紀律處分，這是民主黨的家事，老實說，我一點興趣都沒有。但我關心的是，黃成智的所謂溫和泛民立場，在民主黨裏究竟有多大代表性？公開呼籲，是否受人所託，要在早已綑綁投票的泛民議員中打開缺口，為政府撬鬆泛民四票做輿論準備？

黃成智的論點，其實絕不新鮮，不少主張「袋住先」的建制泛民都講過了，但

作為一位長期爭取民主的政治人物，連一些最基本的政治概念都顛倒了，就令人有點意外。

文章說：（政改）否決了，即是要繼續向小圈子選出來的特首（很大機會仍是梁振英）爭取，這個全無認受性的特首，何來動機來再修改政改呢？這樣的說法是：向一個全無認受性的人爭取普選，是容易過向一個經篩選下由全港選民投票選出來的特首爭取！這是甚麼邏輯？

文章又說：現在是梁振英所推行的政策已是十分離譜，這已證實現行選舉制度不改，只會更離譜下去，因為真的由梁振英連任，他更無後顧之憂，香港情況更堪虞；若今次政改通過，由一個經篩選下由全港選民投票選出的人，相信不會衰過梁振英！

依「八●三一」框架，提名委員會按照選舉委員會產生的方法，由一千二百名委員組成，參選者要得到提名委員過半數支持，才能正式成為候選人出閘競選，提名的候選人只有二至三名。經過嚴格的政治篩選，成功取得提名委員過半數支持的，可能就是一號鍾樹根，二號蔣麗芸，三號梁振英。

一人一票選舉，可以想像，三揀一，當選者肯定是梁振英。如果梁振英是小圈子產生只得六百八十九票當選，你還可以攻擊他沒有民意代表性，但如果一人一票得票是六十八萬九千票，一個經由「民意授權」產生的特首，他會振振有詞告訴

你：看，民意都支持我了，這個選舉制度已經很好，還有修改的必要嗎？一旦經過政治篩選的特首得到「民意授權」，儘管這個「民意授權」，眾人皆知是虛假的，香港的民主運動，就會走進「倔頭路」。

至於「由一個經篩選下由全港選民投票選出的人，相信不會衰過梁振英！」這個說法就更幼稚了。誰說梁振英一定不會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當選連任？如果北京支持梁振英，在重重的政治操作下，其他兩名候選人只能陪跑，當選者必是梁振英。

請問，六百八十九票當選的梁振英會「衰啲」，還是六十八萬九千票當選的梁振英「衰啲」呢？六百八十九票的梁振英不敢推行二十三條立法，但獲六十八萬九千票「民意授權」的梁振英，甚麼會做不出來？

政改方案即將公佈，據建制媒體透露，為了政治安全，一人一票選特首，只要一輪投票，得票最多的候選人就可當選。如果選民對經篩選產生的候選人統統不滿意，拒絕投票或投白票杯葛，理論上，只幾千有效票就可當選特首，黃成智先生，這種方案，你「袋得落」嗎？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五日

強制北上變相打壓學運

香港大學新任副校長何立仁（Ian Holliday）在與學生的高桌晚宴上，驚爆港大學生要「北上交流，才可畢業」，並計劃在二零二二年全面推行。此話一出，引起在座二百多名學生譁然，面對質疑，何立仁拋下一句「If you don't want to go to the mainland, don't come to HKU」（如果你不想去中國大陸，別來港大）。

因同學反應激烈，何立仁再與同學見面，表示收回有關言論，並就引起的混亂和誤解致歉。何立仁強調，有關建議只是初步計劃，細節還有待商討，是否強制執行，仍未決定。何立仁是負責教學的新任副校長，在劍橋和牛津接受教育，是政治學者，專長緬甸政治改革。但所謂道歉和收回言論，其語言偽術之造詣，比他們的港大校監還要高超。

所謂「北上交流才可畢業」，是校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的政策，名為「one international one mainland policy」（一國際一中國政策），所有學生在學期

間，必須分別到外國和中國大陸交流一次，方可畢業，交流活動，會算進學分之內。

究竟這是大學的初步建議和構想，還是已經鐵定落實的強制政策呢？根據學生會取得的文件透露，強制北上交流方案，原來早已寫在未來三年的學術發展計劃（ADP）中，並已提交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文件指出：校方的目標，是二零二二年，百分百港大學生都會參與中國大陸和海外交流計劃。校長馬斐森接受報章訪問時亦表示，要有合理原因才可豁免到中國大陸交流。

有關政策已寫在港大三年學術發展計劃內，並提交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根據計劃撥款給各間大學，提交的計劃書不能兒戲，更不能隨便更改。馬斐森校長說，北上交流「要有合理原因才可豁免」，與何立仁副校長說的「初步建議，並非強制」，明顯互相矛盾。港大領導，口徑不一，愈說愈混亂，愈描愈黑。

港大校園電視做的調查顯示，近八成同學抗拒北上交流，超過九成同學反對校方指定交流地方，可見港大生反應之激烈。「到中國大陸交流才可畢業」的政策，其荒謬之處，不是同學是否抗拒，或有沒有選擇權的問題，而是梁振英政府整治大學陰謀的重要組成部份。

佔領運動由大學教授發動，大學生為骨幹，積極參與。運動過後，阻撓委任陳

文敏做副校長、調查戴耀廷捐款事件、大學校務委員會、校董會、教資會陸續換成梁粉，等等措施，顯示梁振英全速開動整治大學。

但更徹底的是北上交流，這不是洗腦那麼簡單。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是港大學生，積極參與雨傘運動，被列入黑名單。運動期間，學聯常委欲北上談政改，在機場被宣佈回鄉證失效，連飛機也無法上。如果「強制北上交流計劃」今天已經實施，周永康一定無法畢業，若為自己的前途着想，就不要參與學生運動，又或變成文娛康體的學生活動，以免得罪北大人，受到回鄉證失效的懲罰。

有周永康同樣遭遇的港大同學大不乏人，醫學院三年級學生廖志誠，是港大醫學院政改關注組成員，雨傘運動期間積極發言，日前撰文，指早前隨醫學院到港大深圳醫院，是港大醫學院的指定功課。在深圳灣口岸，被大陸關員指「你涉嫌在香港從事犯罪活動，現在你將被拒絕入境」。如果「強制北上交流計劃」今天已經實施，廖志誠能夠畢業嗎？為了不影響醫生的大好前途，只能收聲好了。

強制北上交流，擺明是要打壓學生運動，這條毒計絕對不能得逞，為別無他法，港大同學只能群起反抗。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林鄭鼓勵選民「造反」

大家有否留意，當梁特首公開發言，皮笑肉不笑，就表示他滿口謊言，心中有鬼。用同樣的笑容，連續講了三次「落區呢樣嘢難唔到我！」話音未落，儘管已派出重兵，數十上百警力沿途保護，但最後還是抵擋不住群眾的抗議聲音，所謂落區宣傳，接觸市民，變成在開篷巴士頂層離地嗌咪，一張傳單也沒有派，一隻手也沒有握。

高官空群出動，只敢龜縮在巴士上層，由政府新聞署拍攝影片照片，發給傳媒行家。見到各司長局長副局政助，個個開懷大笑，面有得色。他們之中，有未入官府前的公共知識分子，在不同節目訪問過；亦有曾經深交的朋友，在學生時代談理想論抱負。從影片中看到，他們向路邊的市民落力揮手，跟隨司長們肉緊叫喊口號，「二零一七一定要得」，那種肉麻情狀，立時起了一身雞皮疙瘩。真想知道，

他們的內心世界，究竟在想甚麼？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真心實意，相信這個關卡重重千篩萬選的所謂「普選方案」，等於向前邁了一大步？如果真的有好東西要賣，坐在巴士頂上嗌幾分鐘咪，然後頭也不回，絕塵而去，這種連群眾都不敢接觸的快閃宣傳，就等於落區推銷？

坐在巴士上層有份嗌咪的曾俊華司長應該最清楚了，五年前的二零一零年，也大概在四、五月份，曾蔭權發動政改「起錨」，引起很大的爭議。官員落區也有給反對者圍堵質詢。但曾蔭權除了在巴士頂嗌咪宣傳，也有落地派傳單，雖然也引起秩序混亂，眾聲喧嘩，甚至落荒而逃，但司局長們總算有與市民接觸，曾俊華也有跟反對政改方案的市民直接「對話」。

今天我們看到的梁振英政府，全程「離地」，與群眾的接觸一秒鐘也沒有。但高官卻說，看到路邊市民向我們揮手，已達到宣傳效果，這不是自我感覺良好，而是吸了毒品一樣，自我麻醉。

高官刻意避開群眾，不但是因為害怕「衝擊」，更是辭窮理屈，無法為錯漏百出的假普選作出有說服力的辯解。政改三人組避無可避，到電台烽煙宣傳，已是最安全的方法。香港市民也不是省油的燈，來電聽眾的尖銳質詢，直擊要害，連好打

得的林鄭司長也招架不住。

聽眾李先生來電，聲稱女兒可以自由戀愛，但已為她預先選了三個男人：「一個爛賭、一個爛滾、一個無能」，三揀一，「唔揀就冇」。李先生的比喻非常貼切，正中這個篩選方案的死穴，林鄭當然無法辯駁，惟有說，如果市民真的「揀唔落手」，就用白票、廢票、畫花選票表態，如果有效票很少，會衝擊體制，作為改善制度的動力。

這種近乎教唆選民「造反」的說法，已經講過不只一次，最新的內容更具體：如果市民對候選人不滿意，投棄權票是一個選擇，也是一個權利。如果當選人面對一百萬或二百萬張的「棄權票」，也是一種政治壓力。

林鄭司長，如果這真是一個選賢與能的好方案，又何須要我們迂迴曲折的用白票廢票來表態？有一點是林鄭無法解釋的，即使有一百萬或二百萬白票廢票，無論候選人所得票數如何少，一輪投票定輸贏，只須高過其他候選人一票就可以了，六百八十九票也能當選，即使當選人集「爛賭爛滾無能」於一身，也可以繼續掌權，在五年任期內為所欲為。這種情況，林鄭司長，你接受得了嗎？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街坊兩句拆穿政改爛方案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是鮮有在梁振英內閣民望長期高企的局長。高永文屬傳媒之友，假日幾乎早午晚都在電視出現，工作能力如何見仁見智，但說話陰聲細氣，鄰家阿叔的形象，相當討好。

傳媒戲稱「民望高」的高永文局長，落區宣傳，政見不同的街坊阿伯衝着他而來，大叫「對乜鬼嘢話吖，擘大眼講大話！」，說完阿伯轉身就走。凡落過區的人都應該察覺得到，阿伯理直氣壯，立場堅定不移，絕對不是盞省油的燈。阿伯嗌完主動離開，當然求之不得。不知高永文是否自恃民望高、形象好、口才了得，竟然反客為主，主動挑戰阿伯，一場炮聲隆隆的街頭政改辯論，轟轟烈烈地展開。

結果如何？各大電視傳媒都畫面詳盡，YouTube 片段也在網上瘋傳。把這場

只有兩分多鐘的政改辯論再從頭看一次，由叫停阿伯挑動辯論開始，高永文已擺出戰鬥格，大數阿伯不是，嗌完就走。但令高局長情緒高漲的關鍵，不是阿伯指局長呃細路，也不是阿伯口中的「白髮魔女」和「孖腸腸」這些在局長眼中有些少侮辱別人的字眼，而是阿伯問到高永文不知如何回答的死穴：提名委員會「千二人代表全香港？」「千二人點產生？」「千二人喺邊度搵出嚟嘅先？」阿伯連珠炮發，高局長沒有直接面對問題，更無法回應，只能左閃右避，顧左右而言他，給阿伯逼到牆角，退無可退，惟有提高聲浪，大聲喝止：「聽我講埋」，文不對題語無倫次，一句「講完」，怒氣沖沖，拂袖而去。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形象相當討好的行會成員陳智思身上。陳智思落區宣傳，女茶客用娶老婆比喻特首選舉，由提名委員會先揀三個候選人，港人只能三揀一：「如果你太太係中央幫你娶嘅，咁你會點？」陳智思只能支吾以對：「其實等於我阿媽幫我揀……」女茶客立即反駁：「No！阿媽同阿爺唔同，阿媽都要聽阿爺話。」

女茶客兩句就把陳智思KO得體無完膚，但想深一層，女茶客沒有進一步追問，陳智思的太太是媽媽幫他揀的嗎？都甚麼年代了，廿一世紀娶老婆還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阿媽幫仔揀老婆，即使梁振英政府內這幫封建遺老遺少，跪在地上，三呼萬歲，這是你們的事，為何要逼全港市民接受這套封建禮教？

特區政府總動員宣傳政改，由離地轉為落地，也算是一種進步，但這爛方案沒有甚麼賣點，實在太難推銷，而且漏洞太多，不需甚麼高深的學問，兩句就可以拆穿。阿伯和女茶客的顯淺比喻，道盡了政改方案的荒謬。

官員如陳茂波、劉江華，面皮尺幾厚，給人罵個狗血淋頭，也能皮笑肉不笑迎人，這不是EQ夠高，而是不知「恥」字有多少筆劃。官員被街坊問到這個政改爛方案的關鍵要害：千二人有甚麼代表性？憑甚麼要由他們選完選剩才給香港人再選？如果官員的良知和尊嚴不是給狗吃了，也很難說出過得自己的話，埋沒良心推銷這個北韓、伊朗、俄羅斯混合體的政改方案。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解放軍入大學聯誼即政治任務

駐港解放軍原本計劃進入中文大學校園聯誼，節目相當豐富：軍官與校長沈祖堯吃飯、官兵參觀上課、士兵與學生打友誼籃球賽。本來一切都靜悄悄編排好了，中大研究生會一通招募同學的電郵，把這個「聯誼活動」曝了光。同學反應激烈，學生會發表聲明抗議，沈祖堯校長讓步，活動暫緩，軍民魚水情的真人騷，無法在中大校園上演。

鬧出事件後，沈校長見記者，以一貫誠懇的語調解釋：「我想今次我們是在溝通上面的工夫做得不太足夠，讓大家將一個聯誼和互相交流的活動，是看成有另一些目的。其實在活動中純粹是打球、解放軍來參觀上課和做一些聯誼活動，沒有一個政治含意在內。」

沈祖堯校長在同學中間極有親和力，見到校長會尖叫「祖堯」，甚至升級至「祖堯ＢＢ」，要求自拍合照，差不多是指定動作。

沈校長的受歡迎指數，他的前任當然相形見絀，把歷任中大校長也大大比了下去。沈校長有崇高學術地位，是位仁醫，也是好好先生，深受學生愛戴，但沈校長似乎對政治的險惡，顯得一無所知。

在正常國家，軍隊和警察進入大學，都是非常敏感的事，使人聯想到對學術自由的脅迫。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台灣，要求軍警退出校園，是民主運動重要組成部份。我訪問了中大學生會的同學，校方高層向他們解說，與解放軍之約純屬聯誼，不涉統戰。解放軍稱為人民子弟兵，實質是保衞政權的鋼鐵長城，平白無端的，為何要進入大學聯誼？當然是有政治任務在身。

在中共的辭典裏，吃飯、飲茶、觀課、打球、聊天，這類聯誼，無一不是政治任務的一部份，任務的目的，就是統戰。中大高層指純粹聯誼，可能根本不明「統戰」為何物，手段之厲害，也一無所知。

同學抗議，校方讓步，引來《環球時報》嚴辭批判，指中大同學不自重。更語帶恐嚇：「解放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也是人民子弟兵，它在中國境內的地位既是憲法賦予的，也是解放軍自身歷史塑造的。我們覺得港中大學生會在這支軍隊面前首先還是要謙遜些，這個世界上有很多需要他們虛心學習的東西，他們不應將自己視為可以挑戰這個十三億人口大國任何價值、原則和道德的力量。」

解放軍不是國家的軍隊，而是中共的軍隊。在中國大陸，主張「軍隊國家化」

不但是禁忌，更會觸犯嚴重罪行。《環時》說「解放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實在政治不正確，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才是準確描述。

正在人大審議的《國家安全法》總則第二條，對「國家安全」下了這樣的定義：「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

詰屈聱牙，深奧難懂，但只要看頭幾個字就完全明白，一言以蔽之：「政權安全」等同國家安全，中共是千秋萬載的執政黨，解放軍的首要任務，是保衞政權的安全，實質是保衞中國共產黨的安全。從這個角度看，不遲不早，在後雨傘大學校園本土運動方興未艾的敏感時刻，解放軍進入大學，還有純粹聯誼這回事嗎？

《環時》說：「駐港部隊此前至少與包括港大在內的七所香港大專院校聯誼，從未有抗議發生。」

「對七個人做了七次，人家都一聲不吭千依百順，你是第八個，竟然大聲叫嚷不要過來，簡直不識抬舉！」想像一下，這算是甚麼邏輯？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政府沉淪　警隊墮落

（二零一五年）四月中，七旬老翁在沙田遛狗被毆，傷重斃命。兩星期後，警方拘捕一名乘小巴回家的男子，指與案有關，即場落口供，帶署調查，並如臨大敵回家取證，更高調向傳媒聲稱已經破案。

被警方視為兇手的男子姓歐，患自閉症及輕度智障，溝通困難，無法理解別人的提問，只會重複問題最後幾個字，例如問：「有冇推伯伯？」回應：「推伯伯。」問：「一隻手定兩隻手？」回應：「兩隻手。」引導作供之下，警方聲稱被捕者承認殺人。

事主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錄取口供時應有親人、監護者或社工在場，警方不作安排，已違反法律和規定。更離譜的是，案發時，有閉路電視錄影片段，顯示事主仍在屯門院舍，對確鑿的不在場證據，警方竟然置之不理，堅持控告事主誤殺，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介入下，才在提堂前夕獲准保釋，過兩天突然低調

宣佈無條件釋放。

這宗拉錯人，幾乎告錯人事件，若然沒有張超雄議員的積極介入，恐怕已成冤案，即使最後還事主清白，其間的恐懼與折磨，即使平常人都難以承受，何況是一位智障者。

細聽事主家人訴說整個過程，警方辦案之兒戲、粗疏、鹵莽、不人道，不但違反警例和常規，更利用事主心智低於常人引導性錄取口供，這種為求破案不擇手段的行徑，簡直令人髮指：一、事主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並無安排親屬或社工陪同作供；二、事主需服食精神科及抽筋藥物，拘留期間警方不准服藥；三、警方稱星期六、日無法聯絡院舍職員，未能確定事主不在案發現場。但院舍七天二十四小時均有職員當值，警方顯然是大話連篇；四、院舍職員向警方提供錄影片段，顯示事主的不在場證據，但警方堅持檢控，後來發現難以推翻，才不得不突然撤控。

警務處新一哥盧偉聰在履新記者會上，強調要修補警民關係，並稱做錯事應該道歉。如果不是公關伎倆，這是顯示誠意的時候。盧偉聰處長應當馬上向當事人鞠躬道歉，並深入調查，對犯錯違規、觸犯法紀的警員，追究到底，嚴厲處分，還事主一個公道。

警方濫捕濫告，對付智障者如是，對付與梁振英政見不同的示威抗議者，更是

變本加厲。暗角七警案，容許嫌疑警察合上眼低着頭，大大增加認人難度。藍絲打記者案，涉案疑犯更可穿浴帽戴口罩，事主無法辨認，以證據不足為由撤案。

對付示威抗議鳩鳴光復的黃絲，用的卻是截然不同的雙重標準，無所不用其極，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由於錯漏百出，被判無罪、不提證供起訴、撤銷控罪等等，比例之高，令人咋舌。據網媒《立場新聞》統計，佔領運動被捕者約一千人，被檢控上庭至今約佔一成，已有結果的超過五十宗。當中罪名不成立、撤銷控罪的約佔一半，再加上警方申請兒童保護令被拒、不提證供起訴、自簽守行為等，佔總完成個案的七成。認罪和罪名成立的，只有三成左右。

這組顯淺易明的數字反映了甚麼呢？雨傘運動落幕，當時的禿鷹警務處長，聲言要在三個月內把嫌犯緝捕歸案，這顯然是個為梁振英立威的政治任務，總之是有殺錯冇放過，不論有沒有拉錯人，不理證據是否足夠，一律告上法庭。不但搜證粗疏，更有砌生豬肉之嫌，甚至毆打案連被襲對象還未找到就上庭，被官老爺嚴詞批評，證據不足，無法不撤銷控罪。

除暴安良，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原本是警隊的責任，現在卻變成消除異見，打壓弱勢，連智障者都不放過的鷹犬。一個政府的沉淪與墮落，由警隊的墮落與沉淪開始。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捍衞本土，你可以去到幾盡？

的確，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是應該被譴責的。原因不但是她把懷仔與婆婆擺上枱做騷，但試問哪個政客不做騷？只有高手與低手之別。原因也不是她竟然幫父母和自己都不是香港居民的三非人士爭取居留權，但如果她的票房市場在新移民，這樣做可吸引選票，又或真正基於人道理由而出手，這是她的從政策略，支持不支持，只能由選民來定奪。

陳婉嫻最值得被譴責的地方，是因為她沒有好好保護一個未成年的非法入境者，也沒有好好保護這位年紀老邁的婆婆，協助及教唆孫兒非法居留，分分鐘會判刑入獄。在記者會中婆孫以真面目示人，陳議員坐在旁邊顯得一臉興奮，整場由「三非」懷仔引起的風波，也由此而起。

因此之故，本土勇武人士到陳婉嫻議員辦事處示威抗議，當然無可厚非，政客要面對各種各樣的意見和聲音，不管如何激烈，口號叫得如何難聽，也是民主社會

的常態。

本土勇武派如果認為，只找陳婉嫻晦氣遠遠不能解決問題，擔心給「三非」懷仔居留權此例一開，成千上百萬的非法入境者就會蜂擁偷渡來港，擔心教育局一旦批准懷仔可以暫讀小學，香港的教育資源就會被「蝗蟲」啃個清光。冤有頭債有主，你們應該到入境處抗議，又或更勇武一些，去圍入境處長陳國基的住所。要阻止「三非」懷仔佔用港人的教育資源，請搞清楚，權力的源頭是教育局和吳克儉局長。一切權力歸梁振英，本土派如果真的夠勇武，應該天天圍特首辦禮賓府，叫香港特區的最高負責人無法進行正常工作。

以「不受傷不被捕」為最高原則的本土勇武派，當然明白「柿子要揀軟的來捏」是個硬道理。他們到陳婉嫻議員辦事處示威，沒有產生實質作用，於是轉到接受懷仔能力評估測試的小學抗議。「偷渡」、「賣港賊」、「我同學係人蛇」，標語貼滿校門，更拍打大門玻璃。有女同學見狀，號啕大哭，邊哭邊問：點解啊？我哋學校一路淨係想畀啲新嘅同學知道知識，個個人都唔知道……犯咗法又點喎！點解要貼呢啲嘢呀？」

一如以往，本土勇武派做任何事情都永遠正確，對孩子哭只會硬着心腸，立場絲毫不會動搖。本土勇武派還千方百計找到不少「確鑿證據」，說這位淚流披面的小女孩，是大人唆使出來唸台詞做戲。果真是如此，小小年紀應得奧斯卡最佳新

人獎了。如果詞窮再無法反駁，本土勇武派就會說：「依家打緊仗，一定會傷及無辜」、「連一個小女孩喊都驚到退縮，算咩嘢保衞本土利益！」

本土勇武派又在網上公佈了懷仔的住址，號召網民家訪。捍衞本土，究竟有沒有底線，可以去到幾盡？

到小學貼滿大字報的這個景象，使我想起剛逝世的楊光，他是一九六七年的鬥委主任，領導左派暴動。左派群眾到港督府示威，在外牆鋪天蓋地貼滿大字報，幾乎圍得密不透風，群眾人人揮舞「紅寶書」，「港英必敗，我們必勝」口號聲震簷瓦。當時的左派群眾還算對準政權，行動要冒着被港英警察毒打逮捕的危險。到後來遍地「菠蘿」，傷及無辜，一對小姊弟更在北角被土製炸彈炸死，左派民心盡失，註定失敗。

本土勇武派到小學抗議的景象，使我又想起，月前沙田某中學學生會，邀請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到校演講，自稱「一群憤怒的家長」到學校門外抗議，拿着「膜拜皇痴瘋，學校頌歪風」的標語，譴責邀請黃之鋒進入校園，是「引狼入室，荼毒青年」，校門外大叫口號，聲響傳入教室，影響同學正常上課。

想深一層，極左和極右，本土與藍絲，雖然立場觀點南轅北轍，但原來是DNA百分百一樣的同卵雙胞胎。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中國有民主會加害香港？

在退聯運動被肢解的學聯，不參加今年（二零一五年）六四燭光晚會，只剩幾間大學以學生會或個人名義出席。維園燭光，象徵着處在南方一隅小島的人民，念念不忘二十多年前發生在北京的屠殺，中共對人民的政治迫害，延續至今，更變本加厲。悼念六四，支聯會沒有獨家主辦權，在全港十八區點亮燭火，又或只在心中默默念禱，對在千里以外為民主奮鬥的中國人民，仍受迫害的六四難屬，是一種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勵。

觸發退聯運動的肇因，除了是有大學生認為學聯在雨傘運動中領導無方，進退失據外，更因為過去二十多年來，學聯是支聯會成員，支聯會的五大綱領之一，是「建設民主中國」。本土派大學生認為，建設民主中國，不是香港人的責任，香港人建設本土民主，自顧不暇，哪有時間理會千里以外那些強國人的民主？

從現實角度，這或許有一定道理。但我無法理解的是，本土派為何要把「維園六四燭光集會」與香港人爭取民主對立起來？又會把中國的民主與香港的民主，放在「有你冇我」的兩個極端位置？

最早退出學聯的港大，決定不再參與支聯會的六四活動，早前我在 D100 訪問了學生會會長馮敬恩，談到「建設民主中國」的爭議。我問馮敬恩：中國有民主，對香港有利？還是中國獨裁，對香港更好。我三番四次追問，馮同學都是笑而不答，追得緊了，終於追出一位陳雲老師來。

馮同學引述陳雲的理論：中國有民主對香港不利，其「理論基礎」，在《香港城邦論》找到。第五十二頁，有一段不少人視如瑰寶的文字：「中國一旦急速民主化，催生了法西斯軍國主義政府，四處耀武揚威，香港劫難才真正開始。例如強制歸化中國籍、補回繳稅、上繳儲備金、徵用碼頭、鐵路和飛機場應付戰爭。即使徵用香港女人，也可以用民主手段做到……」

這種毫不嚴謹、缺乏論證，幾乎是「隨口噏當秘笈」的所謂理論，我完全無法理解對年輕學子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如果民主法西斯軍國主義的中國會加害香港，獨裁法西斯軍國主義的中國，加害香港豈不更容易嗎？要「徵用香港女人」

連「民主議會通過法令」這道程序都「慳番」，只需一個命令就可以了。如果民主的中國容易煽起民粹主義，產生仇港情緒，獨裁的中國已經示範過無數次了，今天仇美，明天仇日，仇港的煽動，每天都在黨報和全面控制的網絡上演中。

我常批評本土派理論粗疏，只是東拼西湊，沒有形成自足的理論體系，永遠是勇武先於用腦，吸引無數學生粉絲的理論大師，也不外如是。「中國有民主——產生民主法西斯軍國主義——加害香港」，這種主張，顯然就是要求香港井水不犯河水，中國國情與別不同，全世界都不要將民主這類普世價值加諸中國。何其耳熟，黨報不是每天都在宣傳這套「國情不同」論嗎？

左報最近殺氣騰騰，要求公立圖書館將陳雲傳播「港獨」的書籍下架，阻止他繼續向莘莘學子播毒。左報編輯沒有讀通陳雲理論，明顯怪錯好人。

為害怕得罪北京，知名民運人士，如王丹、吾爾開希要求來港，特區政府把他們列入黑名單，一概嚴加拒絕。在此請教本土派理論大師和同學，你們贊成這樣做嗎？根據「建設民主中國與香港無關」的本土派理論，民運人士主張中國民主，會對香港做成極大危害，當然應該拒絕入境。但香港的入境權竟然由中共來控制，拒絕他們入境，又明顯妨礙表達政治主張的自由。本土勇武派，你們的取態是甚麼？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燒《基本法》是表達自由的一種方式

六四燭光晚會，學聯缺席，四大學生會在台上焚燒《基本法》，觸動了建制和泛民的神經。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質疑：燒《基本法》的同學是否反對一國兩制？京官饒戈平指摘學生涉港獨意圖，否認一國兩制的法治基礎，需要警惕。梁振英沒放過任何機會加入批評：即使對政制方案有不同意見，都不應不遵守《基本法》。

泛民也不遑多讓。有泛民律師「無話可說」，擔心給藉口批評學生不尊重《基本法》，令民主進程橫生枝節。有法律界代表感到痛心，認為《基本法》關於人權、自由、司法獨立的條文相當珍貴。更誇張的是一位泛民大學教授，即場拂袖而去，指摘學生騎劫了悼念晚會。

建制和泛民對燒《基本法》的反應如此強烈，真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焚燒《基本法》絕對不是第一次，頒佈前後，回歸前後，已經發生多次。回歸前，有大

學生燒《基本法》條例草案，抗議政制內容，也有民主派議員燒《基本法》模型，指《基本法》不夠民主。

一九九九年人大就居留權釋法，學聯在立法會外燒《基本法》，抗議人大干預香港司法獨立。二零零四年人大否決零七、零八雙普選，學聯在禮賓府外焚燒《基本法》抗議。二零零二年四五行動在政府總部外焚燒《基本法》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二零零五年反對人大第三度釋法，民陣遊行，長毛燒《基本法》。二零一三年黃毓民黃洋達推動「全民制憲」，在灣仔焚燒《基本法》……。

大學生在六四集會焚燒《基本法》，建制派視為「階級鬥爭新動向」，上綱上線指摘學生反一國搞港獨，我一點不奇怪。令人意外的是，民主派律師教授的強烈反應，又「無話」又「痛心」又「拂袖」，想請教幾位泛民賢達：今次大學生燒《基本法》，與過去十多廿年多次焚燒《基本法》抗議事件，本質上有甚麼分別？

可能你會馬上回應：場合不對呀！悼念六四，焚燒《基本法》，會「有位畀人入」：反共民運與港獨合流，令香港民主橫生枝節。

表面上看似很有道理，但邏輯也不對呀，如果學生真的搞港獨，「建設民主中國」就不應是香港人的責任。香港民主都自顧不暇，哪有時間精力搞反共民運？我認為，這種擔憂也是多餘的，連雨傘運動提倡的「命運自主」，都被左口左面的建制派上綱上線扣港獨帽子，多一頂這樣的帽子又何妨！

為甚麼要在六四燭光集會唱《撐起雨傘》、講政改、焚燒《基本法》？悼念六四就應該純粹些，不應摻雜其他內容。你忘了嗎？這是對社會訴求的回應：六四是一場本土運動，六四爭民主反腐敗，應該扣連雨傘運動爭民主反官商勾結，支持香港雨傘運動，有不少內地人被捕坐牢，其實六四還沒有完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都是命運共同體。六四晚會本土化，年輕化，雖然做得「半桶水」不太理想，但卻是一個不錯的嘗試，應繼續努力。

各位泛民朋友，請不要對焚燒《基本法》有過份反應，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不要陷入黨官的邏輯，燒《基本法》不是反對一國兩制，不是搞港獨，也不會燒掉所有保障港人自由人權的條文。我訪問了其中一位參與行動的同學，他說，《基本法》有不少不民主違反人權的條文，例如四十五條、二十三條、一五八條，應該完善、修改，甚至廢除，他們這樣做，目的是引起全民討論甚至爭論。

你或許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反對他們的行為，那窮凶極惡的北方巨人，連美國日本都要忌三分，擔心任何挑釁都不會有好結果。香港的新聞言論表達自由雖然日漸萎縮，但仍然存在，燒《基本法》沒有犯法，是表達訴求的一種方式，也不是今天發明的新生事物，作為成年人，應該用理解的角度看待。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甩漏」無法解釋政改方案的災難結果

「就修改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議案」，出席：三十七，投票：三十六，贊成：八，反對：二十八，結果：否決。看着立法會秘書處發出的表決名單：心中不禁泛起疑問：五十年後，歷史將怎樣記載這齣鬧劇？我們的子孫只要稍為用腦，二十八對八，誰都會提出相同的疑問：特首選舉方案肯定不得人心。

「真理部」早已發功，只講泛民綑綁否決，隻字不提建制議員集體離席，只剩八名「不知就裏」的建制議員，留下投出歷史性的一票。國家養了這幫建制議員這麼久，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在這個歷史性的關鍵時刻，竟然犯下這種嚴重的低級錯誤，三十二個集體離席的建制議員，怎麼向十三億祖國同胞交代？政改方案大比數否決，建制議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你們的名字，將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建制議員為何臨陣「蝦碌」？陰謀論也有多個版本，其中一個流行的說法是：

「等埋發叔」只是藉口，拉隊離場，目的是製造流會，拖到下一個星期立法會重開，以拖待變，泛民五票成功轉軚，方案奇迹通過，建制議員就立了大功。

如果真的有這個驚天大陰謀，理應縝密部署，向所有建制議員打招呼，離場的一個也不能少。提出「等埋發叔」的林建鋒，也應懂得掌握關鍵時機，不能在表決鐘聲響起後才提出要求。最大的疑點，是林鄭司長那錯愕、焦慮兼憂心的表情，流會陰謀要林鄭等官員配合，一定事先知情，如果早已知悉，林鄭的戲，真的是好得難以置信。

不是陰謀論，卻無法解釋所有巧合，「甩漏」似乎是掩飾甚麼的借口。泛民二十七票綑綁得愈來愈緊，威迫利誘也無法撬鬆，更多了怪醫梁家騮轉投反對票。政改鐵定被否決，但建制派隊形整齊支持政改，一票都不能少，成了必需完成的最高政治任務，以示有關方面仍能控制大局。「等埋發叔」「齊齊整整」的「死命令」，原來是真的。

劉皇發有這麼重要？建制議員跟發叔的感情真的如此深厚，甘冒錯過投下歷史一票的危險，非要等他回來表決不可？關鍵當然不是發叔，關鍵是「死命令」來自何方？

新民黨主席葉劉公開承認，他們是跟隨民建聯離席，葉國謙是建制議員的「黨鞭」。

不妨倒帶看看。林建鋒提出暫時休會，被主席曾鈺成拒絕後，坐下來顯得不知所措，直至民建聯的葉國謙帶頭站起來，三十多個建制議員才開始陸續離席。

雖然留下投票的田北俊堅決否認有「建制黨鞭」之說，但葉國謙確有振臂一呼的權威，但如此重大的決定，作為總指揮的葉國謙敢擅作主張嗎？有理由相信，「一票都不能少」、「等埋發叔」的「死命令」，來自不可抗拒的權威。

問題就來了，既然「死命令」來自不可抗拒的權威，為何部署得如此「甩漏」？導致結果如此不忍卒睹？壞孩子自由黨不聽指揮也還算了，林大輝的唐英年情結仍在還可以理解，那麼保險界的陳健波呢？根正苗紅的工聯會大姐大陳婉嫻呢？還有坐在立法會議事堂，連出席掣也忘了按，茫然不知所措的勞聯潘兆平呢？

即使建制議員同牀異夢，各懷鬼胎，溝通阻塞，能力不濟，如果有足夠時間通知解釋，斷不會出現這個災難性的局面。有理由相信，「死命令」來得很急，時間非常倉卒，「甩漏」更可能是非戰之罪。無論黨鞭還是黨員，很久沒有用自己的腦袋了，慣性思維是：不要問，只要信，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

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只怕豬一般的隊友，更令人害怕的，是自以為可以控制一切的權威瞎指揮。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整頓建制派　好戲在後頭

政改方案二十八對八被大比數否決，這邊廂，民主派舉手相慶，網民熱烈彈琴，那邊廂，建制派互相指摘互篤背脊噪音此起彼落。喧鬧未過，梁振英政府就馬上重新佈陣，一改以往以鬥爭為綱的作風，抽起創科局的撥款申請，讓財委會可以先審議十一項民生議題。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的做法，來得非常兀突，也相當「樣衰」，但特區政府反應之快，反映梁振英意識到政改災難性的表決結果，對今後政情影響深遠，變陣除了是轉移視線，舒緩矛盾，更重要是做給中央看，我梁振英仍能快速應變，控制大局。

這個災難表決結果，建制派迅速統一口徑，定為「甩漏」，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又公開道歉又到中聯辦解畫，可見事態相當嚴重。但「等埋發叔齊齊整整投票」，由構思到行動，甚麼時候開始？誰人是真正指揮？是否只是葉國謙、林建鋒

就可以自作主張？中間還有很多未能解釋的疑團。第一時間把連串重大失誤定性為「技術性低級錯誤」，馬上裏裏外外進行自我檢討，似乎在掩飾甚麼，也刻意隱藏下命令的真正責任者。

梁振英的快速應變，真的可以逃過被中央問責嗎？絕不可能。民建聯是左派嫡系，黨主席儼然是行會當然成員，是梁振英政府的堅實支持者。林建鋒和葉劉淑儀均是行會成員，在梁振英內閣扮演重要角色。整個表決災難，反映林和葉的執行力極度不濟，葉劉更連腦筋都不用就跟隨，曝露了梁振英堅實的支持者，原來水平是如此不堪。更嚴重的是，這樣的重大決定，包括梁振英在內的特區官員，可能事前根本毫不知情。梁振英連內閣最核心的成員也控制不了，如何能向中央解說，你還「管得掂」香港。

梁振英上任兩年多，鬥字當頭，四面樹敵，毫無親和力，不但在泛民陣營沒有任何朋友，建制都滿是牙齒印，連面和心不和都做不到，梁振英根本無法統合建制陣營，建制陣營的矛盾衝突，只能依靠中聯辦擺平。事件過後，建制各黨各派公開互相指摘，言詞之激烈，不下對付泛民。工聯會指摘民建聯，要求公開道歉。自由黨認為林建鋒要負責，更揶揄事件指揮者「豬咁蠢」，新仇舊恨一鋪清。爛到出面的互相攻訐，大大損害建制陣營在支持者中間的形象，但梁振英卻無法馬上叫停，

反映梁振英只是一個空殼，對建制並無實質影響力。

早前，香港特區黨委書記張曉明在深圳會見立法會議員，發表殺氣騰騰的講話，提到政改方案若被泛民否決，會票債票償。今次的表決災難，把票債票償的整個部署徹底打亂。本來，中央的如意算盤是，簽名過百萬，建制民調過半支持，建制議員順應民意，堅實支持政改方案，齊齊整整，一票都不能少。若然能按劇本順利演下去，政改否決，對付泛民票債票償的攻勢，就會立即展開。年底區議會選舉，把泛民打個落花流水，明年（二零一六年）立法會選舉，說不定可以一舉拿下泛民四、五席，屆時重啟政改，建制就可如取如攜。

災難性的表決結果，向泛民票債票償的算盤打不響了。反而有建制的支持者會質問：在這個重大的歷史關鍵時刻，絕大多數的建制議員竟然缺席沒有投票，枉支持了你們這麼久，黨和國家花了這麼多錢養你們，這樣拙劣的表現對得起十三億人民嗎？群眾憤怒了，票債票償，分分鐘會應用在建制派身上。

眼淚鼻涕公開道歉，未能化解問題的嚴重性，秋後算帳即將展開，輕則檢討整頓，重則人頭落地。事情只是剛剛開始，好戲還在後頭。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補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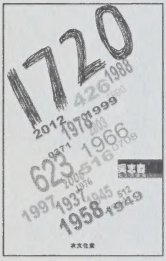
香港人的聲音
敢言集

《普先生 • 你吹甚麼口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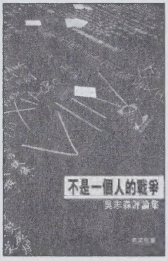
《普特首 • 你會做好呢份工？》

《普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

《香港人 • 你不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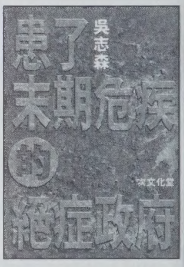
《1720》



《不是一個人的戰爭》

《英治時代》

《謊言治港》



《患了末期危疾的絕症政府》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普先生 • 你吹甚麼口哨？》	___本（每本港幣48元）	（連郵費）
《普特首 • 你會做好呢份工？》	___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普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	___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香港人 • 不高興》	___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1720》	___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不是一個人的戰爭》	___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英治時代》	___本（每本港幣62元）	（連郵費）
《謊言治港》	___本（每本港幣62元）	（連郵費）
《患了末期危疾的絕症政府》	___本（每本港幣62元）	（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明知會輸，我哋都一定要贏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可另紙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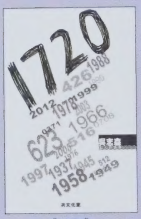
地址：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吳志森作品

《英治時代》

《這一天，終於來了》



《1720》

《我沒有敵人》

《謊言治港》

《掛住太后》

《父女同郵 1》

《父女同郵 2》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血泊中升起的黎明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1761 09955493 3

- 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中央要信得過」，問題是，」是否等於「管得掂」？政治上可靠不等於「管得掂」。梁振「管得掂」香港？「成績」有目共睹。
- 部份主流傳媒已經歸邊，自我審查日趨嚴重，不聽話的會受到懲媒體，不受大財團大老闆制約，人人都可以做記者做編輯，能夠具正體現言論自由百花齊放。
- 文明民主的現代社會，權力要受制衡，否則會膨脹坐大變成無法控制的巨獸。警察是可以合法動用武力的部門，擁有殺傷力極大的武器，理應受到嚴格監管，輿論監察與批評，理所當然。
- 大國崛起，世界存在兩種邏輯兩種標準，一種是國際邏輯國際標準，一種是中國邏輯中國標準。經幹部篩選再一人一票，是典型的中國邏輯中國標準的選舉。
- 佔領運動，對特區政府無疑是重大的政治危機，完全暴露了梁振英政治能力和管治手段之低能與不濟，無論對危機的評估、應對、介入和解決，都處於極低水平，連一個政治小學生都不如。

染紅了甩轆嘅歷史

封面設計：原秋白　攝影：吳志森

ISBN 978-962992387-7
78
9 789629 923877
www.subculture.com.hk
www • 次文化 • 香港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SCB 645 $78
ISBN : 978-962-992-387-7
Printed in Hong Kong